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难忘的故事

开路先锋显神通

第十一册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碧血染将天地红

1962年4月9日，郭沫若为纪念和歌颂赵一曼，题写了一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章：

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犹存良玉踪。
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首，珠河亿载漾东风。

赵一曼，四川省宜宾县人，生于1905年10月25日，她原名李坤泰，字淑宁，赵一曼是她到黑龙江省珠河抗日游击区工作时的化名。

1923年秋，赵一曼经郑佑之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7月白杨嘴建立了团支部，一曼担任团支部书记。她在人生的道路上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

党组织为了发动妇女斗争，决定让赵一曼和她二姐李坤杰筹组“妇女解放同盟会”。经过筹划，“同盟会”于10月28日正式成立，李坤杰为会长，赵一曼为文书，负责日常会务工作。

1926年2月，一曼辞别了年迈的母亲，来到宜宾县城的女子师范中学部就读。她奋发学习，努力工作，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曼学习期间，参加领导宜宾地区学生运动，先后当选宜宾学联常委、宜宾妇委主席、宜宾学联妇协党团书记。年底，一曼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27年9月，党组织派她到苏联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赵一曼和同学陈达邦结婚。1928年11月，赵一曼回到上海。这时，党组织准备在湖北宜昌建立一个交通联络站，便决定派赵一曼去那里工作，担负起转换文件、安置干部的重任。不久，一曼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宁儿”。

1929年9月，党组织又调赵一曼和一个姓王的同志以“家庭”的名义去南昌江西省委机关从事地下工作。从江西回到上海后，一曼再次去党中央机关工作。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挑起事端，武装袭击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继而东北成了沦陷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党中央为了加强东北的反帝救国斗争，决定派一批干部去东北工作。赵一曼主动要求前往，投入新的斗争生活中去。

一曼受命来到东北，在沈阳工厂里的女工中进行了一年多的秘密活动。

1933年初，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一曼同志被调到哈尔滨，在省委领导下做省工会的组织工作，后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

为了在敌伪统治下掩护革命工作，一曼同志和省总工会书记老曹假称夫妻，组成了“家庭”。她一面做机关工作，一面到工人中从事革命活动。

1933年4月2日，为了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残酷压迫，维护电车工人的人身安全，一曼参加发动和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一曼的文学素养也很好，为启发工人、妇女们觉悟，她常创作一些文学作品在总工会办的刊物《工人事情》上发表。

1934年春，哈尔滨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总工会书记老曹在去一个秘密地点开会时不幸被捕，牺牲在狱中。赵一曼的处境也很危险。满洲省委决定，让她去哈尔滨东南山区的珠河县担任县委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身份在我抗日游击区展开工作。

一曼同志经常活动在侯林乡、亮珠河一带。她担当铁道北区的区委书记，负责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支援抗日军队的任务。经她的努力，首先把群众抗日组织搞起来了。珠河游击区的农民会、妇女会、儿童团相继建立。她通过妇女会组织妇女为抗日战士做军鞋、洗衣服；教儿童唱歌，为群众讲革命故事。她很快地在铁道北区建立了农民游击队，搞军事训练，准备随时配合抗日联军同日军作战。

当时，我游击区还没有军械厂。随着抗日队伍的扩大，战事的频繁，武器来源是个大问题。解决武器来源基本是两个途径：缴获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通过关系人买武器武装自己。一曼同志在解决我抗日队伍的武器方面运用了聪明的才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忘我革命精神。

赵一曼首先想到是从敌人手里借枪。当时在帽儿山车站的公路线上，设有伪军的一些哨所，是我游击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障碍，搞掉这些哨所是抗日斗争的当务之急，又能给我们部队补给武器。她经过精心筹划后，带着几个人一夜之间就机智地解决了几个哨所，既扫除了障碍又缴枪 20 余支。

一次，中心县委设法从伪军手里买了十几支短枪和大批子弹，因为敌人盘查严而无法运出。担任县委委员、妇女会负责人的赵一曼主动要求去完成这一艰险的任务。她带着一个姓沙的姑娘化装成走亲戚的样子，进了珠河城。接上关系后，赵一曼到街上转了一圈，观察情况，想着对策。这时有一辆拉大粪的车慢慢悠悠地走过来，她猛然心动，眼睛也亮了，暗自在心里说：“有办法了！”她们赶忙回到交接地点领到武器，用油布、油纸包装起来，放进大粪车中，直接向城门赶去。车到城门口，日军捂着鼻子嫌臭，躲得远远的；专管搜查的伪军见是大粪车，也喊着：“快走！快走！”车老板猛加几鞭，大粪车载着枪支弹药出了城，赵一曼和姓沙的姑娘与粪车相距几十步，也跟着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城门。

一曼同志也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一天，她得到情报，日军一个小队要到铁北区的关门嘴子来“讨伐”。她把游击队埋伏在敌人必经的山路旁。中午，日军从珠河县城铁北区奔来。她等敌人进入伏击圈，大喊一声：“打！”游击队的快枪、土枪一齐开火，日军军官从马上摔下来，敌兵大乱。她挥动驳壳枪，带领队员猛扑上去，把敌人杀了个落花流水。这一仗消灭 10 余个鬼子兵，缴枪 20 多支。

赵一曼还经常率领游击队配合第 3 军的主力部队作战。一次，第 3 军第 3 团在侯林乡活动时，被伪军的两个团包围。激战一天一夜也突不出去。她得到消息后，带领游击队和群众向敌人背后突然发起猛攻，枪声、冲杀声此起彼伏，敌人受前后夹击，顿时乱作一团，溃不成军，仓皇逃窜。这次战斗解了第 3 团之围，生俘一批敌伤员，缴获了一批武器。

1935 年秋，抗联第 3 军为了扩充力量，将地方游击队编成了新 2、3 两个团。赵一曼被任命为第 2 团政委，王惠同为团长。部队编成后，第 3 军司令部带领主力团向东远征，只留下第 2、3 团原地坚持战斗。

11 月 4 日，赵一曼与团长带着战士在珠河西安山屯一带与敌周旋。不料被坏分子向敌告密。15 日晨，他们被日伪军包围。赵一曼和团长率领战士与敌人浴血奋战了一天，打退了敌人 6 次冲锋。夜幕降临时，他们决定组织部队突围。赵一曼对团长王惠同说：“我掩护，你带部队突围！”王惠同说：“这怎么行！你是女同志，我留下掩护！”一曼同志严肃地说：“什么男的！我首先是政委！快！你有责任把部队带出去！”团长带领部队冲了出

去。赵一曼只留下一个班，完成了掩护任务。尔后，她带几个战士战斗到最后才决定转移。赵一曼向敌群扔出了最后一个手榴弹，便滚下崖去。

赵一曼从山沟里醒来，挣扎着往前爬。先后与负伤的战士老于、16岁的妇女会员杨桂兰、交通员刘福生会合，他们来到小西北沟一间窝棚里养伤。

这时的敌人，加紧战后搜山。几天后，他们的行踪被特务发现。11月22日晨，第3“讨伐”队队长张福兴带20多名全副武装的伪军包围窝棚，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战士老于和刘福生中弹牺牲，赵一曼左腕被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过去不幸被捕。

搜山队用牛车将赵一曼拉到珠河县公署大院，被甩进一间地牢里。从哈尔滨赶来的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见赵一曼流血过多，脸色惨白，生命垂危。他怕赵一曼死了，得不到口供，失掉可能得到的重要情报，便连夜进行审讯。敌人千方百计、软硬兼施，要赵一曼屈服。她忍受敌人的折磨和伤痛，至死不屈，亦不暴露姓名和身份。

第2天，大野泰治又摧残了赵一曼一整天，但什么也没得到。毫无人性的日本鬼子激怒了，像野兽一样，轮番将钢鞭残忍地抽打在赵一曼身上……

枪伤溃烂加上严刑逼供，使得赵一曼浑身伤痕累累，奄奄一息。

敌人为了得到抗联的情报，于12月13日夜里，把赵一曼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一间大病房，每天专有一名伪警察看守。

3个月过去，在张柏岩医生的精心治疗下，赵一曼的伤势恢复很快，伤口不再化脓，也能下床了，敌人见她伤势已经好转，为了便于审讯，便将赵一曼从大病房转到单人住的6号病房2号室。赵一曼感到这个环境很有利，她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同情者。

赵一曼经过精心挑选和深入的说明教育工作，争取到看守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的支持。

为了早日脱离虎口，一曼同志和小董、小韩在病室进行了多次密议，进行了必要的准备，由于赵一曼腿伤未好不能行走，市内出租汽车又不去外县，董宪勋特到轿房定做了一顶轻便小轿。

6月28日，警察特务们在过星期日。这天午后，韩勇义交给董宪勋一部分钱雇轿、雇车。晚上，下起了倾盆大雨。9时许，他俩把赵一曼背出医院后门，坐上雇来的小汽车，开到郊区文庙附近。赵一曼坐上已经等在那里的小轿子，由5名轿夫抬着，冒着风雨从阿城方向逃出哈尔滨。

到了乡间董宪勋的叔叔家里，又雇用了一辆马车。他们3人坐上马车，一起奔往游击区，寻找党的组织。

6月29日晨，敌人发现赵一曼不见了，伪哈尔滨警察厅立即撒开人马四处搜查。他们知道赵一曼腿伤未好不能行走，必定得坐车，于是对汽车、马车加紧盘查。折腾了一天，找到了载过赵一曼的白俄司机，接着又查到小轿铺子的轿夫，知道了赵一曼的去向，于是派骑警去追。

6月30日早5时，伪骑警赶到阿城县李家屯，在离我游击区不到20里的金家窝堡追上了一曼同志乘坐的马车。一曼同志发现了远处狂奔而来的骑警，手习惯地向挎枪的地方摸去，然而……。她缩回了手，淡然一笑，冷静而从容地对董宪勋、韩勇义说：“别怕！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也决不能说出我们去的地方！”

敌人围住了马车，他们发狂地举起了马鞭，反复地在3个人身上、脸上抽打着。

一曼同志被押回了哈尔滨伪警察厅，敌人对她用尽各种酷刑，从她嘴里得到的还是3个字：“不知道！”董宪勋受刑过重死于狱中；韩勇义在被审讯期间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敌人反复折磨了赵一曼1个月，却没从她口中得到任何东西。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了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心情反而更加平静。敌人的一份“报告”曾有如下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赵一曼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感人情景：在押送的途中，她虽然感觉到死亡迫近，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反而透露了“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口吻。她希望给她的儿子——宁儿写一封信，从押送的职员处要了纸笔，写了遗言。

珠河城里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被赵一曼沿路高唱《国际歌》、《红旗颂》的英雄气概感动得流下热泪，心中燃烧着对日寇的怒火。马车来到小北的刑场，两个特务来架她，她推开了。她移动因伤痛而艰难的脚步，迎着灿烂的阳光向前走去。她举起右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一阵杂乱的枪声中，党的忠诚女儿、杰出的爱国者、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英勇就义了。她以31岁的年轻生命和壮烈的战斗历程，谱写了一曲光辉的生命之歌！东北人民为永远纪念这位中华民族的巾帼英雄，专门修建了纪念馆。朱德同志亲笔挥毫，写下了“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一行金色大字。

八女殉国牡丹江

1938年深秋的一天，抗联第二路军第5军西征部队，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岸边同日伪军遭遇，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第5军妇女团的8名战士，在指导员冷云的率领下，主动承担了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转移的任务。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后，她们面对敌人的集中攻击，多次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在弹尽援绝后，为了不被敌人俘虏，她们背起负伤的战友，携带着空无弹药的武器，在敌人炮火与弹雨中，互相搀扶着冲向浪花翻腾、激流滚滚的牡丹江，壮烈殉国。

东北三省，以产宝著称，黑黝黝的平原沃土，数不清的名山大川，茂密的原始森林，都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然而“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践踏了这块沃土，在日寇的疯狂掠夺下，东北三千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正逢青春妙龄的八女子，为了抗日救国，她们抹去粉脂，脱去艳服，穿上戎装，来到了抗日联军，过上了枪来刀去，征战杀伐的艰苦生活。她们是：

冷云，原名郑志民、郑香芝，1915年生于黑龙江省桦川县悦来镇。1931年至1935年在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佳木斯市委领导下从事抗日斗争。她因受封建婚姻习俗所迫，10多岁时父母让她与一个叫孙汉琪的订了婚。随着世事沧桑，冷云心怀革命，忧国忧民，而孙汉琪却反其意当上了伪警察，终日吃喝嫖赌，行凶作恶，干起了丧权辱国的勾当。冷云为此极端恼怒，多次向党组织提出解除婚约，要求加入抗日联军。但党组织为争取孙汉琪参加抗日，经再三考虑，仍劝说冷云同孙汉琪结了婚。婚后，冷云按组织的意图，努力说服和影响孙汉琪，以图他改邪归

正。无奈孙汉琪恶习难改，不但争取无效，冷云也因此暴露了身份。于是党组织遂将她送往部队，参加了抗日联军第5军，在军部秘书处负责文化教育工作。1936年，她被调到5军妇女团，先后任小队长、指导员。

杨贵珍，1920年10月生于黑龙江省林口县刁翎东柳树河子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6年冬天，抗联第5军在她家乡活动，她接受了新思想，勇敢地摆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于11月参加了抗联，成为妇女团的一名战士。她在家时没有名字，参军后，大家认为她参军不易，很宝贵，给她起了个名字叫贵珍，贵珍在部队进步很快，1937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安顺福，1915年生于黑龙江省穆稜县，朝鲜族，中国共产党员，参军后在第4军被服厂工作，不久任被服厂厂长。而后又调到第5军妇女团。

王惠民，是抗日联军的后代，她父亲在抗联第5军军部任军需副官，家里房屋被日军烧毁，她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到处躲避日伪军汉奸的追捕，1937年她12岁就参加了第5军妇女团。她参军不久，她爸爸在战斗中牺牲了，她更加仇恨敌人，也更加坚强了。她还经常给伤病员和群众唱歌，进行宣传活动。

胡秀芝、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先后参加抗联，被分配到第5军妇女团。

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纠集了大批日伪军对我东北抗日联军加紧了围攻，他们妄想用数倍于我的兵力，将我抗日联军逼到北方国境线一带，然后集中歼灭。

中共吉林省委和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为了挫败日本侵略者的恶毒计划，指示4、5两军向黑龙江省西南的五常地区进行远征，以便和在吉林地区的抗联第一路军及第二路军所属的第10军打通联系，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8年5月，第二路军所属的4、5军开始集结行动，由于不断遭到敌人的阻击，直到6月下旬才克服重重困难，到达远征集结地牡丹江下游刁翎地区。5军妇女团也奉命参加此次远征。

7月2日，西征军袭击了牡丹江东岸的三道通小镇之敌，缴获了一部分给养和武器弹药。接着由四道河子发兵西征。部队一路跋山涉水，辗转征战，于7月上旬进入苇河县境。7月12日，妇女团参加了攻打楼山镇战斗，之后，4、5两军分路西进。此时，随军西征的4军女战士编入5军妇女团。这些女同志同男同志一样跋山涉水，并肩战斗。在打击敌人时，她们发挥了战斗员的作用；在打下敌人村镇后，发挥了宣传员的作用；在行军间歇中，又发挥了服务员的作用。

8月中旬，5军西征部队到达五常县冲河山里与抗联第10军会师。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同兄弟部队取得了联系。在冲河山里，两军领导干部举行了军事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以后活动计划。当5军离开冲河向五常县活动的时候却暴露了目标，遭敌围困攻击，损失极大。在这种险恶形势下，5军1师剩下的100多人，决定返回牡丹江下游刁翎地区寻找军部。这时原有30余人的妇女团，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大部分牺牲了，只剩下以指导员冷云为首的8名同志。她们跟随部队，穿行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衣服和鞋子早已破烂不堪了，没有粮食吃，就以野菜、野果、树皮和河沟里的鱼虾、蛤膜等充饥。

1938年10月下旬的一天，这支队伍来到了乌斯浑河边，晚上露宿在柞木岗山下，准备从这里过河，再绕道去克斯山里，寻找5军军部。深秋季节，

冷风阵阵，寒气逼人，有些水坑已结成薄冰。为了取暖，她们点起了一堆堆篝火，围着取暖休息。长期的饥饿行军和战斗，人们极度衰弱、疲乏，一躺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冷云等8位妇女同志围着靠近河边的火堆休息，大家互相偎依着用体温取暖，有的抓紧时间缝补衣裳。13岁的王惠民把两只枯瘦的手伸在冷云的怀里，刚要诉说她快到达军部时的心情，而安顺福和胡秀芝已经发出了轻微的鼾声。小王的上下眼皮也打架了，她脸上带着即将回到军部的微笑睡着了。

就在冷云她们围火休息的时候，日本密探、大特务葛海禄从附近的样子沟下屯到上屯去找情妇作乐，他在岗梁上望见西山河滩有几簇火光在闪动。凭着他为敌人当走狗的反动嗅觉，判定这火光必定是露营的抗联队伍，跑回下样子沟向日本守备队报告。驻刁翎日军司令熊谷大佐当即命令所属各部和一部伪军，约计千余人，连夜向我抗联5军1师的露营地扑来。

第二天拂晓，战士们从野地醒来，整装待发，准备渡河。当时的乌斯浑河正涨大水，原有的河床加宽了，河中激流滚滚，岸边浪花飞溅，想要找到原来的渡河口已经很难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关师长命令会泅水的师部参谋金世峰带领8名女同志先行渡河。她们来到了河边，金参谋先下河试探深浅往前游，让冷云带领7名战士随在后边。冷云她们正要下河，突然枪声大作，潜伏的日伪军见抗联部队起程，发动了攻击，战斗异常激烈。我军在河滩上，仓促应战，地形很不利，于是边还击边向西边密林地带转移，而冷云等8名女战士却被隔在了河边。

就在枪声骤起的刹那间，冷云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严重情况，她就地利用岸边的地形迅速把7名战士分成3组，分别隐蔽在河边的一排柳条篱笆后，各自操枪在手，静静地等候着敌人的冲击。然而，由于灰暗的晨色与地势的掩护，敌人并未发现她们，而只是疯狂地对大队进行围攻。众多的敌军，在灰暗的晨色中随着大队的撤退，一股股紧跟在后，背向她们朝柞木岗山追击着。冷云静静地注视着战斗的情况，猜测着大队的行动意图，遂压低声音，果断地向战士们命令道：“把敌人引过来，让大队突围！”7名女战士一齐开火，8支长、短枪喷射着8条火舌，从柳条篱笆后向敌群飞去。

敌人原已作好从三面包围，聚歼我大队的准备，万没想到一条大河作为天然屏障的地方，却杀出了一支生力军。他们马上组织了一部分人调转枪口，向冷云她们扑来，敌人的兵力分散了，一部分被冷云等8名女战士吸引过去了，我大队趁机发起冲锋，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已突围的1师领导，发现冷云等8名女战士为掩护大队突围，仍据守在河边，牵制敌人的火力，处境非常危险，于是李团长又率队折转回来，向敌人进行反击，想杀开一条血路，把冷云等8名女战士接应出来。但这时敌人已经用重火力控制住山口，切断了大队同河边8名女战士的联系。冷云等同志发现大队又调转来援助她们，马上想到这样恋战下去的危险。她通知其他7名同志齐声喊话：“同志们，冲出去！保住手中枪，抗日到底！”部队听到了8名女同志的连连呐喊，战士们热血沸腾，他们不顾再次陷入重围的危险，冒着敌人密集的射击，又一次发起了拼死的冲击。然而敌人装备精良，又人多势众，大队连续两次冲锋也没能打乱敌人的阵脚，而我军负伤的战士越来越多，如果同敌人硬拼下去，部队会被包围，全军有覆没的危险。于是，大队只得忍痛向柞木岗山西侧密林撤去。

敌人见主力部队已撤向山里，就集中兵力向冷云她们扑来。一股股敌人

沿河岸散成半圆，成三面包围，由远而近，步步紧逼，企图依仗人多势众与河水阻拦，活捉她们。埋伏在柳条篱笆后的8名女战士，面对着蜂拥而来的敌寇，在阵阵枪弹的呼啸声中，镇静地保持着战斗队形，握紧手中的武器，在冷云指挥下不时地还击着。然而，她们手中的枪支都是轻武器，弹药不足。狼群似的敌人在火力和地形的掩护下，嘴里嚎叫着，蜂拥着冲上来。冷云让大家准备好手榴弹，敌人快接近时，她大吼一声：“打！”几颗手榴弹同时飞向敌群。顿时，一阵“轰轰”巨响，手榴弹把近在咫尺的敌人炸得血肉横飞，剩下的急忙调头回窜。

敌人一时摸不清被围困的抗日联军兵力如何，不敢轻举妄动，便散成一线，趴在地上继续射击，子弹在八女的头上呼啸着飞过。

天亮了，冷云抬起头，向四周扫视。她们所在的地势很不利，河岸上秃秃的，她们隐身的柳条篱笆也被敌人的机枪子弹削平了，那些能够遮身的荒草，有几处被炮火烧着，冒着浓烟向四处蔓延；身后是百米多宽的大河，卷着巨浪，向北奔腾流去；河对岸是大、小关门嘴子山，山上经霜的柞树叶，在晨曦的照射下红彤彤的，像无数面血染的战旗。

敌人连连用迫击炮向河边发射，河边的荒草燃烧得更炽烈了。炮击停止，敌人兵分三路一齐向她们扑来。8名女战士边射击，边准备好了手榴弹，手榴弹同时向三个方向投出去，在敌群中爆炸，敌人扭头就往回跑。他们又退却了。

冷云回头看看战友们，见黄桂清负了伤，赶忙过去替她包扎；郭桂琴也负了伤，杨贵珍正给她包扎；安顺福、胡秀芝、李凤善、王惠民正用自己的衣服扑打着就要烧到身边的大火。冷云见势，立即指挥着大家借浓烟烈火的掩护，迅速撤到河边土坎下。

8名女战士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只剩下了3颗，战友有的负了伤，前面和两侧都是敌人，背后又是汹涌奔腾的大河，她们8个人都不会泅水，摆在她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被俘或战死。

冷云对大家说：“咱们是共产党员，是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俘虏。现在，咱们弹尽援绝了，只有游过河去。能过去就寻找军部，战斗到底；过不去，宁肯死在河里也决不做俘虏！”

“对，过河！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7名战士互相搀扶着，从斜坡上站立起来，准备下水渡河。敌人嚎叫着，在火力的掩护下，又向岸边扑来。冷云望着步步逼近的敌人，一边命令道：“同志们，快！下水过河！”一边与安顺福、杨桂芝各握一颗手榴弹坚守在后，将最后3颗手榴弹一齐投向敌群。趁众敌人卧倒的时机，率领战士们急速跃到水边。突然，远处飞来一串子弹，王惠民身子一歪倒下了，冷云刚要去抱她，一颗手弹打中了她的肩头，胡秀芝将她扶住，安顺福抱起了小王，冷云用手捂住伤口，率领着战士们朝河心走去。

日军看见只是几个女兵，把他们上千的人马拖在河边三四个小时，还打死了十数名日伪军，真是气得心肝肺疼。日军乔本队长狂叫：“打！统统地死了死了的有！”

子弹呼啸着从女战士们头上、身边飞过，她们忽而倒在水里，忽而又挣扎起来。这时敌人的几发炮弹在她们的身边爆炸，掀起一股巨浪，水面上再也看不见女英雄的身影，只有奔腾的浪花，汹涌的波涛，向远处的牡丹江流去，流去……

八女投江的英雄壮举，深深激励了抗日军民。八女投江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子孙为自己国家富强昌盛而努力奋斗。

血染征衣女英豪

在抗日战争时期，无数优秀的海外儿女满怀报国之志，投身于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他们骁勇杀敌，壮烈牺牲，谱写着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李林，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1940年4月，在晋绥边区洪涛山抗日根据地，边区的领导和数千名抗日战士，及驻地群众，为抗日女英雄李林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妇委会从延安发来信电。唁电说：“20余岁之青年李林同志自1937年夏起，即在前方英勇杀敌，不仅是我们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女英雄。今竟英年战死，实我中华民族——特别是我国妇女界一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妇委对死者表示沉痛哀悼。特此号召全体女共产党员同志和全国妇女同胞更加奋起抗战，为完成李林同志未竟事业而奋斗，为李林同志及一切抗敌殉国的烈士们复仇而奋斗！”

1916年，李林出生在福建闽侯的一个华侨商人家庭里。4岁那年，她随经商的父亲来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开始了海外游子的生活。当时的印尼，正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所占领，骄狂跋扈的帝国主义强权分子到处横行霸道，对那些来自弱国而又身居下层的中国人，他们更不放在眼里。李林从小就饱尝了侵略者压迫的痛苦，从而逐渐养成了不甘屈服的倔强性格。在她上学之后，年迈的中国老师时常鞭策他们：“快快长吧！长大了，回国去、为振兴祖国尽力！”这亲切的嘱托，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在她14岁的时候，母亲陪同她回到了久别的祖国，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本打算进福建集美中学学习。然而，“九·一八”的炮声打碎了她的梦想。她辗转来到了上海，进入上海爱国女子中学学习。时隔不久，日寇的重炮轰开吴淞港的大门，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因孤立无援而失败，上海随处可见日本旗，面对横行霸道的鬼子，李林的眼睛里充满了忧愤的目光，她奋笔题诗，发出了“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言。她参加了上海学联组织的暑期抗日宣传团，沿淞沪杭线到各县城和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因此被学校开除。李林被迫离开上海，考进北平私立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结识了女共产党员吕光，不久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她在吕光帮助下，懂得了许多革命理论，迅速进步成长起来，在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学联组织的声援“七君子”的活动中，她高举红旗，昂首挺胸，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反动军警镇压游行队伍，李林负伤，仍高举红旗前进。这次示威游行后不久，党组织接收李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底，李林根据党的指示，和许多平津的进步学生一起，赶赴已经成为国防前线的山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李林到了太原，中共山西工委的负责同志通知她，马上参加党领导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从此，李林穿上军装，成为一名战士。在训练班里，李林担任党临时组织的宣传委员，并兼任女兵连党支部书记。在军事训练中，李林非常认真刻苦。为了练好射击、投弹和匍匐前进，她的两肘磨得出了血，仍咬着牙坚持。7月底，训练生活结束了。李林被分配到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李林热血沸腾，坚决要求到前线去。党组织派李林到临

近沦陷区的大同牺盟中心区工作，担任牺盟中心区委会宣传委员。为了发动群众投入到抗日洪流中，她经常深入到城镇、农村和煤窑，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战的胜利消息。她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这样讲：“父老兄弟姊妹们！日本人欺侮到我们家乡来啦！蒋介石、阎锡山把咱们扔下不管啦！咱们怎么办？当亡国奴吗？不！现在，共产党八路军来啦，来领导咱们老百姓起来打日本，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她的宣传鼓动下，这一带的群众很快发动了起来。

1937年11月，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特委派李林等人建立抗日游击队。消息一传出，远近山庄、煤窑的青年纷纷报名参加。不久，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经过李林等人的艰苦努力就这样诞生了，上级任命王林予任支队长，李林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8支队在横贯左云、右玉、平鲁等县的洪涛山区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建立了一块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8支队奉命越过长城，挺进到绥远的丰镇、凉城、厂汉营一带，开辟绥南抗日根据地。李林和王林予各带一部分战士，分两路开展活动。一天，李林带领战士来到一个叫田成村子的附近。经过侦察，得知村口有个土碉堡，后面的大院中，住着伪军的一个中队，还有50多匹马。李林高兴地对战士们说：“送上嘴的肉，我们一定吃掉它！我们早就想建立骑兵，正缺少马匹，不能失掉这个机会！我们要打一场漂亮仗！”入夜，李林带领队伍来到村外，干掉了敌人的哨兵。她指挥部队向敌人碉堡发起进攻。顿时，子弹、手榴弹雨点般地倾泻到碉堡上、大院里。伪军从梦中惊醒，个个吓得魂飞魄散，来不及穿衣服就向外逃。李林率领战士们勇猛地冲向院内，伪军们争先恐后地向村后逃去，院子里横七竖八留下十几具尸体。战斗结束后，战士们骑着骏马，背着缴获的枪支，胜利地返回了营地。

1938年6月，8支队奉命改编为八路军120师雁北第6支队骑兵营，王林予任营长，李林任教导员。此时，日本侵略者正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绥南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雁北特委决定，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北上绥南，恢复绥南的工作，命令骑兵营护送工作团北上绥南，确保工作团完成任务后返回右玉县南山区。受领任务后，李林和王林予率领骑兵营，经过一天行军，突破敌人封锁线，把工作团送到了二十边村。接着，他们连夜向东开进，朝日军据点长流水飞奔。午夜，长流水据点里，日本鬼子们还在饮酒作乐。骑兵营战士突然而至，向房内的鬼子猛烈开火。鬼子仓促应战，负隅顽抗。鬼子一个小队长提着枪夺门而出，向后院逃跑。李林抬手一枪，日本小队长应声倒在地上。经过半小时激战，据点里的鬼子全部被歼灭。由于骑兵营的英勇作战，绥南的工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不久，骑兵营护送工作团向右玉县南山区返回。途中，李林和王林予率骑兵营顺便袭击了平绥线上的红砂坝车站，把鬼子的一个小队打得落花流水。由于骑兵营在李林的领导下在雁北打了许多胜仗，她的名声越来越大，在一次晋西北代表大会上，贺龙看到这位女政委，高兴地赞扬说：“我们的女英雄，听说鬼子听了你的名字就怕呢，了不起！”

1940年4月26日，敌人纠集1.2万多人，对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春季大“扫荡”。当时，边区专署机关和相随的6支队及专署警卫连，总共才几百人，情况十分危急。专署指挥部决定，向平鲁方向突围转移，6支队在前，机关居中，李林率警卫连断后。午夜时分，突围开始了。大队人马刚翻过一道山梁，前面突然响起了枪声，6支队和敌人接上了火。经过一场激

烈战斗，6 支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后面的队伍没有跟上，被敌人团团围住。李林对地委领导说：“我带骑兵排顺沟往东冲去，掩护大部队向南突围！”说完，飞身上马，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一时间，杀声震天，几十匹战马掀起冲天的尘土。敌人误以为他们是主力部队，慌忙调集南北山上的日伪军全力向东增援，四面八方的敌人向东扑来。利用这个时机，机关迅速向南突了出去。东面山上，敌人发觉上了当，恼羞成怒，围住骑兵排，紧紧咬住不放。面对这极其险恶的情况，李林大声对战士们说：“敌人已把我们团团围住。我们是党和人民的战士，宁死也不投降！决不能玷辱抗日战士这个伟大的称号！”随即，李林率领战士们边还击边撤退，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压在沟沿下面，抬不起头。李林感到形势险恶，难以突围出去，她从身上取下文件包，塞进岩石的裂缝里面，用土严严实实地埋住。接着，她对通信员说：“你年龄小，敌人不会注意，快沿着这条沟出去。只要碰到老乡，他们会掩护你。”她嘱咐通信员记住埋文件的地方，等战斗结束后取出来交给地委。通信员冲出去后，敌人猛扑了上来。李林向战士们喊道：“准备突围！”她跨上战马，率领战士们向沟口冲去。敌人像潮水一样涌来，李林一边挥着手中的枪，一边高声喊道：“冲啊！”几十个人马在她的带领下，接连冲过了两道包围圈。这时，密集子弹又从沟前土崖上射了过来。突然，李林骑的马中弹倒地，李林被重重地摔了下来，胳膊和腿上几处负伤。战士们要下马扶她，她厉声喝道：“干什么！快！冲出去！”李林忍着巨痛，扑在一个土堆旁，一手拿驳壳枪，一手拿一支小手枪，向敌人射击，掩护战士们突围。不一会，驳壳枪的子弹打光了，敌人从四面扑上来，嚎叫着“抓活的”。李林迅速拆开驳壳枪，把零件扔进周围的草丛里。敌人狂叫着，扑向她。李林忽地站起来，举起那支小手枪，将最后一颗子弹从容地射向自己的头部，这位年仅 24 岁的女英雄，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赤胆忠心报国情

在中国民族战争的历史上，有不少志士仁人，在面临国家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们挺身而出，赴汤蹈火，誓死报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颂歌。鲁雨亭烈士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鲁雨亭年少时，聪明好学，喜读诗文，为人耿直，好鸣不平。他 7 岁入学，16 岁考入河南法政学堂，19 岁弃文学武，入开封军事学校。其时，军阀割据，外敌入侵，内忧外患，使鲁雨亭从小就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一天，鲁雨亭在和同学们谈论个人前途和人生目标时，有的同学主张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有的愿做一位名士，周游天下，遍历名山大川，著书立说；还有的坦言及时行乐，醉生梦死，享尽富贵荣华。鲁雨亭对这些不屑一顾。他直言：“我愿以身许国，干一番大事业，做一个对老百姓有用的人，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1923 年，鲁雨亭 24 岁，任建国豫军军法处主任兼总部秘书，亲眼目睹了中州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广大民众的罪行，看到了军阀混战以及官僚政府腐败无能而造成的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恶果。此时，他听说孙中山先生筹备北伐，当即挥笔进献“整军、购械、筹饷、出丁、肃政、安民”等要策，并提出“容共联俄”主张，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嘉许。该军总司令樊醒民

得知此事，对鲁雨亭更加器重，推荐他任武安县县长，但上任仅两个月，因军情发生变化而离职。此时，鲁雨亭一腔抱负，无从施展，但他决心实现他为民之志，救民于水火之中。他处处以古今伟人为楷模，言谈举止与众不同。后来其父鲁紫铭先生在回忆雨亭的生平时曾写到：“一日于饭毕母亲问雨亭：‘儿不念家也，尚为吾儿否？’雨亭曰：‘该尽忠自当尽忠，该尽孝仍须尽孝，请母勿虑，儿有撰联，念与母听。联云：‘培养天地正义，效法古今伟人。’其母遂云：‘我儿立志高尚，我又何必多虑，但不知所效法者今人何人？古人何人？’雨亭仍然慎重处之，未答母亲。”

1931年，鲁雨亭任国民党军孙殿英部第41军驻京办事处主任。当时正值年节，国民政府发给办事处主任一万元作为应酬与慰劳费，各办公处都一样。鲁雨亭将这笔款项尽数归公，受到该军主官的赞许，于此更知鲁雨亭不爱金钱，而爱做事。在此后数年间，鲁雨亭以不做官不爱钱的精神，接引同志，活动甚力。鲁雨亭家有家训说：“做事胜于做官，爱钱不如爱身。只要将本身修养健全，事业不尽无成，报国与家皆系于此。”可见鲁雨亭正是按此家训修身的。“九·一八”事变后，孙殿英率部赴热河地区抗日，鲁雨亭向孙建议“加入抗日同盟军，与冯玉祥先生合作”和“伺机进兵新疆”两策，当时均被采纳，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第二年，鲁雨亭写出《抗日应有步骤》、《共应合作并应定为抗日国策》两文，对抗日提出了独到的进步见解，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难能可贵的，受到军民好评。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身任河北省保安处秘书长的鲁雨亭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号召，以整训保安名义，动员组织民众抗日。他对大家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凡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抗日救亡，保卫国家，挽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鲁雨亭的讲话，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不久，鲁雨亭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推荐，任永城县县长，立即整编民众，改组乡区，团结爱国志士，抗日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1938年春夏之交，徐州、开封相继被日军占领，永城这片豫东的战略要地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劣绅土匪横行，汉奸公开活动，“司令部”林立，真是三里一队长，五里一司令，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些家伙，打家劫舍，奸淫妇女，杀人放火，乱绑“肉票”，无恶不作。民众四处逃难，日夜顿足唾骂。

永城失陷后，鲁雨亭于5月13日回到家中，告诉父亲城里抗敌不力是警兵所致。鲁紫铭老先生见儿身上血渍斑斑，说话声音发哑，不觉内心伤感；又见儿精神振奋，尚感可慰。当即劝儿携带家眷外出，自己留在乡间抗敌。鲁雨亭对老父说：“你已年迈体衰，留下会增添麻烦，儿心不安。我现任县长职务，不能离开水境，还望父亲先行。”鲁老先生心想，目前倭寇凶恶，战况危急，我留下来战死，还有儿来继承。鲁雨亭见父亲心事重重，心都碎了，哭着对父亲说：“父不用牵挂，儿虽心粗，但为抗敌救国，必期计出意全，望父勿多虑。”说完叫来洋车，送父出永城县城。临别时，鲁老先生问道：“儿的志向，父亲已知，但将来进行计划如何？”鲁雨亭泣不成声，告诉父亲说：“组织武装，坚持抗敌，加入共党，救国救民……”。

鲁雨亭眼见祖国大好河山被日军占领，忧国忧民之情倍增。连日来，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先从争取一切能够抗日的力量入手。他认为红枪会是土匪促成的，这个组织多数是受蒙蔽的群众，可以采

取“争取、分化、孤立”的方针，改变敌奸利用的红枪会为反攻敌人的力量，打破敌人在永城制造汉奸武装的企图，粉碎敌人以华制华的阴谋诡计。为了便于做分化瓦解的工作，鲁雨亭身穿贫苦农民衣衫，身背大粪筐，走村串乡，深入到“忽隆队”（即杂匪）、红枪会中间争取群众，孤立首要，瓦解其组织，使一部分“忽隆队”和8个红枪会中的多数人参加了抗日救亡斗争。”

初步打开局面以后，鲁雨亭率领26名军政干部和战士，于10月12日成立了永城县抗日游击小组。24日那天，山城集逢古会，鲁雨亭带队扛旗来到游人最多的营垣门大操场上，召开抗日庆祝大会，宣布日本“良民区”区长陈宜超、赵文学反正，公审大汉奸赵春元。老百姓听到这个喜讯，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台下足有一千多人，热闹非凡。

会后，根据群众的要求，处决了汉奸赵春元。这时，群情激奋，老百姓奔走相告，都高兴地说：“永城县又见天日了！”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打击首恶，这年冬天，鲁雨亭又设计智擒匪首郭恒新，俘匪敌60余人，缴获长短枪40余支。自此，永城县抗日游击武装一天天扩大，工作日渐开展，肃清土匪，消灭汉奸，比较大的胜利是夏邑太平集之役，大庄之役，火神店夜袭敌人，西成后截击敌人，鱼山的抗战，等等。前后胜利20余次，共缴获步枪278支，短枪36支，轻机枪四挺，迫击炮1门。鲁雨亭所部已发展成为900余人的队伍。为了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鲁雨亭在父亲的支持下，卖掉了全部家产和1000多亩土地，被军民誉为“大公无私的抗日英雄”。

1938年底，鲁雨亭听说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人称“天下文明第一军”，就派随健平前往书案店游击支队队部，联络抗日作战问题。彭雪枫立即选派张先舟、杜豪杰等同志到鲁部开展工作，这时，彭雪枫又派参谋长张震与鲁雨亭知心交谈，研究鲁部加入新四军的具体方案，并派人到鲁部讲授政治和军事课程，帮助鲁雨亭办了3期干部训练班，培训了300多名干部，还发展了数十名共产党员。在我党的教育帮助下，鲁雨亭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步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战士转变。不久，鲁雨亭向张震面交了一份《雨亭自述》的入党申请书，陈述了自己愿意一生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的诚恳愿望。1939年8月下旬，彭雪枫主持召开支队党委会，批准鲁雨亭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鲁雨亭带领的永城县抗日游击队正式整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1总队，鲁雨亭任总队长，孔石泉任政治委员，属彭雪枫部。

一天，鲁雨亭牵着一匹青白马来到新集，一见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忙说：“这匹战马，跑如脱兔，静如处子，作战勇猛，性情温驯，因为它敢与火车赛跑，所以起名‘火车头’。今日送给彭司令，就作为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礼物吧！”

彭雪枫一看，这匹战马体高6尺，尖尖的耳朵，大大的鼻子，宽阔的胸脯，青白缎子一样闪光的皮毛，四蹄如钢铁铸成，确实是一匹难得的好马。他一面道谢，一面把准备好的几本书送给鲁雨亭。鲁雨亭打开一看，见是苏联出版的精装联共党史和列宁写的《国家与革命》、《做什么》等书，高兴地说：“彭司令勿谢，一匹区区战马算什么。您赠给我革命的理论，指路的明灯，我才该谢您哩！”说完再三邀请彭雪枫上马一试。

彭雪枫利索地跃上马背，“火车头”奔跑起来如同疾风闪电。

从此，这匹驯良、勇猛的“火车头”成了彭雪枫的朋友。彭雪枫和鲁雨

亭也在抗日战场上肝胆相照，结成挚友。他俩经常在一起交流作战经验，谈论抗战的胜利，谈论胜利后建设国家，实现主义，民富国强，列强不敢欺，人民有吃穿，大家喜洋洋！

这年10月2日，第1总队经过整训后，以崭新的姿态，投入了开辟永（城）北、夏（邑）东、碭（山）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1总队犹如一只铁拳，狠狠地打击着日军，清除了阻碍抗日、鱼肉人民的反动势力，开辟了夏、永、碭抗日根据地，直接威胁着徐州之敌。鲁雨亭也从一个旧政府官员成长为新四军威震一方的高级指挥员。

鲁雨亭的名声越来越大。日本侵略者把1总队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多次策划，企图吃掉这支抗日武装。

1940年，日寇以3000余人的兵力“扫荡”豫皖苏边区的永城、肖县地区，彭雪枫指挥新四军第6支队与敌激战20余次，粉碎了敌人的企图，毙、伤日寇1000余人，伪军300余人。敌遭惨败，恼羞成怒，遂于4月1日，纠集伪军3000余人，配合汽车30余辆，步炮联合，由碭山、永城、王白楼、黄口四路向我新四军第6支队1总队围攻，企图消灭鲁雨亭部。

鲁雨亭总队长、孔石泉政委、许迂之参谋长发现敌情，紧急部署战斗。根据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决定化整为零，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首先由特务连掩护总队机关转移到排楼地区，粉碎敌人企图包抄总队机关的阴谋。1营坚守陶山阵地，阻击夏邑方向来犯之敌；3营抢占保安山与入侵之敌周旋；总队直属特务营占领信山与敌战斗；鲁雨亭率一部抢占李黑楼，与敌血战，坚守阵地。

李黑楼北靠山城集，南控交通要道，是夺取此战胜利的重要之地。各部与敌激战时，敌人集中兵力把矛头指向李黑楼。霎时，阵地上枪声大作，炮声隆隆，树草燃烧，房倒屋塌，人喊马嘶，硝烟弥漫。当时，鲁雨亭虽然身体多处负伤，仍然指挥着部队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

战斗进行了七八个小时，战士们已十分疲劳和饥饿。战斗间隙，鲁雨亭对大家说：“同志们，此次战斗，我们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围攻和夹击，夺取了辉煌的战绩，声震华中。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我们在与敌人拼搏时，一定要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为殷血未干的烈士报仇，誓与阵地共存亡，保卫我们的国土！”他的话简短有力，声如炸雷，句句震撼着战士们的心，给精疲力竭的战士们以极大鼓舞。随后，鲁雨亭指挥部队从四面八方朝敌群冲去，与敌展开了一场惨烈的白刃战。敌人被我军的勇敢顽强吓坏了胆，在阵地上丢下了几百具尸体，狼狈逃窜。鲁雨亭率部乘胜猛打穷追。突然一颗流弹从左翼飞来，击中鲁雨亭的头部。鲁雨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42岁。

将星突殒，百战身死。江河呜咽，群山落泪。鲁雨亭以拳拳的爱国之心，舍小家卫大家，尽忠报国，马革尸还，实为我国家和民族一铮铮楷模！

英勇善战屡建功

1916年邓世军出生在四川省苍溪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在他16岁的时候，为了摆脱地主老财的压迫，毅然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中，他历任排长、连长等职，英勇善战，多次立功。1944年，被授予“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1938年，邓世军当了排长。那正是日本侵略军九路围攻晋察冀的一年。当时，日寇以3万余人的兵力，从几面压过来，情况异常紧急。邓世军所在的连队奉命增援，他们越过白兰镇，占领陈家庄，与据守在千佛寺及南坡村高地的敌人形成了对峙。南坡村是一个制高点，敌人派一个小队用轻、重机枪扼守着。不攻占这个高地，我军的处境很是危险。为此，上级命令他们连，在当天晚上一定要夺取南坡村高地。连长接受任务的当天下午，带领连排干部察看了地形。因为山势峻峭，从陈家庄仰攻南坡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连长主张连夜迂回50多里，拂晓以前赶到高地的正面，从那里发动进攻。邓世军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时间不容许我们作这样的远距离的迂回，况且长途奔袭，部队体力消耗很大，再对以逸待劳的敌人发起进攻，取胜的把握不大。他主张从悬崖陡壁上攀援上去，给敌人以突然袭击，准能取胜。并且他自告奋勇地提出：“我带一排在前面开路。”连长经过一番考虑，接受了他的建议。黑漆漆的夜晚，邓世军率领一排人出发了。登山时，他在最前面，用圆锹挖出踏脚窝开路，大家一个紧跟一个地往上爬。不一会儿，来到一个3丈多高的直上直下的大坎下。邓世军叫部队停止前进，他自己先一点一点地向上爬，大约花了半个小时，他才攀到土坎子上面。土坎上长着一棵大树，他迅速把绳子的一头拴在大树上，另一头放下坎去，让战士们拉着绳子往上攀。过了土坎，大家又踩着用圆锹挖出的脚窝爬了一阵，全排终于到达了南坡村高地。这时，据守山头的敌人，因疲劳，同时依仗着这个险要地形，放松了警惕。战士们一直行进到战壕前边，敌人还没有发觉。好似神兵从天而降，一阵猛烈的手榴弹和白刃格斗，便把一个小队的敌人全部消灭在战壕里。占领了南坡村高地后，我军的火力便完全压住了千佛寺的敌人。第二天拂晓，大部队顺利地发起进攻，敌人仓皇退却，被我军消灭了三四百人。

1940年“百团大战”时，已担任1连连长的邓世军接受了“攻夺磨河滩”的艰巨任务。磨河滩旁临着深阔的冶河，敌人修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经常有几百人防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邓世军率领经过挑选的50多名战士，偷渡冶河，逼近了车站。这里驻扎着500多名敌人。战斗打响后，邓世军带领战士们猛冲，敌人凭借重火器优势组织反扑，在激烈的枪声和雷雨声中，这场恶战足足打了两个多小时。山洪突然暴发，河水猛涨，前进的道路被截断，使一连处于三面受敌，一面临水的危险境地。邓世军沉着冷静地判明敌情后，发出了坚决打退敌人，巩固阵地，以待时机的命令。在邓世军的鼓舞下，大家勇气百倍，又杀伤了一批敌人。天渐渐亮了，邓世军率队撤退到村边固守，依托房屋作工事，顽强地抗击敌人。凌晨，敌人又组织了100多人冲锋，遭我密集火力扫射，溃退回去，阵地前堆积了越来越多的敌人尸体，我军的伤亡也不断增加。邓世军及时调整了战斗部署，指挥大家从敌人尸体上搜集补充武器弹药，以对付敌人新的进攻。果然，中午时分，敌人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敌人先用大炮摧毁我军的房屋工事，然后从三面包围过来。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邓世军让大家把文件等东西焚毁掉，并鼓动说：“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也要和敌人血战到底！”西面的敌人冲上了阵地前沿，邓世军便带着几名战士赶过去增援，他们端起刺刀与敌人肉搏。战士们激昂的呼号声，敌人尖厉的嚎叫声和刺刀的撞击声汇成一片。经过20多分钟的厮杀，敌人终于丢下10多具尸体，又退了下去。就这样，邓世军率领战士硬是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下午，敌人又开来一批增援人员，他们用大炮向1连阵地轰击，把房子全都摧毁。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又包围上来。面对敌众

我寡，弹药将尽的情况，邓世军果断决定迅速撤出重围。黄昏时分，邓世军率队强渡冶河，胜利地返回部队。战斗结束后，1连荣获“血战磨河滩英雄连”的光荣称号，邓世军被授予晋察冀边区“特等战斗英雄”称号。

在反击日伪秋季“扫荡”的末期，1连随团主力转移到北岳沟。一天半夜，敌人向我发起突然袭击，2000多名敌军向北岳沟蜂拥围来。此时，我部正在北岳沟里宿营，敌人的十几挺机枪一齐向北岳沟射击，情况十分危急。团长命令邓世军率1连迅速占领北山峰掩护。接到命令后，邓世军立即带领部队爬上北山。此时，敌人也正向北山制高点爬去。当1连登上顶峰时，敌人也快接近山顶了。经过一场激烈的白刃拼搏，敌人暂时被迫退下，1连夺取了北山主峰。不一会儿，日本鬼子挥舞着洋刀，架起大枪，组成密集队形，嚎叫着向1连阵地冲来。邓世军命令战士们：“离远了不打，瞄不准不打，等鬼子靠近了再打，听我的命令！”当敌人离山顶40多米时，邓世军大叫一声“打！”全连的机枪、步枪一齐扫射，手榴弹像雨点一样飞去，刚冲上来的敌人又被打退了。从凌晨到下午，敌人的冲锋一次接一次，连续冲了7次，但是，他们除了在1连阵地前东歪西倒地一批又一批地躺下外，别的什么也没捞着。后来，敌人调来4架飞机助战，并投下炸弹，然而，1连的勇士仍坚守着阵地。激战到黄昏时，团主力已分3路突围出去，邓世军才带领战士撤离北山峰。

少年壮志救中国

姜墨林，1921年出生于牡丹江西岸宁安县红土墙子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失去双亲，与哥哥两人相依为命、无依无靠，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遭受着地主盘剥、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双重灾难，在小墨林心里，新仇旧恨激发了他反抗的决心，启蒙了他的革命思想，在地下党组织的培育下，他毅然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时年仅11岁。

1932年，刚满11岁的小墨林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儿童团，并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儿童团员。别看他个头不高，身体瘦弱，可胆大、聪明伶俐、机智勇敢，经常被地下党组织派往敌占区安宁镇、马莲河等地做侦察、联络工作。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无论任务有多么艰巨、情况多么复杂，他总能巧妙、机智地摆脱纠缠、闯过道道险关，及时、准确地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因而，凡是接触过小墨林的同志，都非常喜欢他、器重他。同时，他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每到一处，就利用歌舞等形式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通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小墨林逐渐成长为一名爱憎分明、勇敢无畏的坚强战士。

1934年初，13岁的姜墨林参加了党直接领导的反日同盟军绥宁游击队。被编入王毓峰团当战士。初到同盟军“王团”时，瞅着他的个头，战士们议论纷纷，“一个孩子能打仗吗？枪一响就得吓哭了”，“枪都拿不动，还打什么仗？”……姜墨林听到这些话，又急又气，暗自下决心：是英雄是好汉，咱们战场上见分晓！从此，他苦练杀敌本领，硬是在很短的时间里熟练掌握了各种武器的射击要领，射击的准确度显著提高，叫老战士们刮目相看。同时，他还刻苦学习文化，在下到3个月的时间，识字1000多个，并学会了写便条和一般书信。渐渐地，战士们对他的看法有了改变。

姜墨林头一次上火线，是参加镜泊湖北面的杨胖子沟战斗。战斗一打响，他便勇敢、机智地活跃在战场上。他利用一块大石头做掩体，双手紧握步枪，两眼死死盯着敌人，不慌不忙，一枪消灭一个敌人。当一个日本军官扛着膏药旗向他冲来时，姜墨林手急眼快，取出一枚手榴弹，拉索一投出——“轰”，就这样把鬼子军官送上了西天。战斗结束后，评功会上同志们都称赞姜墨林：“人如枪高、胆如象大”。小墨林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1934年夏，姜墨林随部队由宁安县东老爷岭开始远征。部队渡过牡丹江，越过西老爷岭，进入苇河、石头河子一带。一路上经过了深山、大河、草地、沼泽，还要时常对付敌人的阻截袭击，但是，姜墨林始终不肯落后一步。部队一停下来休息，他便唱呀跳呀的做宣传，他顽强、乐观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周围的战士们。

1935年2月，东北抗日联合军第5军成立，姜墨林被编入1师1团3连当战士。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庄严向组织宣誓：一定要把侵略者扫光！

这期间，姜墨林先后参加了袭击石头河子车站和攻打老黑山红袖头等战斗，转战于安宁南面的老松岭一带。由于他的出色表现，领导上调他到2军4师4团担任青年义勇军小队长。

不久，根据组织需要，姜墨林又被调回5军，在军部直属教导大队当队员。

进入12月下旬，日军向我游击根据地集结大批兵力，开始了疯狂的“讨伐”，敌情日趋严重。部队党组织经研究后决定，将5军军部直属部和2军一部分队伍混合编为一支行动部队，突袭双河镇，以此转移敌人的目标。姜墨林所在的教导大队参加了这次突袭战斗。

姜墨林等十几名队员被选拔参加摧毁东关据点的突击队。他们不顾两昼夜急行军的疲劳，迅速编组，配备火力，做好战斗准备。突击队利用拂晓前的有利时机，越过一丈多宽的壕沟，悄悄地接近敌人据点。没想到，正要动手割铁丝网时，突然被敌人发现，顿时，枪声齐鸣，照明弹腾空而起。一时间，姜墨林及十几名突击队员暴露于敌人视野之中，情况十分危急！此时，姜墨林异常沉着果断，他指挥战士们原地潜伏于深雪中，为分散敌人注意力，将队员分为四个小组，从不同方向挖雪沟、匍匐前进，以接近敌人碉堡。接近碉堡后，姜墨林首先将事先捆好的手榴弹塞进敌人的机枪眼里，片刻，“轰隆”一声，手榴弹开了花，敌人的机枪哑巴了。随后，我后继部队冲上，歼灭日伪顽敌100余人，占领了敌人的核心据点，双河镇战斗胜利结束。

1936年2月以后，东北的抗日斗争不断高涨，主力部队向北转移，越过中东铁路，到牡丹江、松花江下游一带开展活动。姜墨林所在的原5军教导大队改编为二路军总指挥部直属教导团。之后，姜墨林经常被派往牡丹江、林口、勃利、依兰等地进行活动。1937年冬，由于日军纠集10多万兵力，对我游击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封锁，抗联二路军总指挥部和在外地作战的部分队伍的联系被切断，省委机关和上下党组织的联系也被切断。正值严冬，气温剧降，大雪即将封山，如何解决总指挥部和省委机关人员越冬需要的粮食和棉衣，成了十分突出的问题。最后，组织决定派姜墨林率一支精干轻骑队突破敌人封锁，与外界取得联系，争取也下党组织、抗日救国会的帮助，实在不行，就想法自己动手购买。

接到命令后，姜墨林小队立即向依兰县城方向进发，在距县城只有7、8

里路时，姜墨林命令战士们就地隐蔽，并准备好爬犁等候接应。随后，他乔装打扮，独自一人直奔依兰县城。他迅速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通过抗日救国会，采取发动群众、以零凑整的办法，从四面八方买来所需物品，然后由群众分散带出城外，送到指定地点。就这样，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集中了 100 多匹棉布、上千斤棉花，还有不少胶鞋、乌拉和其他用品。

运输队在返回的途中，多次遭日军追赶，姜墨林沉着果断，指挥运输队继续赶路，自己则率轻骑队员迎击追兵，他对战士们说：“我们的目的就是缠住敌人，一定要让运输队安全返回驻地！”他灵活运用战机，边打边撤，摆脱了敌人，使这批物资顺利运到驻地。

1938 年 8 月，姜墨林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他单独率领个部队，经常在牡丹江中东铁路沿线一带活动，也曾到过宁安、敦化、舒兰等地。

1940 年深秋，姜墨林率部到绥芬河大青山一带活动。一天，小部队来到七河镇附近。七河镇是一个战略要地，驻守着上万名日伪军。靠镇南有一个敌人据点，驻有日军 20 余人。黑夜里，在发现敌人未设岗哨，毫无防御准备时，姜墨林下令袭击敌人。前后仅用了 20 多分钟，就全歼敌人，并摧毁了据点。随后，姜墨林率小部队迅速撤离，向东北方向前进。

不料，七河镇的敌人发觉了，连夜纠集几百名骑兵和步兵向我小部队追击而来。姜墨林发现了敌人的企图，遂决定转向东南方向，直奔东宁县南部山区。当行至东宁以西 100 多里的二十八道河子时，小部队遭敌人包围。激烈的战斗展开了。姜墨林深知已陷入重围，情况十分危急，在与几名党员同志商定后，他们烧毁了文件、砸碎了电台。在敌人的猛烈火力下，战士们接连不断地倒了下去……

最后，阵地上只剩下姜墨林等 4 名战士，他们仍与敌人坚持着顽强的战斗。姜墨林一面射击，一面命令 3 名战友撤退。可是，战士们怎么能丢下队长离开呢？姜墨林急了：“总得有人回去报告呀！……你们快跑吧，我能顶得住……”，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打在他的腿部，鲜血直流，战士们刚想围拢过来，他又厉声喊道：“快撤！执行命令！”3 名战士只好含泪转过身去，顺着水沟向外跑去。突围中，1 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另 2 名战士冲了出去。

姜墨林愤怒地架起机枪，拼命地向敌人扫射着，敌人接连倒下，尸横遍野。正在紧要关头，子弹耗尽，姜墨林迅速将机枪投入河中，又从腰间抽出一支 20 响的盒子枪。

当敌人发现只有一个人时，便蜂拥而上，想抓活的。姜墨林毫无惧色，瞄准敌人，一枪消灭一个，一连打死敌人十几个。最后，他停止了射击，怒视着敌人，在敌人逼近时，姜墨林从容不迫地举起手中的盒子枪，用最后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一位年仅 19 岁的少年英雄壮烈牺牲在抗日救国的阵地上。

敌人最后从姜墨林的外衣兜里翻出了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公公正正地写着 23 个字：“中国必兴，日寇必亡！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救国胜利万岁！”

气急败坏的日军，将姜墨林的遗体投入了二十八道河的急流之中……

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少年英雄姜墨林英勇无畏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的英名和英雄事迹将世代传颂、怀念！

壮士捐躯狼牙山

人们大多知道中国历史上荆柯刺秦王的故事。为了反抗阶级压迫，为民除害，荆柯抱定以死殉国的决心，在路过易水时，潜然唱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哀歌。而在中国现代史上，又有多少热血男儿为了反对异族压迫，抗击外敌侵略，他们宁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今，同样是在秋日的易水河畔，马宝玉等5名抗日壮士，苦战狼牙山，舍身跳崖，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为国捐躯的悲壮战歌！

1941年9月初，“扫荡”晋察冀边区的10多万日寇，在我抗日军民的节节抗击下，恼羞成怒，以数千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兵分九路，疯狂地向狼牙山地区发起进攻，企图一举攻破我晋察冀边区的大门，歼灭我抗日武装。驻守在山上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1团，在团长邱蔚的率领下，同日寇展开了机智的周旋，抓准战机，随时给日寇狠狠一击。疯狂的日寇似输红了眼的赌徒，气势汹汹地向狼牙山区团团拥来，妄图一举聚歼1团。骄横霸道的日寇满山遍野，包围圈在渐渐形成，形势越来越紧！团长邱蔚当即按军分区指示，决定迅速转移，跳到外线打击敌人。

部队接到命令，立即聚集山下。团长邱蔚接转移部署，将牵制敌人、掩护转移的任务交给了7连，大队随即开始了秘密的行动。

掩护转移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敌我兵力悬殊，而在面积不大的一处山坳里，聚集着涞源、易县、徐水、满城4个县的政府机关和附近群众共几万人。要把部队、政府机关和群众逐一安全转移，这需要掩护部队的机智与顽强。

7连连长刘福山受领任务后，率战士们分散隐蔽在狼牙山的一道山梁上，静悄悄地监视着山谷里向前运动的敌人。侧后，扶老携幼的乡亲们汇成一股长长的队伍，在民兵与政府干部的组织下，沿着一条弯曲的山谷，缓缓地向狼牙山深处走去。

山坡上，鬼子摇晃着太阳旗吼叫着、策应着向山上爬，四五十个鬼子离7连隐蔽的阵地只有几十米了，连长刘福山高喊一声：“打！”山头上一排枪弹似一阵冰雹，劈头盖脑地向敌群砸去。猛然的打击使鬼子懵了。当他们明白过来后，便迅速组成阵势，在几挺机枪的掩护下，向山头发起了凶猛的冲锋。然而，迎接他们的又是一阵更加猛烈的射击。

顽强的阻击，使山头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将鬼子阻滞在山下不能前进一步。于是，大队的鬼子兵纠集起来，他们兵分几路，向7连发起了团团围攻。7连的战士们不顾敌人重兵压境，以山石草木作掩护，顽强地阻击着日寇的进攻，直至侧后转移的群众消逝在深山里，他们才开始撤离阵地。但他们翻越了几道山梁，冲击了几个地方，都被鬼子疯狂地堵了回来。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打乱敌人的部署，刘福山当即决定，组织连队多路分散突围。

7连分散突围后，当天夜里，又按预定地点集合在一起。连队围着狼牙山，前后左右地兜了几圈，终于把尾追的敌人甩开了。他们在狼牙山脚下的一个隐蔽的小村庄住了下来，稍事休整，以逸待劳。

就在七连于小山村短住期间的一个雨夜，日寇旅团长高见经过侦察，又策划了一个新的行动，趁雨夜，插进狼牙山纵深，企图偷袭我分区机关。上级视敌情当即决定将计就计，为迷惑敌人，争取时间，掩护分区机关和团主力部队转移，以7连和几个县的民兵等武装假作我主力部队，牵制敌人的行动。

7 连奉命迅速赶到作战地点，按上级的作战意图，以猛烈的火力投入战斗。高见从四面射击的火力中，以为七连定是我分区主力一团，便指挥着鬼子向 7 连阵地疯狂扑来。

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天。傍晚，枪声才渐渐稀疏下来。随着夜幕的降临，鬼子在山上燃起了一堆堆篝火。经过几天的收缩、部署，敌寇已拉紧了“扫荡”之网，完成了对狼牙山的包围。

分区首长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准确地判断了敌人的动向，决定为确保政府机关和群众彻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命令 7 连将阻止、迷惑敌人的任务坚持到 25 日天黑之前。

果然，9 月 25 日，天刚蒙蒙亮，3000 余日寇分内外两线，从四面八方方向狼牙山区发动了疯狂总攻。7 连的阵地三面受敌，处境危急。激战中，刘福山把 6 班长马宝玉叫到跟前，悄声说：“6 班长，你带 6 班和一个机枪组留在这里，掩护部队撤退，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敌人。”又指着身后的山峰说，“你看到了吧，老乡的生命安全就靠我们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乡亲们脱离危险区，然后到东山与我们会合。”

马宝玉所在的 6 班，共有 5 个人。除班长马宝玉外，他们是：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和胡福才。人少力单，完成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但战士们斗志昂扬，早已将生死置之脑后。马宝玉带着 6 班和机枪组迅速进入阵地，准备以最大的牺牲来完成组织上交的任务。几百名鬼子成扇面队形，端着枪，猫着腰，一路呼应着再一次向山上冲来。马宝玉把手一挥，狠狠地喊：“机枪，打！”随着机枪的一阵火舌，十几名鬼子倒在了山腰。但鬼子兵在机枪、炮火的掩护下，依仗人多势众，利用交错的山石，仍一起一伏地向 6 班逼近。马宝玉指挥着战士们，不顾众寡悬殊，顽强地同鬼子对峙着。他们以手榴弹和排子枪击退了鬼子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直至连队和群众全部脱离险区，马宝玉才决定边打边撤，向连队靠拢。他对机枪组悄声说：“再给敌人一梭子，你们就撤退找连队去，我们设法把敌人引到一边。”机枪组遵命撤退了，马宝玉指挥着 6 班 4 个人再一次向敌群发射了几个排子枪，便趁着硝烟的掩护，飞速撤下了山头。

山头的左后方，是群众和分区机关转移的方向，那里，连着几万人的生命安全。马宝玉清楚地意识到决不能让敌人转向那边。他带着 6 班同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边射击边撤退，机智地把敌人引向了右侧。枪弹呼啸着从他们身旁掠过，岩石上，不时地进射着飞溅的火花。他们攀着陡峭的山崖，拽着丛生的荆棘，虚张着声势，把鬼子牢牢地牵在身后。

他们在鬼子的尾追中，来到半山中的一个路口，正准备沿左侧撤退时，马宝玉突然停住了脚步。这里，一条岔路出现在眼前：向右，是通往狼牙山的险峰棋盘陀；向左，则是通往我主力转移的方向。此时，太阳高悬，离上级规定的掩护时间还有几个时辰。马宝玉停顿了片刻便对 4 个人说：“我们必须在这里坚守一会儿，不能把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必要时，咱们就往棋盘陀上爬，把敌人引上死路”。5 个人在路口迅速隐蔽下来，依靠着有利的山势地形，严密地封锁着路口。霎时，崎岖的山路上卧伏着一片鬼子的尸体。

太阳就要落山的时候，他们又一次击退了鬼子的冲锋，马宝玉抓紧时机率领战士们准备归队。他刚跑出几步，又忽然停住了。他匆匆望了望棋盘陀顶峰，又望了望主力转移的方向，暗暗盘算着该撤往哪个方向。此刻，他们

若撤向棋盘陀，对于主力和乡亲们是安全的，但那里是险峰峭壁，已无退路可走；若撤向主力转移的方向，他们就有归队脱险的可能，但鬼子就在身后，走到哪里他们就会跟到哪里，那样主力就暴露了。马宝玉于短暂的思索中迅速拿定了主意。他转身提起枪，向4个人一挥手说：“走！”他抓着树枝，抠着岩石，沿陡坡向棋盘陀顶峰攀去。在他身后，4个人一声不响，紧紧跟着，一同来到了棋盘陀顶峰。

马宝玉站在峰顶向四周张望，此峰果真险峻无比，尤其是峰后绝壁临渊，深不见底，令人毛骨悚然。马宝玉按峰顶地形，指挥大家迅速散开，各自操枪备弹，迎候着敌人。

追击的敌人沿前坡陡峭的山势，小心翼翼地逼近了他们。离峰顶只有二、三十米时，马宝玉猛地站起，随着一声大喝，5颗手榴弹飞进了敌群。猛烈的爆炸，惊荡着山谷，弹片裹着碎石，在敌群中开了花，穿击着鬼子的躯体。敌人乱了阵脚，慌忙退到山腰，调集了几门火炮，向峰顶猛烈轰击。霎时间，棋盘陀上升起了朵朵烟柱，整个峰顶硝烟弥漫，碎石四飞，5名战士立即被淹没在硝烟尘土之中。他们利用斜坡死角作掩护，承受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令人窒息的烟雾，默默地等候着敌人炮击后的冲锋。

激烈的战斗，使棋盘陀干疮百孔，灰秃秃的山包上布满了弹坑，被炸翻的泥土中冒着缕缕残烟，杂草和树木被炸飞了，到处散落着弹壳和木屑。战士们已经整整一天没吃没喝了，干渴的嘴唇上布满了血口，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胡德林舔着干裂的嘴唇，双手攥着一把刺刀，在山顶的一个土坑中用力掘着泥土，累得满头大汗，也未见一点水星，他失望而又奋力地闻吸着泥土的湿气。

马宝玉静静地坐在一边，此刻，他除忍受着饥渴、疲劳的折磨外，更为自己的责任而感到心情沉重，他比别人更多地思索着眼前的处境，为任务的完成，也为战士们安全担忧。他心中十分清楚，只有坚持，坚持到一枪一弹，坚持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除此别无选择。然而，当他们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时，子弹没有了。马宝玉顿时感到一股沉重的压力向他袭来，他把胡德才剩下的唯一一颗手榴弹别在腰间，指挥着4个人用石块打击敌人。他们把阵地上大大小小的石块堆积起来，等鬼子靠近山头时，一齐推下山坡。

峰顶上能够搬动的石头也没有了，情况到了最严重的时刻。马宝玉嗖地抽出腰间那颗手榴弹，庄重、严肃地举在胸前，葛振林等4人立刻明白了最后的时刻，便一齐凑拢过来，齐声说：“班长，拉吧！”马宝玉紧握手榴弹，忽然他改变了主意，一转身，把手榴弹抛向了敌群。手榴弹带着5个人的仇恨，在敌群中爆炸了。马宝玉转回身来，眼中含着泪水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都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我们要保持八路军的光荣，决不投降，决不当俘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跳崖！”“对，跳崖！”4个人齐声应道。

他们完成了最后一项任务——毁坏武器后，如同每次向敌人发起冲锋那样，马宝玉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跑到崖边，张开双臂，像要拥抱狼牙山峰一样，纵身跳下了悬崖。深渊中，传来了宏亮的喊声：“中国共产党万岁！”胡德林、胡德才、葛振林、宋学义紧随马宝玉身后，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也毫不迟疑地纵身跳进了峭壁深渊。

西边的太阳坠进了远处的山谷，夕阳的余辉映照着棋盘陀的峰顶，似泼下了一片鲜红的血迹……峰顶终于被鬼子“占领”了。敌人费了一天多时间

跟踪追击，付出了100多具尸体的代价，而看到的却只是5名八路军战士舍身跳崖的壮举。鬼子兵跟着战士的身影，追逐到悬崖边，望着那深不可测的深渊，浑身战栗。

宋学义在急速的下落中，只听得耳边风声呼呼，五脏六腑似被揪住了一般，猛然间觉得腰间被狠狠地撞击了一下，便失去了知觉。当他渐渐苏醒，艰难地睁开双眼时，发现自己和副班长葛振林都还活着，只是都身负重伤，疼痛难忍。原来是悬崖半山腰伸出的松树枝把他们挡了一下，救了他俩的命。冯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已经壮烈牺牲了！他俩抑制不住一阵难言的悲痛。

第二天，军分区1团一位打柴的战士发现了受伤的葛振林和宋学义，把他们送回了部队。伤情稍一好转，这两位热血青年又迅即投入了新的战斗。

这次反“扫荡”斗争，1团取得了很大胜利。军分区在易县北娄山召开了几千人的庆功大会。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代表晋察冀军区党委和聂荣臻司令员，授予冯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授予葛振林、宋学义勇敢顽强荣誉奖章。当地人民为永示纪念，在狼牙山棋盘陀顶峰修建了三烈士纪念碑和五壮士纪念塔，上书聂荣臻司令员的亲笔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智勇双全侦察员

1908年，王树峰出生在山东省胶东一个贫苦家庭里。是共产党给自小受苦的王树峰带来了光明和温暖。1939年6月，王树峰投入党的怀抱。他庄严地向党宣誓：为了穷苦人的解放，甘愿吃遍天下苦，流尽全身血！他跟着党在同凶恶敌人长期的斗争中，勇敢机智，出生入死，屡建奇功。抗日战争时期，他巧妙地化装成富家子弟、日本军官，救群众，捉“舌头”，搞情报，锄汉奸。1944年7月胶东军区授予他“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1939年的腊月，铁杆汉奸王兴仁手下的一个伪连长带着十几个匪兵，像饿急的疯狗一样扑向徐家村。匪徒们抢掠烧杀，无恶不作。他们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村中的一个场院里，妄想威逼群众交出共产党、八路军。全场默不作声，回答他们的是几百双喷射着怒火的眼睛。“奶奶的，软的不吃，老子给你们来硬的！”伪连长气急败坏的嚎叫着，匪徒们架起一口油锅，烧得滚开。匪兵中一个眼露凶光的家伙，夺过一位年轻妇女怀中不满周岁的孩子，扔进了沸腾的油锅中。“畜牲，住手！”满腔义愤的群众怒吼着。人们愤怒地冲向敌人，夹在人群中的王树峰，目睹敌人的暴行，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冲在前面，欲与匪徒们拚命。这时，老村长一把拉住王树峰，低声说：“不许蛮干，你迅速离开，设法营救群众。”王树峰含着眼泪，趁着人群混乱之机，悄悄地离开了场院。他边跑边想着营救群众、严惩伪军的办法。当跑到家中时，一套完整的斗敌方案形成了。半小时以后，王树峰骑着一匹大马，朝场院急奔而来。他头戴呢子礼帽，身穿黑色大夹袍，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很像一个富家子弟。“你是谁？”伪连长见来者不善，便迎上前去问话。王树峰沉着镇静，自我介绍道：“我是本县县长的外甥，名叫张青，近年留学日本，刚刚归来。今奉舅父之命，请您到寒舍一叙，有要事相商。”伪连长与伪县长早就穿上了一条连裆裤。他听说县长有请，便笑嘻嘻地说：“久闻张先生留学海外，没想到能在此相会。我现在军务在身，不能赴约，请多包涵！”王树峰只好将事先准备好的酒菜送上，以表“心意”。他迅即打开酒

瓶盖，大声地说：“弟兄们辛苦了！慰劳慰劳你们。”几个匪徒拥向前去抢酒喝。狡猾的伪连长顿生疑心，从匪徒手中一把夺过酒瓶。王树峰看穿了伪连长的疑心，微笑着说：“我既然把酒送到此，难道还要再带回去吗？莫非老兄怀疑酒中有毒？”话音未落，王树峰举起酒瓶，咕噜咕噜先喝了两口。然后把酒瓶递给了伪连长，说：“你看得起舅舅和我，就请喝下去。”于是，伪连长就随着王树峰到场院旁的一间屋里喝酒去了，临走时嘱咐众匪徒看管好群众。进屋后，王树峰频频劝酒，不一会儿功夫，伪连长就醉熏熏的，被王树峰缴了枪。在场院上的匪徒们，早已垂涎三尺。王树峰大声叫道：“弟兄们！都来喝一杯吧。”匪徒们争先恐后地跑进屋内，坐下就喝。场院里只剩下一名机枪手，操着机枪，监视群众。王树峰借敬酒的名义，靠近机枪手，冷不防飞起一脚将机枪手踢翻在地，然后操起机枪，对准屋内的匪徒：“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他又高喊一声：“乡亲们，上！”愤怒的群众蜂拥进屋，将伪连长和十几名匪徒当场处死。不久，一首赞扬王树峰的歌谣在当地流传开来：“王树峰，本领强。设酒宴，诱豺狼。几瓶酒，菜儿香。叫匪徒，见阎王。”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推动抗战向战略反攻阶段转化，我胶东军区决定在昆崙地区打几个歼灭战。昆崙地区有鬼子经营多年的不少据点。他们村村修碉堡，寨寨建岗楼。要打这里的敌人，首先要摸清敌情，因此必须选派一个沉着老练的侦察员深入虎穴，智取情报。谁能胜任这个艰巨的任务？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威震敌胆，多智多谋的侦察英雄王树峰。王树峰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后。接连几天食不香，卧不宁。他把全团的侦察能手召集在一起研究侦察方案，最后确定，先设法抓个“舌头”盘问一下内部情况，再详细制订下一步行动的计划。6月的一天，天气闷热。王树峰带两名侦察员，悄悄地潜伏在昆崙城外的高粱地里。等了一天也未见敌人踪影。正在他们着急的时候，“嗒嗒……”远处传来了马蹄声。王树峰抬头一看，只见3匹大马急奔而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个日本军官。机不可失。王树峰给2名侦察员使了个眼色，轻轻地说：“准备动手。”然后，他纵身一跃跨过公路。不一会，敌人骑马来到了跟前，王树峰迅速拉紧了早已准备的大麻绳，只听“咕咚”一声，跑在前面的2匹马跌倒在地，骑在马上面的鬼子被摔出老远。跟在后面的一个见势不好，欲调转马头逃窜。王树峰一个箭步冲上去，用绳索紧紧地套住敌人，使劲一拽，敌人翻倒在地，2名侦察员用驳壳枪对准敌人，喝令道：“不许动！”3个敌人乖乖地当了俘虏。当晚，他们把敌人押送到驻地。经审问得知：为首的是烟台日军司令部参谋官，被派往昆崙县城了解防务情况。两个随从，一个是翻译，一个是卫兵。

次日晨，王树峰装扮成日军参谋官，一名侦察员装扮卫兵，胶东军区还特意选派了一名翻译随同前往。3个人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扬地来到了城门口。站岗的伪军见有人来便向前盘查，随同的一个侦察员翻身下马，冲上前去就是两个耳光，厉声骂道：“你的，眼睛瞎了瞎了的，长官的不认识！”两伪军见王树峰穿着日本军官服，威风凛凛，怒目而视，吓得连忙向他敬礼，并慌忙打开道权。他们大摇大摆进了城。进城后，他们穿大街，过小巷，顺利来到了国民党昆崙县保安大队队部。两个站岗的伪军见是日本军官，当然不敢阻拦，赶紧跑步进去向大队长马希同报告。马希同是个铁杆汉奸，卫兵向他报告时，还懒洋洋地睡在床上。卫兵闯进门，马希同大怒，训斥道：“为

什么不报告？”卫兵急忙回答说：“长官，来了3个皇军，要找你。”马希同穿衣下床，跑到门口，先是深深地鞠了一躬，尔后小心翼翼地：“长官亲自登门，有失远迎，请长官包涵。”说罢，点头哈腰地请王树峰到屋里坐。因为王树峰长期做侦察工作，同日本鬼子常打交道，日语也能说上几句。他学着日本人的腔调，叽哩哇啦地乱骂一通。马希同一句也没听清。翻译对马希同说：“他是从烟台来的参谋官，说你是个懒蛋，太阳出了老高还睡懒觉，他说你麻痹大意，防务松弛。”马希同吓得浑身哆嗦，连连赔罪。王树峰手按马刀在屋里踱来踱去。这时，翻译对马希同说：“参谋官是来检查你们防务的，你还不快点向长官报告。”马希同连声称“是。”他拿出昆崙地区防务图，将兵力部署、火器配备、工事设施以及在八路军进攻时他们准备采取的措施，一一讲了出来。王树峰全神贯注，把伪大队长介绍的情况全部记在了脑子里。然后用半通不通的日语说：“你的防务的好，皇军的有赏，我要亲自看一看现场。”马希同受宠若惊，不敢怠慢，吩咐卫兵备马。4个人骑上马向各据点走去，看完了暗堡的火力配置，又看碉堡的兵力部署；看完工事的构筑，又看了弹药库。时值当午，4个人来到了城门口。城门口只有两个伪军站岗，他们看到日本军官巡查，笔挺地立在那里一动不敢动。王树峰敏捷地向另外2名侦察员使了个眼色，他俩机警地靠近站岗的伪军，迅速用匕首刺死了他们，马希同正欲喊叫，王树峰一个掏心拳将他打了个脸朝天。一名侦察员上去用毛巾塞住了马希同的嘴巴，用绳子把他绑了起来。紧接着，3个人翻身上马，把马希同驮在马背上，向八路军驻地奔去。

1942年7月，我胶东军区根据王树峰他们提供的情报，开始了攻打昆崙城的战斗。仅用了3天时间，就一举全歼了盘踞在昆崙县城的日伪军。

苦练硬功为杀敌

1922年10月，王振兴出生于山东省苍山县西大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生活所迫，9岁时，正该上学读书的他，就雇给地主当了放牛娃；11岁跟着父亲扛活，当小伙计。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这里，把人们卷进了苦难的深渊。16岁的王振兴响应共产党抗日的号召，参加了八路军。连长看他个子高、骨架硬，便把他放在机枪班，成为一名机枪射手。

1940年夏季，王振兴所在的2营在扬州以北地区保卫群众麦收，他们这个连驻扎小东庄。一天，日本鬼子和汉奸偷袭小东庄。在连长的指挥下，全连英勇还击。战斗相持了两三个小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军被敌人包围，连长壮烈牺牲。在这危急时刻，王振兴为了保住两挺机枪，便机智地同敌人周旋。他转移到了一个荷花塘，躲在荷花后面监视敌人，并暗下了决心：倘有不测，便将机枪踩进泥塘，只身同敌人肉搏。正在这时，一阵急促的机枪声传来，营长率部剿了敌人的后路，打退了敌人。在集合部队搜索战场时，营长见王振兴身上两挺水漉漉的机枪，连声称赞：“好样的！”

战斗结束后，在安葬连长的尸体时，大家都非常悲痛，有的默默流泪，有的号啕大哭，可是王振兴欲哭无泪，他把拳头攥得紧紧的，一次次的下定决心：“我要为连长报仇，绝不能饶了这些狗杂种！”从此以后，王振兴在训练中更加刻苦了。练射击时，他肩架着机枪，右眼凝神，一练就是1、2个小时。为了掌握不同距离上的射击技术，他量出100米至800米的各种距离，用烧锅灰装起灰袋，摆成前三角、后三角，反复地练习、体会。在训练

快速拆装和排除故障时，计算装卸时间没有钟表，他就点香头、数数字，后来发展到白天蒙住眼睛，夜间不点灯。“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日复一日的苦练、巧练，王振兴的军事技术日趋过硬。在一次旅组织的射击比赛中，他争得了第一名。

讨伐日伪军的陈道口战役打响了。敌人修筑了两道围墙，挖了两道壕沟，栽了梅花桩，外围还有鹿碧铁丝网，工事构筑得坚固复杂。当时，王振兴在5连2排当机枪班长，他们的任务是攻打敌人一个营的支撑点。开始打得很顺利，很快从东门打到了西门，俘虏了100多敌人。可敌人迅速组织了反击，敌人的大刀会、小刀会会员，光膀赤臂，肚子上带着红兜兜，持枪操刀，一窝蜂猛冲。“当！”王振兴的钢盔中了一弹。他全然不顾自己的生死，抱起机枪猛烈扫射，把敌人打得抬不起头，溃逃了，前沿阵地留下了满地的敌人尸体。

1942年冬，部队奉命北上，参加莒、日边界的甲子山战役。他们日夜兼程，一连跑了四、五天，到达甲子山区。敌人在这里修筑的碉堡暗道互为贯通，火力交叉支援。王振兴所在营的任务是接替1营攻打刘家东山的山包。他们正面佯攻，侧翼强攻。正在打得火热的时候，上级命令他们到东北山谷拦截突围逃窜的敌人。这里峡谷深陷，峭壁陡立。王振兴带领机枪班猛烈地向正在逃跑的敌人扫射。由于沟太深，死角大，他就带领机枪班下到沟底，正面对准敌人扫射，刹那间扫倒了一大片，堵住了敌人的逃路。经过激烈战斗，最后俘虏了90多个敌人。

1943年，王振兴被山东军区授予“战斗模范”光荣称号。

马石山上留英名

1942年11月，初冬的胶东大地已是北风摧生，寒气袭人。日寇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纠集青岛、威海、烟台、莱阳等据点伪军3万多人，开始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拉网式”“扫荡”。敌人采用所谓“铁壁合围”、“分进合击”、“对角清剿”等战术，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从四面八方马石山区平推过来。白天，他们像梳头一样，以密集的队伍齐头并进，不漏过一个村庄、一座山头。晚上，各条要道、山口都拉起铁蒺藜，挂上铁铃铛。每隔三五十步，燃起一堆火，派敌兵把守，稍有响动，一处鸣枪，四面一齐开火，由此构成一个大火力网。此次被“网”进来的，就有来自莱阳、海阳、文登、牟平、栖霞、福山等地的上万名群众，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夹带着简单行李，惊恐不安，跌跌撞撞，哪儿安全，便奔哪儿逃难。最后，许多人逃到了当时未见到敌人的马石山区。

马石山，耸立于乳山、海阳两县的交界处，因有石似马而得名，绵亘30多华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这正是日本强盗有意摆下的一个陷阱，表面上看不到敌人，实际上，这里正是敌人“拉网扫荡”的“收网”处。敌人已经在这里布下了宰杀中国人民的屠场。

开始，敌人每天只以一二十里的行程紧缩着包围圈。23日，他们突然加快了速度，疯狗一般地向马石山扑来。敌人的飞机先绕马石山兜了一会圈子，便头一扎，对着地面一阵扫射，紧接着，倾泻下一颗颗重磅炸弹。霎时间，树倒石飞，硝烟四起。被围困在山后坡的群众，在政府干部和民兵的带领下，

趁鬼子“网”尚未拉拢的时机，寻找薄弱地段，拼死向外突围，不少人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聚集在山前坡平顶寨一带的几千名群众，却被敌人牢牢地困在了里面。惊慌失措，乱成一片。情况危急啊！

正当大家走投无路，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忽从西面传来一阵喊声：“八路军来了！咱们的八路军来了！”人们一下子从山沟、树丛里钻了出来。果然，10个雄赳赳的八路军战士，正向他们走来。战士们身着灰色棉军衣，脚打裹腿，腰束手榴弹，身背武器背包。一看就知道是从主力部队来的。原来，他们是胶东军区5旅13团7连2排6班的战士，在东海军分区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后归队路过这里。他们见山上的群众被敌人围困，便主动留下来帮助乡亲们突围，已分头带领好几股群众冲了出去，现又返回来帮助山前坡这些处境危急的群众。

苦难的乡亲们终于有了希望。顿时，他们全都围了过来，期盼的目光，殷殷的话语，一齐对着自己的子弟兵，自己的亲人。战士们听着乡亲们的诉说，一个个紧握双拳，抱定誓死掩护群众突出重围的决心。

这时，只见一个二十四五岁的战士，嗖地跳上石墙。他矮矮的个子，长得墩墩实实，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格外有神。他的皮带上拴有个小磁碗，碗套上还绣着个鲜红的五星。他就是6班班长王殿元。他猛地一挥拳头喊道：“乡亲们，不要怕！大家尽管放心，有我们在，就有大家在！我们带领大伙往外冲！”他把几个战士凑在一块，询问了周围的敌情，又派人前去作了侦察，选定西北方向的一条大沟作为突围点。人们准备着，等待着黑夜的到来。

突围开始了。半夜过后，10名战士随同2名军区文工团员、民兵一起，带领着1000多名群众，悄悄地来到大沟里。班长命令大家作好突围准备，战士们都上好刺刀，推弹上膛。班长带着3个战士，分别攀上了沟两侧的山脊，迅速摸向火堆。没多久，随着两山包上的黑影的晃动，敌人的哨兵不出声地被战士们干掉了，火堆也随即熄灭。山沟下已移动到沟口的群众，按照事先的安排，由其余7名战士、文工团员、民兵分头率领，一西一北，两路齐进，势如潮水，一批一批地涌出了沟口。

三星已经老高了，敌人尚未发现这个巨大的缺口。班长和战士们送走了第一批突围的群众，便准备进行另一次突围。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拉着两个孩子来到战士们面前，焦急地说：“这两个孩子的爹妈，都为打鬼子把命丢啦，上级把他俩交给我，说什么也不能再让他们落在鬼子手里，同志，带他们出去吧，让他们长大了好给爹妈报仇。”说到这里，老人禁不住涌出了热泪。两个孩子一齐扑到老人怀里，哭喊着：“奶奶，我们在一起，我们不离开你。”突然，人堆中跨出了扛机枪的大个子战士，他把机枪往背上一背，一手搂过一个孩子，对身旁的班长说：“班长，把这两个孩子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他们带出去。”另一个姓徐的小战士也抢前一步，刷地一晃刺刀说：“班长，我来开路！”其他战士也磨拳擦掌，表示坚决把大家全带出去。班长赞许地点着头，他向人们一挥手，人流又顺着黑黝黝的大沟，向前冲去。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那个大个子战士名叫赵亭茂，是6班的机枪射手。他和班长王殿元都是班里的老兵，几年来，他俩参加了上百次大小战斗，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班里的战斗骨干。

赵亭茂冲在前面，出了包围圈。他迅速地闪在路边，低声招呼乡亲们别停步，赶快过去，又急忙放下背上的孩子。不一刻，另两个身背大娘与孩子

的战士也赶了上来。大娘手拉两个孩子，让他们跟叔叔告别。孩子们弯下腰，恭恭敬敬地对战士们行礼。班长动情地亲着孩子的小脸蛋，说：“跟奶奶走吧！”转身便和9个战士，闪电般地又进入了鬼子的包围圈，去解救那些尚未脱险的群众。

可是，当第二批群众由他们带领刚刚走出沟口，爬上土岭，眼看就要脱身的时候，却被敌人发觉了。一小队鬼子叫喊着追了上来，机枪、步枪一齐向人群射击。人们乱了，不知所措。这时，只听班长那宏亮的嗓音响了起来：“机关枪吸引敌人火力，其他人跟我来！”于是，我们的机枪开了火，立刻将敌人的火力吸引住。战士们边打边变换射击位置，敌人被迷惑住了，真以为我们来了多少人和枪呢，原先追上来的敌人趴在地上，胡乱地射击着。趁着这个时机，人们迅速从撕开的网口，纷纷冲过土岭。然而不少人并未立即离去，仍留在土岭下不安地注视着，他们要等亲爱的战士们和尚未冲出的乡亲。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鬼子在向班长他们逼近。月色下只见蹿跳的身影与刺刀的闪光。

终于，一场短兵相接的白刃战结束了，阵地上留下了十几具鬼子的尸体。但6班已付出了血的代价：战士王文礼英勇牺牲，班长王殿元已几处负伤。

正当战士们准备掩护群众冲出重围的时候，忽然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跑到大个子机枪手赵亭茂的跟前，哭诉说：“同志啊，俺全家都没有出来，全在西南面那条沟里！”

班长一怔，忙问：“沟里还有多少人？”

“满满一沟，不知有多少！”小姑娘急切地述说着。

这时，东方已出现了鱼肚白，马石山露出了锯齿形的轮廓，夜里的时间不多了。“小妹妹，不要哭，我们一定把你的全家救出来。”班长一面安慰着小姑娘，顾不得自己的伤痛，一面带领战士们和帮助组织突围的民兵，义无反顾地又奔回了马石山。

没有突围的群众已经不多了。四周的日伪军嚎叫着，眼看已逼到山根。现在只有抢占有利地形，争取时间。在战士们的带领下，人们穿过纵横交错的沟谷，迅速地来到了山后的峭壁之下，顺着—个光如石板的大陡坡，爬上了马石山主峰。

班长和大伙—道察看地形，接着便作了简短的动员和战斗分组，然后吩咐大家抓紧时间，趁敌人还未上来时稍事休息。为了保护众位乡亲和战士们，他已打定主意，决心在此和敌人血战到底。

经过—夜的紧张战斗，大家还没有吃东西，身上的棉衣在紧张的奔波和战斗中也汗湿了，—歇下来，肚子饿得咕咕叫，冷风—吹，棉衣冰凉地贴在身上，全身上下不由自主地战栗起来。大家找出了剩下的仅有的几个玉米饼，—人分食了点儿。为了抗住冷和饿的威胁，他们只好站起来，把注意力集中在擦拭武器、垒砌掩体上来。班长则提枪在手，来回踱步，时而倚着过去放牧残存的石墙向下观望。突然，他的身子—震，因为他看到南石山脚下，已布满了鬼子兵，狡猾的敌人将部分被绑着的群众推在前面开路，正吆喝着、张望着向山上蠕动而来。班长又转到东、西、北面观察，山下也都是敌人。情况紧急啊，—场恶战就要发生。

敌人的飞机又来袭击了。它们嗡嗡地喧嚣着，从东南方向来到山顶上空，翅膀几乎擦着那个高大的平顶松，神气活现地绕山峰盘旋，然后将—颗颗罪恶的炸弹投掷下来，就—歪—扭地飞走了。—时间，硝烟弥漫，泥石飞进，

响声如雷，令人口眼难开，耳根发麻。然而，战士们抖抖身子，揉揉眼睛，继续紧张地注视着山下。北面，密密麻麻的鬼子爬到了半山腰，一个身骑高头白马，手挥军刀的家伙，在山根下吼叫着。不能再等待了，这正是攻击的好时机。为节省弹药，战士们因陋就简，他们拆掉石墙，以石头作为武器。一块一块的石头，连蹦带跳，迎头砸向敌人。敌人鬼哭狼嚎，死伤严重，没命地滚爬了回去。接着，敌人用迫击炮向山顶轰击，但由于角度关系，炮弹只打在悬崖上，炸飞一些碎石和树枝而

与此同时，敌人在南坡方向加强了攻势。他们驱赶着群众，漫布在从东到西的整面坡上，向山上爬来。战士们搬起石头的双手放下了，眼睛里都要喷出火来。明摆着的敌人不能打，叫人有多难受呀！其实群众也是一样心急如火，他们早已识破敌人的阴谋，就听山下的人群里有人高声喊，捆绑的绳子被挣断了。愤怒的人们一个个抱起石头，砸向敌人。敌人终于下了毒手，群众在枪弹和刺刀的杀伤下，成片成片地倒了下去……

近了，敌人来得更近了，连他们那狰狞的兽性的面孔都看得到了。战士们握枪的手心攥出了汗，炯炯的目光紧盯着敌人，几乎屏住了呼吸。当敌人离山顶五六十米时，随着班长一声令下，大个子赵亭茂手中的机枪，小徐的步枪，所有的枪支一齐吐出了愤怒的火舌。敌人在战士们猛烈的火力下，不得不退了回去。

但就在战士们和正面敌人交火时，东西两侧的敌兵已快爬到了山顶。战士们又分头将他们打了下去。一次，二次，三次，敌人爬上来，被打了下去，打下去，又爬了上来。战士们不时地有伤亡，现在，就只剩下班长王殿元、机枪手赵亭茂和战士李贵了。战士们的子弹已经打光，而敌人却越压越紧，并且又调飞机前来助战。此刻，王殿元把两颗手榴弹紧紧握在手里，敌人嚎叫着向山顶冲来，王殿元用尽全力，把一颗手榴弹扔向敌群……

英雄的6班班长王殿元、战士赵亭茂、李贵，在敌人即将冲到跟前时，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日军攻占了马石山后，将抓捕到的500多名群众全部杀害，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

当人们清理惨案现场的遗留物时，在山边的两个火堆旁，看到了两个战士的遗体。山西南的一条沟里，横躺着几百个同胞的尸体，其中有老有少，有青年，有妇女，还有那个慌忙找战士求救的小姑娘，以及小姑娘的全家。但不屈的群众临死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们有的和鬼子的尸体扭在一起，不是咬着敌人的耳朵，就是卡着敌人的脖子。平顶松旁的石墙已是东倒西歪、残垣断壁，但那上面新掏的众多射击孔却清晰可见，每个射孔下，都堆有一堆空弹壳，4个战士牺牲在旁边。石墙门旁，满地散乱地丢放着被砸碎的枪托、砸弯了的枪筒和砸扁了的机枪盒子。石墙外，到处都是——滩滩血污和许多个被打穿了的敌人的钢盔。在那大青石间的平顶松下，人们找到了班长王殿元、大个子机枪手赵亭茂、战士李贵3个人的遗体，王殿元的手里，还握着一块手榴弹木柄的碎片。

由于诸多原因，6班10位勇士没能给后人留下一份完整的名单。人们虽然不全知道他们的名字，但“马石山十勇士”作为一个英雄群体，受到了人们永远的崇敬。乡亲们把他们的遗体安葬在山顶上那棵平顶松附近，并为他们和所有在马石山牺牲的烈士建立了纪念碑。

马石山十勇士的英名万古留芳！

救死扶伤卫生兵

1944年7月6日，胶东军区在抗日根据地埠西头召开庆功大会。会上，许世友司令员将一件印有“战斗英雄”字样的白衬衣，发到一个年轻战士手中。他有力地握了握这个战士的手，夸奖道：“年轻人，干得好！”这个战士就是西海军分区2营5连卫生员张挺。

1939年，日本鬼子侵占了掖县县城。正在中学读书的张挺，每天都能看到日本兵那明晃晃的刺刀和那烧、杀、抢、掠的暴行。一天，老师教学生们唱“松花江上”，在悲愤激昂的歌声中，张挺跟着老师一起流下了眼泪。从此以后，张挺便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1940年冬，14岁的张挺顶着寒风、步行几十里，在平度高家村找到了胶东军区第5支队，他强烈要求参加八路军，被分到卫生处当了卫生员。

1941年底5支队奉命东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因伤员随大部队行动不便，再加上敌占区药品容易搞，上级决定：将伤员送往敌占区治疗。带领几十个伤员到敌占区隐蔽起来，既要完成治疗任务，又要巧妙地同敌人斗争，确保伤员的安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时，只有15岁的张挺听说这件事情后，便找卫生处长要求任务。处长说：“这次是单独执行任务，在敌占区里任务重、危险大，你知道吗？”“我知道。”张挺坚定地说，“只要能治好伤员，到敌占区我也不怕！处长，就叫我去吧。”靠软缠硬磨，张挺终于将这次任务抢到了手。腊月的一天夜里，寒风呼啸，张挺带领37名伤员，秘密地赶往招远县山区。到了那里，按照地方党组织的安排，将伤员分散在3个村子。伤势轻的暂时放在老百姓家里，遇到情况就组织他们向山区转移，伤势重的隐藏在山沟里的自然洞里。

我军大部队开走后，招远县的敌伪军顿时猖獗起来，他们几天就出来一次，到村子里抢东西、抓人，干尽了坏事。伤员刚住下3天，敌人就来了，隐蔽在村子里的伤员在群众的掩护下迅速进了山。有2个伤员因伤势恶化走不了，张挺就留下来照顾，村党支部书记急中生智把他们掩藏在地瓜窖里，才躲过了敌人的搜查。敌人走后，张挺动起了脑子。藏在地瓜窖里虽然也是个办法，但躲过了这次，却不一定能躲过下次，而且伤员要在这里住几个月，必须作长期打算。再说山里的洞子也不隐蔽，如果让敌人知道了，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突然想到，既然村里的地瓜窖能躲藏伤员，那么在山里挖些隐蔽的洞子把伤员藏进去不是更保险吗？于是，他就和村支书商量，在山地里分散、秘密地挖了10个洞子，洞口开在地边的石坝处，进出后再用石头堵上，敌人很难发现。安全的问题解决了，药品的奇缺又成了难题。那时的药品只有红汞、碘酒、酒精和一些止疼药。就是这些药品，敌人也控制得很严，很难搞到。一天上午，张挺跟着村支书和一个叫秀子的姑娘，装成赶集的样子进城搞药。他们来到一个药铺，找到了药铺掌柜。村支书认识他，因这个人贪财，就给他价钱高点，才买到一些药。他们刚要离开，迎面进来一个伪军，他是专门来监视药铺卖药的。“干什么的？”伪军恶狠狠地把他们堵在了屋里。他看见秀子拎着个布包，就一把夺了过去。打开见是些治伤的药品，立即警觉起来，瞪着眼珠问：“买药干什么？你们敢私通八路！”村支书赶紧陪着笑脸说：“老总，我们可不敢私通八路。买几样药想开个小药铺赚俩钱，你知道乡下弄俩钱可不容易。”伪军翻着药说：“开药铺？弄这些红汞、碘

酒干什么？！”“俺娘叫狗咬了，两条腿都烂了。”秀子站在一边说。伤军抬起头，死盯着秀子的脸，嘿嘿笑着说：“你娘叫狗咬了，你是谁？哪个村的？”“老总，她是我的外甥女，才成了亲。”村支书赶紧解释着。“你是干什么的？”伪军突然问张挺，又抓起张挺的手翻看着，看完又用鼻子闻闻，厉声问道：“你这手怎么有药味？是不是八路的卫生兵？”“才不是八路哩！他是俺男人，跟俺舅学抓药哩。”秀子说道。“学抓药？年纪不大就会挣钱啦！我问你，赚了多少钱啦？”这时，药铺掌柜在一边给村支书递了个眼色，村支书赶紧从腰里掏出几块银元递过去，连连地说：“老总，老总，眼下我们才开张，药不好弄，还没赚下钱，等赚了钱，一定请老总喝两盅！请老总高抬贵手！”伪军接过银元，捏起一个用嘴一吹，听到嗡嗡的响声，才都装进兜里。他挥挥手，说：“好好，放你们走，赚了钱别忘了我就行！”离开了药铺，他们来到秀子的姑姑家，托他们买了几个南瓜，掏出瓜瓢，把药品藏了进去，混过了敌人两道卡子的盘查，才回到了村里。就这样，在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保护、帮助下，张挺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治好了37名战友的伤痛，使他们重新回到了抗日的战场。

1943年3月10日，2营决定攻打盘踞在大田的敌据点，5连奉命担负主攻任务。晚上9点，战斗正式打响。1个中队的鬼子和200多名伪军凭借居高临下地形和密集火力，据点前又是一片开阔地，5连4次发起强攻，都没有奏效。战斗持续到夜里1点，双方都有不少伤亡。但从地形和战斗的情况看，与我不利，上级决定撤出战斗，等待有利时机。队伍撤出5里外后，清点人数时发现3班长王新年不在了。对牺牲的同志和撤下来的伤员，张挺都逐个查看、作了统计，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张挺下了决心，不管是死是活，一定要弄个清楚。于是，他对连长说：“3班长会活着的，他手榴弹扔得远，刺刀也拼得好，敌人都怕他，咱们连不能没有他。我一定把他找回来！”张挺恳求着，唯恐连长不让他去。“好！去吧。记在我的话，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张挺听出了连长话中的份量。他一口气跑了5里地，来到了一小时前那枪林弹雨的战场。现在，这里死一般的沉寂，漆黑一片，王新年会在什么地方呢？为了不暴露目标，他趴在地上，两只手摸索着，一尺又一尺，一趟又一趟。敌人炮楼上有点动静，他就赶紧趴下，隐藏在石头后面或土坑里，等没了动静又摸索、寻找。就这样，张挺用了两个多小时，来来回回摸了个遍，终于在一块石头后面的土坑里找到了昏了过去的王新年。他负了重伤，肚皮被弹片划开一道半尺长的口子，肠子流出来一堆，沾满了泥土。张挺爬到王新年的身边，轻轻推醒了他。摸着黑用毛巾擦去沾在肠子上的泥土，又把肠子塞进他的肚里。这里不能久留，为了不让肠子再流出来，他简单地用纱布裹住王新年的伤口，背起王新年就走。这时突然听到炮楼上的敌人大声吆喝：“喂！谁在那儿动弹？”张挺赶紧趴到王新年的身上用身子护住他，接着就听到几声枪响。他顿时觉得左脚脖子一阵热辣辣的，被敌人的冷枪打伤了。“为什么打枪？”炮楼上的一个伪军官厉声问道。“我看见下边有人。”伪兵回答。张挺紧紧护住王新年，一动也不动。一道手电光在他们周围晃了晃就消失了。“他妈的，不许乱打枪！那是八路的死尸，知道吗？大惊小怪！”伪军官的骂声渐渐远了，阵地上又是死一般的沉寂。王新年失血太多了，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张挺说：“别管我了，你赶快走吧，连里需要你。”张挺想怎么能把战友扔下不管呢？为了打鬼子，王新年撇下两位老人和结婚不久的媳妇，参加了八路军，在连里他是一名勇士，打仗时总是冲在前头，

有几次负伤都不下火线。这样的战斗骨干是抗战的宝贵财富，一定得把他救回去。张挺附在他的耳边低声说：“3班长，现在你得听我的。为了抗日，咱都要活着回去！”王新年不再争了。张挺活动一下左脚，伤得不重。他移过王新年的身子，一条胳膊托着他的上身，一条腿托着他的下身，匍匐着离开了阵地。王新年的腹部伤口太大，肠子又总往外流，如果背着，他疼痛难忍。张挺就用一条胳膊和一条腿托着他，一步一步地往回爬，爬一阵就换到另一条胳膊和腿上。3月的胶东之夜，寒风刺骨，但张挺的棉衣棉裤却被汗水浸得透湿，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他越来越没有力气了。但是，他咬着牙，艰难地往前爬着。袖子和裤腿的棉花都磨破了，肘部和膝盖上的肉也都磨破了，他身上的血和王新年身上的血融在一起，洒在爬过的地方。靠着顽强的斗志，靠着对抗日斗争的坚定信念，天亮的时候，张挺终于把王新年从死亡线上救了下来。

1944年4月18日下午，5连去执行一项任务，黄昏时分，赶到了傅家桥村。张挺这时仍在5连当卫生员，他背着卫生包，右手紧紧握着一颗手榴弹，一步不离地跟在带着尖刀班在前头开路的连长身后。当他们走到村里一个十字路口时，突然和敌人的队伍相遇。这是一场遭遇战，谁也来不及准备和躲闪就接了火。因为离得太近，双方搅和在一起，展开了刺刀见红的白刃战。张挺眼睛紧紧盯着一个抱着机枪的鬼子，琢磨着怎样得到那挺机枪。这个鬼子突然朝旁边的房顶爬去。糟糕！如果他爬上屋顶，几分钟内全连就会遭受惨重损失。想到这里，张挺沿着墙根飞奔过去，绕到屋后，一纵身上了房顶。此时，鬼子已架好机枪，刚要趴下身子，忽然听到身后有动静，就急忙转过身，端起机枪，对着张挺就扣动了板机，“嗒嗒嗒”机枪口喷射出一道火舌。张挺猛地扑下身子，躲过敌人扫过来的一串子弹，一个箭步蹿上去，左手抓住机枪管往上一举，右手举起手榴弹就朝鬼子的脑壳砸去。“叭”的一声，鬼子的脑袋开了花。张挺一把夺过机枪，对着敌人猛烈地扫射起来。战斗的局势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迅速发生了变化，不仅使全连化险为夷，而且还打死打伤了30多个敌人。战斗结束后，全连一致称赞：“这次胜利，多亏张挺夺了鬼子的机枪。”

舍生忘死真英雄

孙乾义1924年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一个苦大仇深的贫农家庭。从他落地那天起，就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受尽了人间的苦难。1937年日寇侵入中国后，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孙乾义家乡的人民更加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孙乾义怀着阶级仇、民族恨几次要求参加八路军，但都因年龄太小，未能批准。1940年，孙乾义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硝烟弥漫的战斗中，他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多次立功，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战斗英雄。1945年10月，他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1岁。

1943年12月下旬，守在甸子村的敌人要对我附近村庄展开一次“清洗”。为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孙乾义所在的1连奉命对敌进行一次伏击战。战前，连长命令排长赵志祥和孙乾义化装后到敌据点去侦察，及时用信号报告情况。1连埋伏在甸子村外3里处一个壕沟里，等着他俩的信号。于是，俩人背着粪筐假装拾粪向敌据点走去。走到甸子村边，在一个上坎上边观察敌情。

过了好一会儿，十几个全副武装的鬼子走出碉堡。孙乾义趁敌不注意，往空中扬了一锹土。一会儿又有 20 来个鬼子出来了，孙乾义又扬了两锹土，连长知道一共出来 30 多个敌人。鬼子顺公路走出了村庄，赵志祥和孙乾义从隐蔽处跟在后面。鬼子进入了 1 连的埋伏圈，连长一声令下，全连一齐射击，毫无准备的鬼子死伤大半。这时一个狡猾的家伙抱着一个机枪爬到土堆后，正要射击，在这关键时刻，孙乾义从背后跑过去，用铁锹把这家伙的脑袋砍成了两半，孙乾义抱起缴获的机枪朝敌人射出几梭子子弹，鬼子全部被消灭了。战斗仅 15 分钟，打得干净漂亮，受到了上级的通令嘉奖。同志们连连对孙乾义称赞道：“这个漂亮仗有你一半的功劳！”

为了扩大根据地，打击日、伪军，我胶东军区特务营决定向马莲庄之敌发起攻击。马莲庄位于山东省莱阳城东北 40 公里处，是敌人的重要据点，由日伪军 80 余人在此据守。庄子周围设置了层层障碍，有 4 米深的外壕，5 米高的围墙，围墙四角都筑有碉堡，墙外还设有铁丝网。在这次战斗中，孙乾义所在的 1 连担任全营的突击队。接受任务后，指导员对全连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发动，全连同志士气高涨，一致表示要坚决拔掉这个钉子，当好突击队，为连队争荣誉。孙乾义听了指导员的动员，更是摩拳擦掌，连夜写了一份决心书，交给了党支部。根据孙乾义的恳切请求，连里把他编到爆破组。1944 年 5 月 25 日晚，战斗打响了。在夜幕下，1 排首先由村东头隐蔽地接近外壕，架桥通过后，又搭梯子越过围墙，摸到东门右侧，活捉了敌哨兵，歼灭了敌人的一个门卫班。尔后打开东门，全连迅速冲了进去。这时据点里的日军以猛烈的火力向我军压来，前进受阻。连长立即命令：3 排迅速顺围墙向右迂回，到敌侧后东北角，以火力吸引敌人，1 排向左迂回到日伪结合部；2 排从东南角直插伪军住处，对敌形成分割包围。在一阵猛烈打击下，50 多个伪军被我歼灭。伪军被歼后，1 排迅速占领了日军据点东侧，利用地形地物向敌碉堡实施火力压制。此刻，爆破组乘敌只注意 1 排之际，炸开了铁丝网，并向东南角运动，对敌碉堡进行爆破。因敌火力猛烈，爆破组 11 名同志先后 4 次爆破，均未奏效。这时爆破组只剩孙乾义和栾良荣。孙乾义看着一个个倒下去的战友，看着敌碉堡机枪的火舌，眼睛都气红了。情况危急，如不及时将敌碉堡炸毁，将直接影响全连战斗任务的完成。孙乾义爬到连长附近，恳切地说：“连长！我是共产党员，让我上，我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把炸药包送上去。为牺牲的战友报仇！”连长把栾良荣也叫来，对他俩说：“我们不能拿下这个据点，就看你俩的了。”说罢，连长迅速调整火力，压制和吸引敌人。孙乾义和栾良荣把棉被浇上水，抹上泥，披在身上。栾良荣抱着 50 斤重的炸药包，孙乾义抱着顶炸药包的木杆，向碉堡冲去。眼看就要接近碉堡，突然敌人的子弹打中了孙乾义的左小腿，他负伤倒下了，顿时血流不止。栾良荣见孙乾义倒下，要去扶他，孙乾义咬着牙向栾良荣喊道：“不要管我，我掩护你快把碉堡炸掉！”此刻，他用尽平生力气向左前方爬去，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栾良荣趁机把炸药包用木杆推到碉堡上。“轰”的一声巨响，敌碉堡飞上了天。全连以不可阻挡之势冲了上去，将敌全部歼灭。战斗结束了，连长扶起昏迷的孙乾义，在战友们们的呼唤下，孙乾义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看到连长第一句话就问：“碉堡炸毁了没有？”连长握住他的手说：“你任务完成得很好，鬼子都见阎王去啦！”孙乾义露出了胜利的笑容，战后，孙乾义被胶东军区授予“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永不消逝的电波

在上海市区的一条弄堂里，座落着一个以电波和宝塔山为背景的浮雕。人们经常在这里肃穆伫立，缅怀着烈士的英貌。这位英雄，就是李白。

1909年，李白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因为家庭贫困，9岁时就到染房做了小工。1927年他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30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党组织决定派他到上海从事地下电台工作。

李白一到上海，为了便于掩护，地下党组织就安排了一位可靠的名叫裘慧英的女同志来协助他工作，对外以夫妻相称。就这样，他们租好了房子，装扮成夫妻，开始了工作。李白精通通信技术，不久还学会了修钟表。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两人开了一个修理店做掩护。白天他们修理收音机和钟表，晚上李白和延安总部电台通报联络，小裘便负责望风警戒。他们的“家”，陈设简单，一张写字台，一张床。李白只好睡在帆布床上，有时怕麻烦，他就干脆睡在地板上。李白的工作非常繁忙，晚上收发电报，白天要把电报译出来，还要送出去。收发电报是在住房的小阁楼上，又闷又热，由于是秘密进行，还得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收发报的时间定在夜间零点到4点，夏日里，每当小裘进去帮助他收拾东西时，常常发现阁楼的地板上有他滴下的许多汗水，但是李白却愉快地说：“只要工作顺利，我的心就很凉爽，天热也就忘掉了。”随着工作的顺利进行，李白和裘慧英之间的感情也不断加深。不久，组织上批准他俩结了婚。从此，他俩既是亲密的恩爱夫妻，又是秘密的革命同志。他们在敌人的心脏里建立了地下电台，把延安和上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一方面及时地向延安总部汇报上海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情况和收集到的敌伪情报，同时又迅速地接受党中央的指示。多少个日日夜夜，李白在小裘的协助和掩护下，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因为敌人的活动情况很快传到延安，党中央的指示又迅速传到上海，敌人觉察到了这一情况，日伪紧密配合，加紧破坏我地下党组织，而电台则是敌人破坏的重点目标。敌人为了搞掉我们的通信联络线，派出了很多特务，采用了一切手段，日日夜夜搜查我们的电台。1942年中秋节前夕，晚上李白和往常一样，关好阁楼的窗户，戴上耳机，开始集中精力向延安发报。夜里3点左右，日本宪兵队的警车突然风掣电掣般地开来，迅速包围了李白的住所，紧接着敌人踢开了大门，十几个日本兵向阁楼冲来。李白明白拆电台转移已经来不及了，便索性坐下来，从容地发完了电报。最后，连续向延安总部拍了7、8次“再见”，他边拍“再见”，边把电报稿纸塞进了嘴里。

李白和小裘一起被捕了。他们被押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分别关在两个房间。有一天，裘慧英遭到一顿毒打后，被拖进了李白的房间。她看到：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人昏死了过去。凶恶的敌人用冷水将他浇醒，逼着问：给谁干的？领导人在什么地方？有多少同党？“没有什么好讲的！”李白眼里射出蔑视的目光。他见到小裘，怕她年轻，经不起毒打，便轻轻地对她说：“爱护同志，牺牲自己。”小裘含着眼泪点点头：“你放心吧！”这时日本特务又问：“你是新四军还是八路军？”李白眼一闭，不作一声，特务们又当着小裘的面对他用刑，李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好几次，可始终是那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没有什么可讲的！”他那坚贞不屈的精神，给了小裘巨大的鼓舞。残暴的敌人又用电刑来折磨他。敌人把电线绕在李白的手腕上，然后通电。这时，李白的身体已经被摧残得不能动弹了，话也讲不出来，当电流

通过时，嘴里就禁不住发出一阵嘶叫。小裘在一旁看着，心都快气炸了，跳起来叫道：“你们一枪打死他好了，为什么要让他这样活受罪呢？”敌人却冷笑着说：“你舍得，我们还舍不得哩！他死了，谁招口供？”就这样，敌人把李白折磨了一个多月，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口供，只好先把裘慧英放了。

后来，党组织想了很多办法，多方营救李白。1943年6月，李白终于出狱了。他一到家，就问：“领导同志什么时候来？我想尽快见到他们，好早一点恢复电台。”裘慧英说：“你伤得这么重，怎么工作呢？”“慧英啊！你只看到我的骨头被打断了，皮被打裂了，但革命意志是打不掉的！敌人的残暴只能使我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李白接着又说：“我们也亲身经历过敌人的残酷迫害，难道允许敌人继续残害老百姓？不能！我们只有积极斗争，才能早日赶走敌人，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在李白的多次恳切要求下，党组织又给他分配了工作。上海是不能呆了，他俩就暂时到了浙江淳安。后来便转移到江西等地继续从事秘密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组织又把他们调回了上海从事地下电台工作，重新战斗在“上海——延安”的空中通信线上。1948年12月29日晚，李白正在发报，敌人包围了他的住所。李白镇静地发出了紧急信号，处理了电报稿纸。刚把电台隐藏好，几十个敌人便闯进屋来，翻箱倒柜，挖起地板，撬开隔墙，把电台搜了出来。李白当场被捕。在敌人的牢房里，李白再一次受尽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还把很长的针刺进他的手指甲里，但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问和利诱，李白始终软硬不吃，没有吐露出半句真情。1949年5月，就在上海解放前夕，李白在敌人的枪声中倒下了。

猛扑敌群忘死生

1921年3月，郑酉年出生在山西五台西坡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他6岁丧母，14岁丧父，受尽了人间的苦难。1937年10月，八路军开到山西，他看到八路军和阎锡山的队伍大不一样，处处爱护穷人，帮助穷人，是真正为穷人谋利益的队伍。当时，他刚满17岁，就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在晋察冀军区2分区五台基干队当战士，1939年秋任2分区19团1营排长。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晋察冀军区按照毛主席关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和敌人展开了持久的斗争。在夏季的反“扫荡”战斗中，郑酉年所在的19团1营，在山西省孟县的樊家会、下社一带，和五、六百个鬼子连续周旋了两天三夜，已经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里，敌人开始撤退。这时，团首长决心利用有利时机，追击敌人，消灭其有生力量。1营在这次追击战斗中担任了先头部队，郑酉年领导的排是营的尖兵，他带着全排一直冲在最前面，追击着100多个溃不成军的鬼子。已经连续几天了，他们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十分疲劳。在追击途中，沟坎交错，再加上下雨路滑，每跑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郑酉年想到日寇的血腥罪行，看到前面的敌人在狼狈地溃逃，他决心拼命追上去，多消灭几个鬼子，他喊着：“同志们，为父老弟兄报仇的时候到了！”他不顾路滑、劳累，摔倒了又爬起来，一直冲在最前面，拼命地追赶着。拂晓时，日寇被我军追到樊家会附近的龙华河边。由于河水猛涨，有7、8个鬼子被阻后正设法渡河。郑酉年端着刺刀冲上去，怒吼道：“缴枪不杀！”战士们也喊着冲了上来。鬼子死不投降，端起刺刀，转

身“叽哩哇啦”叫喊着，扑了过来，和郑酉年他们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肉搏战。郑酉年在军区专门学过刺杀，还兼任全营的刺杀教员，刺杀技术十分过硬，他连续刺伤了几个敌人，有几个敌人见势不妙，逃跑了。另一个狡猾的鬼子见刺不过郑酉年，突然“砰”的一声开了枪，子弹打中了郑酉年的左臂。复仇的怒火在郑酉年的胸中燃烧着，他大吼一声“杀！”，将刺刀捅进了这个鬼子的胸膛。这次追击战，全排共消灭了8个鬼子，缴获了数支三八枪。此战不久，郑酉年升任4连副连长。

1943年秋，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日本鬼子对我晋察冀边区进行了大规模“扫荡”，所到之处，人被杀光，房屋被烧光，东西被抢光，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被凶恶的敌人灭绝人性地蹂躏着。当时，郑酉年正在晋察冀军区抗大2分校陆军中学4队学习。在敌人大“扫荡”时，2分校随后方机关向河北省阜平县转移。9月7日，他们刚刚到达阜平县上白岔沟的南口，敌人便从北面的上白岔沟压了下来。这里是一条地形复杂的山沟，往北十几里是上白岔沟，往南十几里是下白岔沟，沟的两边都是高山。为了掩护机关和群众转移，上级决定在白岔沟两侧布置兵力，占领有利地形打伏击。夜幕笼罩着大地。郑酉年所在的中队，由队长率领摸黑向下白岔沟奔去。8日拂晓，他们爬上了制高点，队长带着区队干部观察地形，分配任务。在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的时候，警戒哨发现有六七百个鬼子从下白岔沟南面，三面包围上来了。队长想到，我们只有100多人，一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敌人不仅兵力远远胜过我们，还装配有迫击炮，轻重机枪，火力很强。如是硬拼，就有被敌人包围歼灭的危险。为了保存这批战斗骨干，他决定部队立即转移，留下扼守前沿山头的9班做掩护，封锁敌人上山的道路。正在组织部队转移的时候，敌人的迫击炮、轻重机枪和掷弹筒一起向我方阵地打来，顿时硝烟滚滚。鬼子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端着刺刀从山腰向山间包抄上来。郑酉年等面对疯狂的敌人，沉着、顽强地阻击着。为了节省有限的子弹、手榴弹，他们等敌人靠近了打。但终因敌兵力多、火力猛，激战到中午时，全班只剩下郑酉年等3个同志了。敌人越逼越近，处境十分危险，郑酉年让两个战友赶快撤出了战斗。他一个人留下来掩护。当两个战友撤远了时，敌人已攻到了前沿，郑酉年举起仅剩的一颗手榴弹，勇猛地向日群扑了上去。冲在前面的几个鬼子被吓呆了，就在这时，手榴弹响了，郑酉年和3个鬼子一起倒在了血泊中。傍晚，郑酉年慢慢地苏醒过来，他吃力地睁开眼睛，一看四周一片寂静，前面躺着3个鬼子的尸体，他开始感到自己的左臀部特别疼痛，伸手一摸，才知道被炸烂了。为了不落入敌人手中，他忍着疼痛向山坡下的玉米地里爬去。

战后，郑酉年被晋察冀军区授予“一等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能攻善守建奇功

1915年，何万祥出生在甘肃省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个子不高，身体却很壮实，班里站队时老是当排尾，但打起仗来却总是冲在最前头。一次，我军和敌人同时抢占一个山头，300多个敌人已经爬到山腰，眼看我军就要落后了。正在这时，有一个粗壮的矮个子，腰里插了一圈手榴弹，提了支驳壳枪，大喊一声：“冲啊！”当即带着一个班跳出阵地，在敌人子弹的呼啸声中，像旋风一样卷上了山顶。接着，他们很快从山

顶扔下一排手榴弹，敌人被炸得滚下了山。这个勇敢的矮个子就是何万祥。

1936年2月，为了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红军拟渡过黄河，开始东征。何万祥所在的部队担任右翼的第一梯队，团首长决定挑选一批勇敢机智的干部战士组成渡河先遣队。何万祥积极要求参加了先遣队。黄河对岸，阎锡山的部队利用启然地形，从河边到山头沿路构筑了蜂窝式地堡群。地堡与地堡之间有交通壕连结，通往纵深的道路都被切断，还将山崖、地坎都削得很陡，并派有重兵把守，自吹为“攻不破的黄河防线。”2月20日夜晚，抢渡黄河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天黑得看不见人，对岸还和往常一样，灯火点点，时隐时现，不时地响起几声冷枪。先遣队的5只小船顺着河岔滑进了黄河。团参谋长和先遣队的成员握手，祝贺大家抢渡成功。何万祥紧紧地握着参谋长的手，说：“请首长放心！”9点多钟，先遣队开始出发。何万祥一坐上小船，就使劲地划起桨来。浪花四溅，打湿了他的衣服，渐渐结成了冰，他全然不顾，心里只想着“加油”，全身的劲都使到了桨上。刚过河心，忽然“咚”地一声，小船猛一颠簸。“糟了，一定是撞到了大冰块”。左前舷板撞了个窟窿，刺骨的河水立即涌进了小船。何万祥急忙脱下上衣去堵窟窿，可是没能堵住，于是他干脆把背靠在洞上，双手不停地往外泼水。同船的先遣队员个个竭尽全力划桨，大家互相鼓舞着：“加油！加油！靠岸就是胜利！”这时，敌人阵地上空升起了一红一白两颗信号弹，随即几束强烈的电光向河面上照来，机枪、步枪、炮弹响成一片。先遣队的小船仍在浪花和炮弹击起的水柱中间，摇摇晃晃地继续向对岸划去。借着亮光，何万祥看到前面一道黑糊糊的影子，他顿时热血沸腾，大声告诉战友们：“快！快！快到岸了。”不等船停稳，何万祥就跳上了岸边的冰块。接着，他又飞速冲到滩头第一个地堡跟前，朝枪眼里塞进了两颗手榴弹，“轰隆”一声，拿下了第一个地堡。很快，其他的先遣队员和后面两条大船上的战士也上了岸。阎锡山吹嘘的“攻不破的黄河防线”被我英勇的战士撕开了几道大口子，何万祥成了抢渡黄河的英雄。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何万祥所在的部队编入115师。1939年夏天，部队奉命挺进鲁南，为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决定向南控制郟城、马头平原。在我军攻打郟城时，已经当了副连长的何万祥，奉命带领53名战士，在湖城北门外公路口的土城上阻击敌人增援，以争取时间，掩护我军和群众安全转移。当首长把任务交给何万祥时，他把胸膛一拍：“保证完成任务！”不大一会儿，300多个鬼子向土城冲来。何万祥只惦记着城里没撤走的部队和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却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瞪着眼睛，盯着越来越近的鬼子，50米、40米、30米，何万祥把手一挥，“打！”一阵手榴弹飞了出去，把鬼子炸得调头退了回去。不久，敌人重整队伍，又开始冲锋了。炮弹在阵地上连续爆炸，轻重机枪一齐吼叫起来。这时，敌人的冲锋逼近了，两辆汽车跟在敌后面缓慢地行进着。何万祥跟身边的通信员说：“敌人一边冲锋，一边想把尸首抢回去，见他的鬼吧！打呀！”他一连甩出8颗手榴弹。战士们也一齐把手榴弹投进了敌人密集的冲锋行列。敌人一片混乱，汽车还没到跟前，连一个尸体也没捡到，慌忙掉转车头，开足马力逃跑了。活着的鬼子，借着烟雾，连滚带爬地溃退下去。何万祥端着步枪追过去，一连打倒几个没来得及逃跑的敌人。这时，战士们的步枪也一齐向逃跑的敌人开了火。过了一会，敌人又发起第3次冲锋。战士们开始用枪打，后来子弹没有了，就甩手榴弹。这次敌人负责指挥的是一个长胡子的指挥官，挥舞着洋刀，乱

蹦乱叫。尽管鬼子叫得很凶，却没有一个鬼子敢往前冲，敌人被何万祥和战士们的英勇和镇定吓住了。一串串手榴弹又甩出去了，敌人的第3次冲锋又被打退了。敌人不甘心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何万祥估计到敌人还有一次大冲锋。果然，几百个鬼子又像野兽似地嗥叫着，缓缓地向前拥来。这时，何万祥他们已经没有多少手榴弹了，怎么办？何万祥抬头看了一下太阳，他们已经坚持了一个多小时，估计城里的部队和群众大概撤得差不多了。他命令战士们沿着壕沟赶快撤退，自己却带着通信员仍卧在那里，要在敌人大冲锋面前，掩护所有战士安全转移。战士们撤远了，突然，敌人的一挺机枪从土城外边伸到何万祥的跟前，他立即两手一扬，4颗手榴弹甩了上去，敌人的机枪和几个刚爬上来的鬼子，被一同炸飞了。接着，何万祥把通信员一拉，敏捷地跃到另一个壕沟的拐角不见了。

百沟崖位于日照至莒县的公路上。1943年夏天，无恶不作的汉奸朱信斋乘我军在日莒山区作战的机会，带领3个中队约400余人在石沟崖安下了据点，依托日莒公路，割断了我滨海区北部和中部的联系。1944年1月下旬，我军在冬季反“扫荡”胜利后，决心拔除石沟崖据点。石沟崖据点的工事十分坚固。南北两个围寨的围墙又高又厚，墙外有两道壕沟，在靠近围墙外壕的四个角上设有可以交叉射击的炮楼，外壕靠里一面地堡和盖沟相连，壕沟底长满蒺藜，壕沟外拦着铁丝网。一天早晨，我军攻打石沟崖据点的战斗开始了，但战斗进行得很不顺利，部队连攻几次，都没攻进去。下午，指挥部进行了新的战斗部署，把攻打围寨的任务交给了何万祥的连队。何万祥像往常接受突击任务一样非常兴奋，他把驳壳枪朝天一扬，亮着嗓子向全连高喊：“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刻来了，冲不开这个鬼围寨，决不下战场！”他带领全连跑到南围寨的东南角。双方的火力，在这不到50米的开阔地上响成一片，震耳欲聋。手榴弹满天飞舞，地上到处尘土飞扬，硝烟滚滚。何万祥蹲在矮墙后面，瞪圆了双眼，看着战士们抬着梯子，向前飞跑。我们的钢炮已在背后吼叫了。一发炮弹“轰”的一声把外壕东南角上的炮楼打去一半。何万祥把驳壳枪向前一挥：“冲啊！”两个排的战士冲过了敌人的铁丝网，跳进壕沟。刚刚跳下去的战士，又遭到北面炮楼的猛烈侧射，地堡里的炸弹也朝这边飞来，壕沟里顿时浓烟四起。何万祥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那里，跳下去的战士没有一个冲上对面的壕沿。他火了，二话不说，跳起来就往上冲。战士们熟悉连长的脾气，他们不能眼看连长还没完成指挥任务就倒在战壕里，于是急忙跟了上去。这时，地堡里的敌人拼命射击，何万祥巧妙地爬近地堡送进一颗手榴弹，只听“轰”的一声，地堡的敌人完蛋了。紧接着，他率领战士们一气占领了6个地堡和一座炮楼，在东南角打开了一个突破口。石沟崖据点终于被突破了，何万祥继续带领全连勇猛地向着被炮弹轰塌的围子冲过去。朱信斋慌忙带着残兵退缩到西北角的一座炮楼里，妄图垂死顽抗。为了活捉朱信斋，指挥部命令采取“烟攻”。何万祥指挥战士们点起了滚滚浓烟。当刺喉的辣椒烟钻进炮楼以后，朱信斋涕泪交流地从梯子上爬下来，俯首就擒。

1944年3月25日夜，何万祥在大泉庄战斗中壮烈牺牲。

“开荒像只小老虎”

1943年11月16日，刘顺清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会。会上，他被评为一等劳动英雄，荣幸地接过了毛主席、朱总司令颁发的荣誉奖状。

1922年，刘顺清出生在湖南大庸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那年，他就因生活所迫外出学徒，受尽了人间的苦难。1934年，老百姓到处在传说红军的故事：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做事，帮穷人出气。12岁的刘顺清想，要是能当个红军多好哇！于是，他便偷偷地离开了家。正好当时红军打开了永顺城，他就跑到永顺，迫切要求加入了红军。第二年，13岁的刘顺清就经历了万里长征的千辛万苦。艰苦的革命斗争，很快把他锻炼成一名机智勇敢的红军战士。

1940年，刘顺清当了连长。他真正出名，还是在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中。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困难。1941年初，刘顺清所在的359旅奉命进军南泥湾，屯垦生产，守卫边区的南大门。刚来时，这里是一片荒山，荆棘满地。指战员们没有地方住，没有粮食吃。在既没有生产基础，又缺乏生产经验的重重困难下，不少人都信心不足。可是刘顺清却干得非常起劲，部队粮食困难，他带头吃野菜、啃树皮，把粮食节约下来做种子。他带领连里40多人，连续22天。连挖带播，种了1000多亩地，超额完成了开荒播种任务。后来，上级把刘顺清找去，给了他50元边区的纸币，说：“刘连长，你拿这点钱做资本，好好发展生产，改善你们连队的伙食。”“50元钱能干什么，不够每人买一块肥皂，叫人咋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呢？”当他高高兴兴地把钱拿回连队时，司务长冲着他嚷开了。刘顺清严肃而温和地对司务长说。“可是你知道，日本鬼子不断地对根据地进行‘扫荡’，蒋介石又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边区人民的困难已经够大了，我们怎么能再增加人民的负担呢？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己动手’，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克服眼前的困难，改善连队的生活嘛！”别看刘顺清年岁不大，办事情可有心计了。他发动全连讨论，决定用这笔钱来发展养猪、种菜，搞小作坊。钱不够，他首先把自己平时积攒的一些钱拿出来，同志们在他带动下，也主动往连里凑钱。就这样，他们买回了一对小猪娃、两只大瓦缸和几包菜种。连里把战士们编成几个组，有的喂猪，有的办小作坊，有的种菜。从此，刘顺清一有空就带上通讯员到处打猪草，回来后把草剁得碎碎的，拌上些粉渣，掺上刷锅水，把猪食煮熟，猪待别爱吃。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秋天，那对小猪娃长成了大猪，还下了一窝小猪崽。蔬菜也丰收了，西红柿、大白菜、窝瓜、萝卜等种类繁多。小作坊也办得挺红火，又做豆腐又做粉条，还能做醋做酱油。连队的伙食很快得到了改善，开荒生产的劲头也就更足了。战士们都很佩服自己的连长，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都夸奖他：“刘连长，真是有办法。”

由于全连同志的齐心努力，连队的副业生产越办越好。第二年，他们连养猪50多头。有一天，延安的开明绅士来南泥湾参观，看到他们连队猪圈里一群滚瓜溜圆的大肥猪，旁边还有一大群活蹦乱跳的小猪娃，把参观的人都看迷了。一个戴礼帽，穿长袍的绅士看着猪，皱皱眉，提出了意见：“八路军养这么多猪，该吃老百姓多少粮食呀！”刘顺清笑着说：“我们不要政府一粒粮，完全靠自己生产自给。”接着，他领着他们去看猪的饲料，参观连里的粉坊、菜地。那个绅士一看，猪吃的除了树叶、青草外，就是豆渣、粉渣，没有一点粮食，激动得紧紧握住刘顺清的手，感慨地说：“不简单，不

简单，八路军这种积极发展生产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这年的年底评比，刘顺清的连队生产和伙食都在全团获得第一名，团授予刘顺清“生产模范连连长”的光荣称号。

1943年，刘顺清调到教导营学习，同时兼任第1队3排排长。一到教导营，他就把连队开荒生产中的那股虎劲带来了。这时，教导营也正在开展生产运动。在动员大会上，上级规定每人一天开4分地。刘顺清立即站起来。大声说：“4分地算啥，我保证，一天挖8分！”会场上许多人的眼睛齐刷刷地朝他看来，心想你那小个子都行，我还不行？于是就有8个人一齐站起来响应着说“对，开8分，和刘排长比比！”开荒一开始，大家的心里就充满着火样的热情，班与班，排与排，都卷进了竞赛的浪潮。一连比了3天，刘顺清总是一马当先，别人挖8分，他挖1亩；别人挖1亩，他就挖1亩3分；别人挖2亩，他又挖了2亩2分。开荒结果，原定全队200亩的任务，完成了600亩。刘顺清又被选为劳动英雄了。当有人问他，“你那小小的个子，挖起地来为什么会那么勇呢？”他温和地回答：“没什么，我不过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就是了，这是谁都能做到的事。”

一天，教导营第一次去帮助老百姓开荒。群众以为军队开荒不如自己挖得好，又知道教导营的人都是“当官的”，以为不一定真的会挖地。经过再三解释，老百姓才给每个人指定了一块很小的地方。给刘顺清分配的那块地更小，他跟老乡要求换块大地，那老乡看看刘顺清的身材说：“还小，你能挖完就行了”。刘顺清没办法，心想：好，我挖给你看吧！不到半个小时，他就挖完了，而且连边边角角都挖得非常整齐。老乡们看了心服地说：“八路军不光打仗勇敢，挖起地来也在行。”

1943年10月，陕北南泥湾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英雄的359旅指战员，在这里举办了首届生产展览会。展览会的大门上，黄橙橙的玉米棒子组成的“首届展览”4个金色大字，格外醒目。两边的门框上，用高粱穗和谷穗缀成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8字对联，异常庄严，显示了八路军指战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的英雄气概和丰硕成果。人们刚一进门，就被展览室右侧墙上张贴的几十张劳动英雄的照片所吸引。在一张扛着大镢头的小青年照片前面围满了一群人，熟悉情况的人，在小声给大家讲述英雄的事迹。这就是特务团的模范连长刘顺清。他今年才21岁，虽看他年纪轻，个子小，开起荒来却像只小老虎。在一次全团连排干部开荒比赛中，他镢头举得不高，却非常有劲，刚一落地，马上又飞起来。计时员计算了他抡镢头最快时的速度，平均每秒种起落一镢头，是全垦区抡镢头最快的一个。他一天能连续开荒10多个小时，创造了一天挖地4亩1分5的全团最高纪录。讲话的人指了指照片上刘顺清扛着的镢头说：“就是这把大镢头，他用了几年，刀子都磨秃了。镢把上手握的地方，磨出了几道手指印痕，上面还留着血迹……”听到这里，在场的观众对刘顺清的事迹都由衷地赞叹起来，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全心全意为人民

1944年9月8日，延安枣园一片肃穆，中央警卫团和党中央机关的1000多人，为张思德举行了追悼大会。人们把精心采撷的鲜花、青松，扎成一个个庄重的花圈敬献在他遗体前。毛泽东同志亲笔书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

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还在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高度评价了张思德的高贵品质和模范事迹。毛泽东同志说：“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1916年3月，张思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六合场的一个贫农家庭。苦雨凄风，饥春寒冬，张思德过够了人间的苦日子。1933年的中秋，红四方面军第12师开到了六合场。给穷人撑腰的红军的到来，给代代受苦的穷人带来了希望。17岁的张思德强烈要求参加了红军。在残酷的斗争和艰苦的环境中，他机智勇敢，不怕困难多次完成任务，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有一次，张思德接受一项艰巨的任务：到汉中地区一个敌人盘踞的县城取一份重要情报。就在他拿到情报，准备出城时，敌人突然关闭了城门，全城戒严，不得已，他住进了一家客店。没想到天黑的时候，敌人又开始了大搜查，张思德躲进了客店外路旁的水沟里。不一会，敌人又在路上布置了许多流动哨，急促的脚步声就在头顶上响来响去。水沟只有半人多深，稍一挪动，就有被发现的危险。他想“怀里揣着的情报，关系着部队的战斗啊！我一个人暴露事小，影响了革命事大。无论如何，这情报一定要送回部队去！”张思德为了减小目标，索性仰面躺在水沟里，把那份重要的情报放在胸口上。水沟里，满是落叶、污水、垃圾，阵阵恶臭味令人作呕。积水浸透了张思德的棉衣，到了后半夜，衣服上结起了薄冰，但是他一动也不动，一直坚持到黎明。天快亮的时候，敌人的戒严撤除了，他趁着凌晨的雾气，混在人群里，出了城门，完成了任务。

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长征进入罕无人烟的水草地，风餐露宿，艰难跋涉。在这恶劣的环境中，部队断粮了。战士们把皮带煮着吃，首长命令把马杀了给伤员吃，但草地仍无边无际，饥饿严重地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命。为了战胜饥饿，走出草地，北上抗日，党支部向共产党员发出了带头“尝百草”的号召。共产党员们个个不顾个人安危，在神秘莫测的草地里一棵棵一口口试尝着杂草野菜，多名共产党员为使部队能吃上无毒的野菜，而自己中毒身亡。张思德在共产党员行动感染下，不顾自己的疲劳虚弱，积极投入了“尝百草”的行列。一天中午，部队经艰难跋涉来到了一片洼地上。洼地周围一片葱绿，水草野菜十分茂盛。部队刚刚停下，张思德就钻入草丛中四处寻找开了。他来到一个水塘边，只见池水乌绿，杂草葱翠，一种状似萝卜叶的阔叶野菜，一簇簇夹在野草中。他眼睛一亮，急忙上前，拽下一片叶子放进嘴里咀嚼着，一股甜丝丝的菜汁浸满了口，他拔了些留作样品，就又继续找开了。突然间，他眼前天旋地转，肠胃里一阵搅疼，大口大口的苦水便吐了出来。他挣扎着想移动脚步，但两手一扬，便昏倒在草丛中。战士们闻讯赶来，只见他脸色铁青，口吐白沫，急忙给他灌下备用的草药，他才从昏迷中渐渐醒来。他挣扎着报告了毒草的形状，部队立即通知了大家。

1936年冬，红军快要走出草地的时候，被葛曲大河挡住。寒气袭人，激流冰冷刺骨。张思德和几个水性好的同志站在河心深水处，直到护送完全营战士才过河上岸。正当他们拧干衣服，准备追赶队伍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呼救声。回头一看，一股白花花的冰水从上游直泻下来，把总部医院几个过河的女同志冲倒了。她们在漩涡里挣扎着，身边还背着沉重的药包。眼看几个女同志被冲向下游，在这危急关头，张思德猛地甩掉斗笠，放下枪，箭似地向下游奔去。另几个战士也跟着上来了。他们飞快地跑了一段路，纵身入水，像几根铁柱立在河心，拦住了被激流冲下来的女同志，然后把她们一个

个护送到岸上。渐渐地，张思德的手脚不听使唤了，牙齿也不住地磕打起来，右腿上早已发炎的伤口，泡在冰水里，剧痛钻心，但他坚持着一直护送完，等到上岸时，他已经冻得讲不出话来。这时，张思德看到一个昏迷过去的女同志，他顾不上自己烤火取暖，急忙取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盐巴，煮盐水，灌进那个女同志嘴里。女同志苏醒过来，想说几句感激的话。张思德赶忙指了指前方，鼓励说：“快到旱地啦！加把劲往前走吧，咱们陕北见！”说着，和同志们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

部队到达陕北后，组织上考虑到张思德多次负伤，身体虚弱，决定送他到云阳“荣誉军人学校”去治疗、休养。在“荣校”里，张思德看到伤病员多，护理员少，忙不过来，就主动帮助照顾伤病员。他每天扫院子、刷便盆，背伤员上厕所，把伤员换下来的衣服，悄悄拿到河边洗净、晒干。一次，一护理员到“荣校”外的小河里去洗东西，远远看见一个人高卷着裤筒，站在河里洗衣服。护理员一眼认出是张思德，赶忙奔过去批评他：“你病还没好怎么干这活啊！”张思德直起腰，抹把汗，看见护理员着急的样子，有些腼腆地笑了。护理员本想责备他几句，可是当她看到张思德的衬衣已经湿透，分不清哪是汗哪是水；看到河岸的木盆里，装满了洗净的衣服和被单时，想要说出口的话就被敬意的目光代替了。在“荣校”这段日子里，张思德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立志做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受到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赞扬。在“荣校”党组织教育下，张思德于1937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国共合作开始时，国民党每月发给战士每人一块大洋的津贴。有的同志领到后，买烟买酒，吃吃喝喝，不几天就花个精光。张思德却从不乱花一分钱，而是把津贴积攒起来用在正事上。那时，战士们的衣服破旧不堪，鞋袜常常露着脚趾。张思德有个小包袱，里面尽是一些碎布头，战士们把它叫做“百宝箱”。每到假日，张思德便用津贴到街上买一些碎布头和麻，来充实他的“百宝箱”。有的同志补衣服、补鞋，都到“百宝箱”里拿布头、找麻绳。有的同志的鞋破得补不成了，张思德就用布条和麻绳打一双送给他。就这样，他的一块大洋，自己舍不得花，却成了班里的“公积金”。

1938年春天，张思德被调到八路军某部警卫连，担任3班班长。7月的一天，3班突然接到上级的紧急命令：全副武装，乘车将一批重要的抗战物资护送到延安。一个由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出发了。当行进到黄陵的山区时，山陡路窄，颠簸不停。后半晌，当头一辆车刚刚开到半山腰时，下起了瓢泼大雨。云雾、骤雨翻搅着，整个黄土高原都被吞没了。车子停了下来。那些雇来的国民党司机，把车子乱七八糟地搁满山坡，披上雨衣找客店去了。张思德把大家叫到一起开了碰头会，并分派每一个同志守住一辆车，自己顶风冒雨，在泥泞的盘山公路上，前后巡查起来，看看物资盖好没有，漏不漏雨；问问战士有没有情况，身体能否坚持得住。夜里，雨一阵大似一阵。从坡下到坡上，雨打得睁不开眼；从坡上到坡下，路滑得站不住脚。每巡查两个来回，就叫醒休息的战士，和警戒的同志换换。他自己却没有停留过片刻。渐渐地，张思德感到右脚的旧伤又开始作疼，猛地，一个磕绊跌倒了，膝盖擦破，脚趾碰在石头上，渗出了血，但他好像根本没有觉察到。他只有一个想法：“这是党中央急需的抗战物资！决不能出半点差错！”为了保护这批急需物资，张思德在大雨中整整巡查了一夜。

1940年春，张思德被分配到军委警卫营，担任通信班长。当时条件艰苦，

送信没有交通工具，甚至连雨衣、雨布都没有，全靠战士两条腿。在通信工作中，张思德一向拣重担挑，不折不扣地坚决完成任务。一天傍晚，营首长突然命令张思德，立即派人把一封急件送到延安总参谋部作战室。张思德送信刚回来，这次该别的同志去了。但他考虑到任务紧急，道路复杂，又想到大家刚刚结束了一天的训练，决定自己去送。于是，他背起步枪，扎紧绑腿，踏上了通往延安的大路。快到延安东关外飞机场时，雷鸣电闪，突然下起了大雨，浇得他睁不开眼，透不过气。他暗暗下定决心：“决不能让雨水打湿了文件！”他竭力用手按着衣兜，弯着腰，侧着身子，遮挡着斜射而来的雨水。天渐渐黑了下来，雨偏偏越下越大。张思德急切地想着：这是作战急件，不能耽搁。可是还有十多里路，如果冒雨跑去，会淋湿文件，字迹模糊了，首长看不清，岂不误了大事！而身上衣服都已淋湿。他急中生智，忽然想起脚上穿的是纳绑布鞋，一时半会儿透不进水去，脱下鞋一摸，还没有湿透，于是他将信件装到里面，然后，两只鞋对口一扣，往腋下一夹，深一脚，浅一脚向前跑去。当首长接到一点没湿的信，看到张思德满身往下流的雨水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了，通信员同志。”

1940年7月，张思德奉命带领一个班去延安土黄沟的深山里烧木炭，以解决中央机关的冬季取暖问题。烧炭是很重的活儿，需经过砍伐、打窑、烧窑、出炭、捆扎、背运等数道繁重的工序。在紧张的劳动中，张思德总是走在前、干在前，别人一天最多能伐树18棵，他却总是伐到20余棵；背炭时，别人一次背一包，他却是一次背两包；运树活重，他总是拣最粗的扛。出炭是紧张的活，窑里温度特别高，出慢一点，整窑炭就会着火。张思德都是抢先钻进去，以惊人的速度抱起木炭往外递。炭上有火星，他不怕烫；干烟扑嗓子，他不怕呛；汗水迷住眼睛，他也顾不上抹一把。当他出来时，满身漆黑，衣服全被汗水浸透了。同志们都心疼自己的班长，可他却乐呵呵地说：“出窑也跟消灭敌人一样，动作要快，分秒必争。我们这不是又打了一个漂亮仗吗！”张思德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给了同志们很大的鼓舞，全班按时圆满地完成了烧炭任务。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日寇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国民党乘机经济封锁，陕甘宁等边区与外界的联系隔绝了，给养中断了，生活陷入了困境。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我边区军民没有屈服，决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年深秋，浩浩荡荡的生产大军组成了。张思德和通信班一起，随队到南泥湾开荒生产。到南泥湾的第二天，天还不亮，张思德就领着全班点起火堆，借着火光，在山坡上加班开起荒来。荒地里，遍布着树根和狼牙刺，因为看不清，有时镢头嵌进墩子里，好长时间拔不出。有时刨到大石头上，胳膊、手震得发麻。刨着刨着，张思德忽然感到右手背又热又痛，来到火堆跟前一看，一道一寸多长的口子正在流血。他从一只破绑腿上撕条布，往手上缠两下，抄起镢头，又接着刨下去。一直干到天亮，同志们才发现张思德手背上划开了长长的一道口子，鲜血直流。大家看着张思德，激动地说：“班长，手伤成这样，也不吭一声，你是在拚命啊！”张思德说：“没啥，革命哪有不流血的？我们开荒生产，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这也是干革命，不流点汗，不流点血，怎么能干好呢？”

1944年春，中央机关和枣园警卫人员又组织一个小分队，到离延安70多里的安塞发展生产。张思德第一个报名并担任了副队长。8月下旬，天气增加了凉意。为了保证部队和中央首长冬季取暖，张思德和队长商量后，决

定临时组织个突击队，进石峡峪赶挖几个新的炭窑。9月5日，一场雨过后，大地被淋得湿漉漉的。吃过早饭，张思德率领一班人开到了深山密林中。在选定的地点，张思德把8人分成3组分开作业。他和战士小白一组，两人干得特别欢。窑越来越深了，但是里面还是不能直起腰来。张思德钻在里边，猫着腰，累得满头大汗。留在外面清土的小白蹲在洞口不住朝里面喊：“队长，出来歇歇，让我进去干会儿吧！”等到窑内能容纳下两个人，他才同意小白进去。快到中午时分，炭窑将要挖成的时候，突然，窑顶上“啪啪”掉下几片碎土。“快出去，有危险！”张思德发现有情况，大喊一声一把将小白推出窑口。就在这时，只听“轰隆”一声，由于山坡土质松散，2米多厚的窑顶坍塌下来！小白在窑口被压住半截身子，张思德被埋在了里边。小白焦急地大声呼喊，同志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拚命地从塌方中挖出了他们。小白脱险了，张思德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张思德同志仅活了29岁。29年的生命里程，对他说来固然是短暂的。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光照寰宇，永放光芒。

身先士卒排头兵

1947年2月13日，胶东军区政治部主办的《前线报》，用大版篇幅记述了抗日英雄王道廉的感人经历和事迹：王道廉是山东文登县人，1938年5月入伍，1939年10月入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处长，身经数十次战斗，6次负伤。1946年10月在攻打太祗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4岁。他生平有许多英雄模范事迹，“常在战斗的关键时刻身先士卒，转危为安，是我军智勇兼备的优秀指挥员。”

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日本侵略者为了维系他们在山东的侵略成果，到处修炮楼，筑碉堡，接连不断地发动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为了粉碎日伪的“扫荡”，我胶东八路军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拉锯战。王道廉所在的8连，在与日伪的辗转作战中，多次炸炮楼、拔据点，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土山日伪据点，是敌人经营多年的一个顽固堡垒，据点四周砌起了高高的围墙，墙外是一片荒芜的农地，凡是映入据点视线的任何人，他们都能开枪射击，戒备十分森严。八路军几次攻打，都未能把它拿掉。为了扫清反“扫荡”的障碍，我军定下决心，拔掉这颗钉子。

王道廉受领任务后，率领一个排隐蔽地摸近该据点，他第一个翻过围墙，带领战士们迅速朝敌人的宿舍扑去。他边冲边对战士喊道：“一班解决东屋的敌人，二班解决西屋的敌人，三班跟我上炮楼。”说罢就朝炮楼冲去。突然，炮楼上射出一阵雨点般的子弹，战士们紧贴炮楼墙根不能动弹。院子里的鬼子和伪军一看，趁机从门口窜出来。在这危急关头，王道廉和战士们甩出一排手榴弹，炸得刚刚出屋的敌人东倒西歪。院子的敌人暂时被打得缩回了头，但炮楼上的机枪还在不停地叫着。王道廉意识到，敌人居高临下，战士们不便隐蔽，如不尽快解决炮楼上的敌人，炮楼下的战士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想到这些，他果断地命令道：“跟我上！”正在这时，敌人扔下一颗手榴弹在王道廉和几个战士中间冒着白烟，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王道廉一个箭步冲过去，把手榴弹掷回了炮楼，随着一声爆炸，他率领战士冲上了炮楼。炮楼下，战士们利用火力掩护，用手榴弹把躲在屋内的敌人全部报销。

当敌人大队人马赶来救援的时候，王道廉带着战士早已撤离，留下的只是敌人的 18 具尸体。

1942 年夏的一个晚上，连长王道廉率领全连向我南海军分区所在地卓泥沟进发，去保卫军分区机关转移，以避免日为军的所谓“拉网战”。此时，伪军第 12 师的 1 团和 3 团也向着卓泥沟开来，妄想在“拉网战”之前把我军分区机关吃掉。在离卓泥沟还有 10 来里路的一个山崖旁，8 连与敌 1 团的先头部队撞上。王道廉指挥部队先敌开火，把敌人压在山崖的后面。这一接火，惊醒了敌人偷袭南海军分区的美梦，他们立即实施猛攻。面对敌人疯狂的反扑，王道廉明白了敌人的企图，他命令 1 班抢占有利地形阻击敌人，自己带着全连急速向卓泥沟挺进。当王道廉率领部队从卓泥沟的东头进村时，敌 3 团的先头部队已经从西头进村了。情况万分危急！虽然时间容不得王道廉仔细地分析，但凭着他在战火中练就的大智大勇，果断地作出了处置：“1 排护送军分区首长从村南转移；2 排留下堵住村东；3 排跟我到村西。注意！我们的任务不是和敌人硬拼，而是把敌人牵走！”随后，王道廉带着 3 排直扑村西，在军分区指挥部的西侧，遇到了分区警卫连的部分战士正在阻击突入村内的敌人。王道廉想，这里离军分区机关太近，稍有失利，就会给军分区机关造成威胁，必须先把敌人赶出村子。想到这些，他带领战士们发起冲锋，以排山倒海之势，把敌人赶出了村子。当军分区机关撤往村南以后，王道廉指挥部队且战且退。这时，扼守在村东的 2 排，已被敌人逼到村中。敌人以为我南海军分区已被包围，一个个亡命徒似地往里冲。当敌人以为发起冲击就可以大功告成时，王道廉指挥部队朝村北突围，突围以后一枪不还，一个劲地奔跑起来。愚蠢的敌人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尾追着 8 连。为了使敌人上钩，王道廉时而指挥部队打一下阻击，时而指挥部队撒腿猛跑，地形有利就打，地形不利就跑，打打跑跑，跑跑打打，紧紧地牵住了敌人的牛鼻子。弄得敌人欲追不能，欲舍不忍，精疲力竭，疲于奔命。敌人妄想吃掉我军分区机关的企图终于破产。

1944 年秋，王道廉率全连护送一批抗日骨干到胶东军区学习，一路上他们昼夜兼程，绕过敌人的据点，突破敌人的封锁，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连续 5 天的战斗、行军，战士们极度疲劳。返回途中，王道廉安排部队在于家寨子宿营。是夜月暗星稀，大地沉沉。王道廉反而睡不着，一种指挥员的责任感驱使他来至哨兵身边查问：“有没有什么情况？”哨兵回答：“没有，只是村长来过。”“村长？”王道廉有些蹊跷：“部队晚上宿营就是村长给安排住户的，战士们都睡觉了他又来干什么？”哨兵讲：“他说来看看大家，听说都睡了，就走了。”王道廉又追问一句：“村长是个什么模样的人？”“大高个，挺胖。”王道廉一听，不禁一惊，村长是个矮老头，怎么会跑出个大高个来呢？想到这些，他命令哨兵通知全连，立即起床撤退。但，已经晚了，这时，伪军的 8 个连，加上鬼子的一个排，在副团长赵东海的指挥下，已经紧紧地将于家寨子围住了。王道廉清醒地意识到，离天亮只有个把小时，敌人的企图是把我军围困到天亮，依仗人多的优势，把我军吃掉。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利用黎明前的黑暗，集中兵力攻打敌人的指挥部，把敌人打乱，尔后再寻机突围。他悄悄地把全连集中起来，简单地讲明了意图，然后突然向赵东海的指挥部发起了冲击。第一梯队是机枪、步枪织成的火网；第二梯队是手榴弹合成的轰鸣。这猛虎下山的气势，一下子就把敌人的指挥部打瘫了，敌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围在村子四周的敌人，一看赵东海带头逃跑，

早已无心恋战，再加上王道廉率领战士们勇猛冲杀，他们就像树倒猢狲散一样，逃之夭夭。这次战斗，敌人丢下了 100 多具尸体。

冲锋陷阵见忠勇

在抗日战争的后期，一位英雄的事迹被谱成歌曲，在胶东军民中到处传唱，歌中唱道：“战斗英雄任常伦，他是黄县孙胡人，19 岁参加八路军。打仗像猛虎，冲锋打头阵，为人民牺牲也甘心。”

1938 年，日寇的铁蹄踏进了胶东半岛，在离任常伦的村庄不远的石良集，鬼子在那里建立了据点，三天两头出来烧杀抢掠。面对敌人的暴行，16 岁的任常伦气愤极了，他毅然参加了民兵自卫团，决心“狠狠揍那些鬼子兵！”机会终于来了，一天，石良集正逢集市。任常伦等 3 个民兵装扮成赶集的来到了石良集村边，任常伦担任警戒，另两个民兵进街去找鬼子。工夫不大，只见他俩架着一个鬼子从街里走来。任常伦让他们先走，他观察一下再撤。正当他机警地注视着周围的情况时，只见熙熙攘攘的街里出现了 10 来个端着枪的日本兵。糟糕！敌人追来了。任常伦急中生智。立即朝人群大声喊道：“乡亲们！快躲一躲，八路军来打鬼子啦！”接着，往前边空地里投了一颗手榴弹。顿时，街上乱了，眨眼工夫，街道上便挤成了人疙瘩，乱哄哄挡住了鬼子的去路，急得鬼子们端着刺刀在人群中哇啦哇啦地狂叫着。鬼子不甘休，他们见捉走了自己的人，又调集了 100 多人，追赶而来，这一下正合任常伦他们的心意。因为他们在大道上埋好地雷后，正隐蔽在大道两边的小山上，等着看地雷在鬼子身上开花呢！鬼子的队伍开过来了，眼看就要进雷区时，突然停了下来。一个骑马的鬼子朝左右望了望，便指挥队伍绕到雷区一侧的小路上。任常伦着急了，“我去把鬼子赶过来！”任常伦拍了拍怀里抱着的两颗地雷，对同伙说道。他选了条捷径，一阵小跑，绕到鬼子队伍前头，迅速埋好了两颗地雷。鬼子的队伍正走着，“轰隆”一声，那个骑马的鬼子踩上了地雷。马炸倒了，马上的鬼子被摔到了路边。他挣扎着爬起来，正要指挥他的队伍继续前进，突然又是一声巨响，前面两个开路的鬼子在慌乱中又踩响了一颗地雷。这一来，他们不敢再往前走了，调转方向，上了大路。就这样，鬼子的大队人马被任常伦他们像赶牛群一样赶进了地雷阵，炸得人仰马翻。

1940 年秋，任常伦正式参加了八路军。1941 年 7 月 26 日，任常伦所在的 5 连 1 排，奉命攻打发城最大的一个碉堡。部队分成砍鹿砦组、架梯组和爬梯组，对碉堡分路强攻。任常伦自告奋勇参加了砍鹿砦组。砍鹿砦组的任务是艰巨的，要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首先冲上去把鹿砦砍开。要硬攻，又没硬攻的武器，他们便用破桌子盖上湿被子当武器，人钻在桌子底下，顶着桌子，冒着枪弹向前突击。就这样，他们硬是将敌人的鹿砦砍开了一道缺口。随后，指导员带着架梯组和爬梯组冲上来，任常伦又立即跟了上去。这时，敌人机枪拼命扫射，也没能阻挡住八路军的冲击，眼看就要冲到碉堡下面，敌人拼命地往下甩手榴弹，在“轰轰”的爆炸声中，战士们顽强地把梯子靠在碉堡上。谁知梯子刚刚靠好，就被碉堡里的敌人推得扣倒下来，摔成了两截，两个战士负了伤，任常伦也被一块弹片打中肩头。部队只好撤了下来。架梯攻击难以成功。于是，部队改变了主意：用火烧！“我去点火！”任常伦对指导员请求着。“你挂彩了，不能去！”“擦破点肉皮，不碍事儿！”

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任常伦冲到碉堡下面，他先把几捆柴草靠在碉堡的门口。泼上一瓶煤油，立即划着火柴。顿时大火腾腾升起。他接着把几捆柴草都扔进火里后，便一蹦三蹿地撤了回来。但是，碉堡厚厚的砖墙隔绝了火焰的燃烧，燃烧的柴草没有把碉堡烧着，只是烧毁了底层的一个小木门。敌人退到2层上继续顽抗。时间不允许再拖下去，必须尽快攻下碉堡。这时，全排只剩下任常伦等9个人，而且全都负了伤。但他们一致表示：拿不下碉堡决不罢休！再次发起了强攻。9位战士又将梯子靠上了碉堡。此时，敌人的弹药不多了，就把砖头和开水，从碉堡上倾泻下来。任常伦冒着砖石瓦块和滚烫的开水，忍着伤口的疼痛，攀梯接近了碉堡的枪眼。这时，一块砖头突然砸在他的头顶，他感到天旋地转，险些摔了下来。他两手牢牢抓住梯子，忍着剧痛，顽强支持着。当他把捆好的手榴弹，塞进枪眼后，便一头栽下来，昏迷了过去。手榴弹在碉堡里爆炸了，“轰隆”的巨响几乎要把碉堡震倒，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战士们趁机从底层小门猛冲进去，一举攻下了这个坚固的堡垒。

1944年11月14日，团里得到情报：鬼子大岛部队约600余人，沿烟青公路南下莱阳。团领导决定坚决围歼这股敌人，把命令立即下达到各营各连。战士们即刻全副武装，一路跑步前进，抢占了烟青公路旁边的长沙堡西山，迅速布下了“口袋阵”。排长任常伦带领9班13名战士，在阵地前沿的一个小高地严密注视着前面的公路。鬼子大岛的部队，凭借着武器优良，弹药充足，认定八路军不敢打他们，所以耀武扬威地开过来了。中间是骑马挎刀的指挥官，后面是一些拉着粮食弹药的车辆，步步进入了八路军布下的“口袋”里。正面3营的阵地首先打响了。手榴弹犹如从天而降，给了敌人当头一棒。鬼子顿时慌了手脚，急忙向南突击。不料南面的火力更猛。这一下，鬼子完全乱了阵脚，人喊马叫，四处乱撞。鬼子指挥官挥刀狂喊，拼命收拢，才把吓慌的鬼子兵集中到一起，重新组织反扑，企图突围。这时，一大批鬼子朝小高地扑上来，任常伦注视着牛群似的鬼子兵，小声向战友们说：“隐蔽好，先不要打，听我的命令！”50米、40米、30米，鬼子越来越近了。突然，任常伦大吼一声：“打！”甩出了一颗手榴弹。顿时高地上枪声大作，战士们把事先摆在面前的手榴弹，一个连一个地甩出去。鬼子被打退了。阵地前面，留下了横七竖八的鬼子尸体。敌人并不因此罢休，小钢炮朝着高地猛烈轰击，以成倍的兵力冲上了半山腰。战士们又把一排手榴弹甩下去，前面的敌人倒下了一片，后面的敌人又紧接着拥上来，任常伦命令机枪手对准敌人一阵猛扫，鬼子的冲锋又一次被打退了。这时，连部传来了命令，要他们务必守住阵地，坚持到全团发起总攻的时刻。任常伦对通讯员说：“请转告连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只要9班在，小高地就丢不了！”此时，他们的弹药快用完了，手榴弹只剩下几颗，急需补充。于是，利用战斗间隙，任常伦就带领战士从敌人尸体上搜集弹药。敌人的第3次冲锋开始了。战士们把从敌人尸体上取来的弹药，全部“还”给敌人以后，还是没有打退敌人的进攻。怎么办？鬼子就要进入我方阵地了，情况十分紧急。猛然间，任常伦端着闪闪发光的刺刀冲进了敌群。一个突刺，捅倒了迎面上来的一个鬼子，没等他把刺刀拔出来，又有两个鬼子向他扑来。他手疾眼快，在拔刀的同时一闪身，冲来的鬼子用劲过猛，一下扑空栽倒了。任常伦飞起一脚，将他踢下土坡，急转身把刺刀刺进另一个鬼子的胸膛。战士们个个如同猛虎，左冲右杀，阵地上的刀枪撞击声和喊杀声响彻一片。激烈的拼杀，一直持续到太

阳落山。我军的增援上来了，就在此刻，当任常伦刺死第5个鬼子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了他的头部。任常伦同志光荣地牺牲了。

机智勇敢带兵人

在1945年解放济阳的战斗结束后，山东军区追认李志业烈士为“特级战斗英雄”。

1940年夏天，16岁的李志业告别母亲和身患重病的哥哥，参加了八路军。刚来到部队，领导见他年纪轻、能吃苦、又机灵，就把他留在身边当了警卫员。但是，李志业看到连队的同志成日里直接和鬼子汉奸真刀实枪地干，非常眼馋。为此，他经常恳求领导放他下连队。1943年秋，李志业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被派到1营2连当了班长。接连几次战斗，他都打得呱呱叫，很快被提升为3排排长。

1944年8月的一天晚上，李志业所在的营奉命开往80里外的道旭据点，突袭那里的日伪军。行进中，李志业考虑最多的是在即将进行的战斗中，如何带领全排再立新功，为全营争光。他心里清楚，连日打仗，部队减员较大，新战士较多，如何带领他们在战争中学会打仗，至关重要。忽然间，身旁响起细小的耳语：“排长……”李志业一看是迟吉福。这个新战士，入伍还没几天，可他人很勇敢，肯动脑子，上进心特强。他现在要说什么呢？李志业正待问，小迟却先自说开了：“我有个请求，排长，大家都说你会打仗，这回把我带上，让我也学习学习嘛！”弦外之音，他是预先打招呼，要求接受重要任务。这小家伙，还真会瞅机会哩！李志业心上一喜，随口答道：“打仗要靠勇敢和灵活，多打几仗，就会了！”跟在后面的新战士王玉祥耳朵尖，便也急忙凑上来说：“排长，咱打仗不怕死，就是摸不上门道。这回有特殊任务可得带上俺，让俺学两手杀敌本领。”李志业拍打着王玉祥的肩膀，劝他别着急，仗是有的打，只要用心，本领就会提高。战士们高昂的士气，对李志业激励很大。作为一排之长，他下决心一定要带领他们去打胜仗。

天亮之前，部队终于赶到道旭。战斗，便即刻打响了。按部署，李志业的排负责突击。在组织突击队时，李志业真的把迟吉福、王玉祥接纳了进来。在壕堑里待命时，李志业还一再叮嘱这两位新战士：“你们俩要沉着，动作要快，看着我怎么行动。”随即，冲锋号吹响了，李志业和突击队闪电般地跃了上去。此时，敌人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封锁住了突破口。冲到缺口上的突击队员，有的中弹牺牲了，有的退到墙外的壕沟里。只有李志业和迟吉福、王玉祥没退下来，3人连翻带滚进了突破口，紧贴圩墙，转到了北面。李志业喊了声“打！”3颗手榴弹一齐投向敌人，炸得鬼子哇啦哇啦直叫唤。敌人不知虚实，只是盲目地乱打枪，紧守住突破口。这时，李志业拿定主意，利用敌人懵懂不清的时机，上到圩墙上，近战歼敌。说话间，他已率先攀住圩墙，往上爬了起来。圩墙又高又陡，溜滑难攀。3人费了好大的劲，总算爬了上去。李志业看到，我军突击队正猛烈地发动攻击，但接连3次都被敌人的火力压了回去，他为战友们在流血而焦急。忽地，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升起：何不趁此绕到西北角去打敌人，来个调虎离山计，出奇制胜呢？主意一定，李志业就向迟吉福、王玉祥说一声，拽起两人就跑，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正面溜到圩墙西北，3支枪一齐开火，一面还喊“冲呀！杀呀！”敌人一下子全懵了，还以为八路军从后门进了城。李志业见敌人一片混乱，

索性放开嗓门，大声喊话：“投降吧，你们全被包围了！”这一着真灵，惶恐的敌人连忙将全部火力转向李志业他们，而放松了正面的守卫。突破口的威胁得以解除，我们的突击队不失时机，冲杀进据点，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歼灭全部守敌。

济阳地处济南市的东北角，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为迎接对日军的全面反攻，彻底孤立、包围以至最后夺取济南，在1925年大反攻前我军作出了攻占济阳的决定。济阳城，共有三四千名守敌。战斗打响了，我军很快扫清了敌人外围，继而打下了南、北、西三关。然而，敌人居高临下，据势固守，双方一时形成僵局。这时，李志业所在的营由牵制改为主攻，拉到了前沿阵地。爆破组的战士，一鼓作气炸开了城东门。李志业率突击队冲上去全歼了守敌。他兴奋地站在城门楼上，俯视着城内慌乱的敌兵，察看到北侧的一个院落敌人火力极猛，就当机立断，令9班长和8名战士在此坚守，自己和其余战士去消灭那里的敌人。与此同时，营长也带领1排人冲上来，占领了南边的一个院落。两支队伍汇合一处，一阵猛打，连续攻占了敌人北侧、西北侧的两个院落。

敌人恐慌不安，用炮火封锁住我后继部队，同时组织1000多人，以炮火、重机枪掩护，三面合围，向李志业他们压来，妄图一口吞掉我军的突击队。一时间，枪炮齐鸣，一片火海。李志业指挥着3班迎击冲上来的敌人，一阵手榴弹和雨点般的子弹，把敌人压了下去。可是，子弹打光了，怎么办？李志业灵机一动，令其他人在此坚守，他和3班长爬到敌人的尸体上一阵搜寻，找到3支步枪、1支手枪、1挺轻机枪和400多发子弹。随即，他重新组织了火力，安排好街口的阻击班，就去西院找营长。没想到，营长的处境更糟，我军伤亡大，弹药已光，南院已被敌人占领，敌人还在发动进攻，这西院看样子也难保住了。看到这种情况，李志业恳求地对营长说：“营长，我们得马上把南院夺回来，不然，我们的地盘越来越小，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营长着急地说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子弹，子弹哪里有呀！”“找敌人的弹药库！”李志业转身就跑了出去，抓到一名俘虏。从审问中，得知前面第3个院子便是敌人的弹药库。李志业立即率领3名战士，携带着个包炸药，穿墙越屋，向弹药库杀去。守护弹药库的敌人有3个火力点，3处的敌人同时发现李志业他们，机、步枪一齐向他们开火。细心的李志业发现，敌人两边的火力点位置较高，中间的一个较低，离他们较近，打得也最猛。于是，李志业令一个战士去吸引敌方火力，令另一个战士负责消灭敌人两边的火力点，他自己手提炸药包敏捷地向中间那个火力点冲击。敌人疯狂地阻挡他接近，子弹在李志业身边吱吱飞过。李志业时而卧倒，时而跃起，奋不顾身地靠近敌火力。他“嗖”地蹿上了房顶，将一包炸药猛塞了进去，随着一声轰响，机枪变哑了。随后他又用另一包炸药炸塌了房子。就这样，他们占领了弹药库，获得了弹药。充实了子弹后，李志业带领战士，一阵猛攻，不仅拿回了南院和西院，还占领了北边的另一处院子。中午，敌人派出9架飞机，对我突击队占领的阵地疯狂地进行轰炸。随后，敌人的几十挺轻重机枪，掩护着大群的队伍，乱轰轰地硬往上攻。营长和李志业指挥战士们打出成排手榴弹，奋勇阻挡来犯之敌。敌人仗着火力的优势，人数众多，一排一排地直往上拥，前面的倒下，后面的又补上，终于又攻占了两所院落。我突击队的地盘越来越小，到最后，只剩下南北两院和一所城楼尚能控制着。在这危急时刻，营长和李志业鼓励大家：“增援部队很快就会来了，我们要人在阵地在，

坚决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大家深受鼓舞，齐声呼喊：“坚决消灭敌人！”李志业见军心大振，就率领十几位战士，分兵把口，誓和顽敌决一死战。突然，机枪手李文达身负重伤，被压在东西大街的敌人，就又抬起头来向我方猛烈扫射，反将我增援西院的几位战士围困在街心处。在这危急时刻，李志业抱住机枪跳上房顶，对准敌人的机枪就是一阵猛扫，杀死了敌人的射手，把敌人打了个落花流水。敌人明白了威胁之所在，于是组织火力，集中向李志业射击，一粒子弹穿过了李志业的胸膛，他倒下了。阵地上，“为排长报仇”的怒吼声响成一片。人人士气倍增，个个拼死冲杀，一直战斗到援军赶来，全歼了敌人，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济阳城楼。

“打起仗来不要命”

1940年，17岁的杨小根光荣地参加了八路军。在随后4年多的战斗考验中，他冲锋在前，勇敢顽强，先后俘虏过6名伪军，缴获了3挺机枪、6支步枪。1944年8月，他被冀中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杨小根入伍后，经过1个多月的紧张训练，被分到晋察冀军区警备旅2团3营9连9班当战士。不久，部队开到正太铁路南侧，承担切断敌人晋冀交通要道的任务。一天，杨小根接受任务，和另一位战士去把守一个山头。两个人气喘吁吁，刚爬上山头，就见20多个敌人向我军阵地走来。杨小根当机立断，叫伙伴去报告情况，自己在此狙击敌人。敌兵见行动受阻，就气势汹汹地向他开枪射击。杨小根毫无惧色，坚守阵地，与敌人对打了10多分钟，一直坚持到我援军赶来。

一天，连里派9班袭击铁路旁山头上的敌据点。趁黑夜，他们悄悄地出发了。来到山脚下，杨小根独自偷偷地绕到敌人背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敌人的据点旁，扔进两颗手榴弹，随着“轰、轰”的两声巨响，把敌人炸得措手不及，战友们趁势冲上山顶，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很快就攻克了敌人的据点。

在反“扫荡”中，优秀共产党员、联合县的模范县长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中共赵元宁联合县委做出决定，号召全区人民积极寻找战机，痛击敌人，为牺牲的县长报仇。杨小根所在的44区队第1大队，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待机打击敌人。机会终于来了。5月18日那天，住在西村的2小队刚刚起床。村外的枪声就响起来了。原来，100多个敌人将村子包围了。敌众我寡，不能恋战。2小队的战士拼命厮杀，突出重围。不料，冲出村子后，东面又追出一股敌人，西面也冲出一股敌人挡住了去路。一时间，枪声阵阵，炮声隆隆，300多名敌兵把2小队团团围在当中。战士们凭借有利地形地物抵抗，一直坚守到下午4点多钟。眼看天色将晚，为突围脱险提供了有利时机，杨小根便代表他们班请求担任冲锋组，为全队打开突围的缺口。队长批准了他的请求，突围的号令一下，杨小根就带领全班冲在前头开路。他们勇猛地攻击，把敌人打得四处溃逃。有两个伪军当场被活捉。小队突出重围会，向四封村转移。这时，杨小根隐隐约约地发现前面有3个敌人，肩上都扛着件东西。对武器有着特殊爱好的杨小根，擦眼细看，原来是一挺乌黑发亮的机枪，便快步追了上去。敌人像是已经发觉，一味地往前跑。就这样，一前一后，你逃我赶，一直跑出村北3里多路。追着追着，3个敌人突然钻进了路旁的坟地里，架起枪朝杨小根开起火来。杨小根闪身躲到一个土堆后面，先喝令

缴枪，接着举枪还击，吓得敌人连喊：“我们缴枪！”当杨小根正欲起身时，敌人又开了枪，杨小根只好蹲下身。这时，另一个战士正好赶来，杨小根要了个手榴弹，一拉弦作出个投弹姿势，同时高喊：“缴不缴枪？不缴我可要扔啦！”敌人乞求着：“缴了枪你可留我们条命啊！”杨小根警觉地命令他们后转身，脸冲北站着，然后，跑过去抱起了机枪。

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人 20 多名。胜利的消息一传开，全县人民无不拍手叫好，赞扬子弟兵打得好，给县长报了仇。

11 月 24 日拂晓，驻在马刀寺的第 1 大队，又被百余名敌军包围。反包围战开始后，杨小根的第 6 班又成为突击组。敌人的火力异常猛烈，两次冲击才突围出去。这时，一个扛机枪的敌人被 6 班战士咬上了。杨小根和排长在一侧作掩护，开枪打死了敌人，火力策应我两名战士将机枪夺到了手。正当这两名战士扛枪返回阵地时，却被赶来的鬼子打倒。鬼子唧哩哇啦地叫着，争着去抢机枪。在这紧急关头，只见杨小根冒着敌人的子弹，拼命冲了上去，抢回了机枪。战后，同志们赞扬杨小根：“他打起仗来不要命！”

1944 年 7 月的一个上午，70 多名伪军由河渠据点出发去赵村抢粮。正在赵村的 1 大队决定吃掉这股敌人。按照部署，我分兵两路：一路仍留赵村，一路去据点打伏击。敌人果然落入我设下的圈套。他们在赵村挨打后，掉头往回撤，快到据点时，被杨小根他们拦腰截住。敌人猝不及防，不战自溃，但坟丘后面有 3 个敌人死活不肯投降，他们用机枪不停地向我扫射。杨小根想冲上去收拾他们，却被敌人的疯狂火力拦阻在 50 米外。正在他心急如焚之际，不知从哪儿飞来一颗炮弹在坟前爆炸了。杨小根眼疾手快，借浓烟掩护，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去，敌人机枪手东张西望还未看清目标在哪儿，杨小根已出现在他面前，机枪手弃枪抵抗，被杨小根当场击毙。这时，我后续同志及时赶来，一起消灭了敌人。杨小根又缴获了一挺机枪。

英雄团长陈冬尧

1945 年夏，一位身先士卒的带兵人牺牲在南下的战场上。面对着他的遗体，司令员代表大家，庄严地向他告别：“冬尧同志，你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而我们，将永远活在你的事业中。”

1910 年，陈冬尧出生在湖南省茶陵县的一个穷苦家庭，十几岁的他便给地主当了放牛娃。1927 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开展武装斗争，茶陵县也建立了革命游击队，17 岁的陈冬尧就在那个时候参加了革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由于陈冬尧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屡立战功，逐渐地由班长、排长、指导员升任为营政委、团政委。1937 年“七·七”事变后，陈冬尧所在的红六军团改编为八路军 359 旅。9 月间，担任 718 团团长的陈冬尧率部东渡黄河，开进晋西北地区，开展抗日斗争。此时，日寇正沿同蒲铁路南下，阎锡山的军队节节败退。为了牵制日寇南进，陈冬尧接到上级寻机歼灭敌人的命令。一天早上，团部正召开军事会议。团的领导和各营干部围坐在一张桌旁，讨论是否继续设伏的问题。陈团长一只脚踩在凳子上，手在地图上指划着说：“同志们，在这几座山头上，我们两个新兵营整整伏了两天两夜，还不见动静。天冷，又打不上仗，大家不耐烦了。但是……”话还没说完，译电员送来了电报，陈团长接过一看，不禁拍桌子叫好：“好消息！7 团打了胜仗，全歼据守平庄站的敌人。”他把电报给大家读了一

遍，又接着讲：“敌人发现我们对同蒲路北段的攻击，为了确保交通运输，肯定要来赶开我们的，敌人不会不出来！”这时，作战参谋进来报告：鬼子一个中队，拂晓前由原平乘车向崞县开进，快到田家庄时，就下车搜索前进了，3营正在监视敌人。团长一听，敌人上钩了，马上下令：“出发！揍鬼子去！”他背上望远镜，跨上马就飞跑起来。政治处李主任、刘参谋，还有几个人跟着他来到一个小山上。从这里可以看到3营的一个连已经和敌人打响了。“打得正好，把敌人抓住不放！”陈团长胸有成竹地说着，回头命令刘参谋：“去告诉3营，再加一个连上去。”刘参谋轻轻提醒团长：“他们没有多少枪。”“上去，上去！新兵靠战斗锻炼，没有枪，到敌人手里去夺！”刘参谋正要走，李主任把他叫住说：“我去3营，你跟着团长在这里。”陈团长又说：“那好，刘仁你去2营，叫他们抄敌人的屁股，让8连从定凤庄南面一直插到忻崞公路上，把敌人尾巴斩断！完不成任务，不要回来！”团长知道8连是个老连队，连长是条猛汉，这样的任务，最合他的胃口了。说着，团长又把指挥阵地前移到离3营只隔一条山沟的地方。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3营那边枪声响得像炒黄豆，看来我们的新战士也打红了眼。“敌人跑不掉了！”团长高兴地说。有一股敌人向指挥阵地的小山坡攻了上来。陈团长拔出驳壳枪，朝敌人打了一梭子。通信班的人也都投入了战斗，有的打枪，有的甩手榴弹，将敌人赶了下去。此时，西面和忻崞公路上都先后打响了。很快，3营方向的枪声由激烈转为稀疏，敌人的主力掉头和2营打了起来。陈团长果然命令司号长，吹号全线出击。指战员们随着胜亮的冲锋号，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敌人，战斗很快就胜利结束。第二天一早，旅部发出了油印的战斗捷报。上面写着：“8团首战田家庄，歼灭日寇一个中队，缴重机枪4挺，轻机枪3挺，步枪120余支，短枪2支，其他战利品一批。”

1939年夏，359旅奉命西调。后来，部队驻防南泥湾，春季里开始了开荒大竞赛。为了推动全团的开荒竞赛，陈冬尧身体力行，带着8个人的开荒小组，背起背包，扛着锄头，担着大锅，爬上了离团部10里外的一座山梁，在山上一孔破窑洞里安了家，在荆棘丛生的山坡上摆开了战场。一丛丛的狼牙刺长得老高，上面长满了铁钩般的尖刺，又黑又长；那山桃树，枝枝梢梢又硬又密，盘根错节，把地箍得像铁板一样硬。陈团长带领全组专打这种硬仗。他告诉大家，这种荒地虽然难开，但地力肥，种庄稼比一般荒地多打粮食。说完，只见他走到狼牙刺和山桃树跟前，左瞧右瞅，看准树根的走向，用脚猛踢几下树身，然后抡起大锄头，“嘭嘭”几下，就挖起了一大棵。树枝戳破了他的手，狼牙刺划破了他的脸，手上磨出了血泡，他全然不顾，越干越勇。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大家都学着团长的样子，挥起锄头，弯着腰不停地挖，不大一会儿，就开了一大片。开始几天，有两个小伙子感到有些吃不消，赶不上，心里很难受。陈团长劝他们别着急，慢慢练，并耐心地教他们怎样使用工具，如何使劲。几天后，这两个青年人都成了劳动英雄。团长不但整天和大家一块劳动，每当人家休息时，他还经常扛着锄头从南山走到北山，到各营检查生产，了解进度。有一天团长下山回团部办完事，夜已经深了，就顺便回家看看。走进窑洞，爱人田英杰正在嗡嗡地纺线。他俯身来到熟睡的小女儿身边，伸手亲昵地往孩子脸上一摸：“啊呀！烫手！”他不禁惊叫起来，慌忙抱起孩子冲着爱人说：“怎么搞的，孩子烧成这样，你都不知道？”爱人赶忙放下棉捻子，双手搂过女儿，莫不是自己光顾纺线，竟忘了孩子？！摇了摇孩子，还不见醒，两口子更慌了神。心想孩子是烧迷

糊了，便赶紧请来医生。待医生赶来一摸孩子的额头，觉得并不发热，再看孩子的脸也不像有病。为了确诊，拿出体温表，量了两次都正常。医生心里犯了疑，他问：“团长，你们给孩子量过体温吗？”“我们没有体温表，是我用手摸的。”陈团长一边回答，一边又伸手去摸孩子额头。医生拦住团长的手，拉过一看，上面泡上擦泡，红一块紫一块，还有点肿，便掌对掌地摸了一下。医生心里明白，不禁笑了起来。团长纳闷地瞪着医生，田英杰不解地问笑什么。医生这才说：“孩子没病，是团长的手烧得厉害。”一句话使两口子恍然大悟。陈团长不好意思地谢过医生，又快活地说：“该上山了，人家早开工啦！”说完，便离开了家。就这样，团长的开荒小组，在山上经过十几天的苦战，开垦了130多亩的荒地，平均每人每天挖1亩多。陈团长自己在这次突击开荒中，取得了每天垦荒1.3亩的好成绩。消息传开后，全团指战员提出了赶超陈团长的口号，开荒的热情空前高涨。

清晨，一队队八路军指战员正在操练。“大刀向鬼子们的头砍去……”雄壮的战歌和清脆的哨音，在山谷里回起。在一支队伍的最前头，有一位首长和战士们一起训练。他中等身材，瘦瘦的脸庞，穿一身发了白的灰军装，紧绑裹腿，腰里扎着黑亮的牛皮武装带，背上斜背着一把明晃晃的马刀。他动作熟练，步伐稳健，显得威风凛凛，英姿勃勃。指战员们都照他的样子一丝不苟地认真操练着。他就是大家尊敬的团长陈冬尧。他常说：“跑在前边，后边的战士看得见，这就是示范。”一天，部队搞刺杀训练。陈团长又和战士们一起持枪列队，在值日班长的指挥下操练每个刺杀动作。班长沉着果断，要求严格，谁的动作错了，立即指出、纠正。这使站在队列里的陈团长非常满意。忽然，班长一声喊：“第一名出列！”陈团长几步走出队列。待班长“预备用枪”的口号一发出，他便左脚半步前跨，身体微微前倾，双手紧握钢枪，作好用枪姿势。班长又喊：“突刺——刺！”于是，团长熟练地做着刺杀动作，突刺时，随着一声“杀”的高喊，唰地举枪向前，那刺刀尖像有万钧之力，可以穿透一切。不料这时他脚下像是什么东西滑了一下，一歪身子，动作错了。他稳住身子，打算更正。眼尖的班长早已看到，当即一愣，嘴巴张了几下，终于欲言又上，又说了声“入列”，便改喊别的战士出列操练了。操间休息时，陈团长把班长叫到一边，严肃而认真地问：“班长，刚才你为什么纠正我的动作？”班长不好意思地说：“您是团长。”“在队列里我是战斗员，你是指挥员。”团长本想批评几句，但再一想，战士对批评团长有顾虑，责任首先在自己。于是便亲切地说：“同志，团长也是普通一兵，你也要严格要求啊！训练是为了打仗，一个动作错了，如不及时纠正，将来打仗就要多流血。操场上不严格，战场上怎么能取胜呢？”

有一次，团部举行投手榴弹测验。机关的同志都投过了，全部超过40米，大家高高兴兴正准备结束，谁知陈团长急匆匆赶来说：“还有我呢！”有同志说：“团长，你工作太忙，身体又不好，多次负过伤，投弹测验就免了吧！”陈团长却严肃地说：“开展生产练兵，是毛主席的号召，每个革命战士都积极响应，我怎么能例外呢？”说着，捡起一颗教练弹，几个垫步，一扭身，手榴弹出手，带着风声，落到了50米外，全场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很惊讶：团长工作那么忙，又要亲自开荒生产，平时也没见他练过投弹，可他负过伤的胳膊，怎么还投得那么带劲？有个同志好奇地去问警卫员。警卫员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团长的优异成绩也非一日之功啊！每天晚上，他都睡得很晚。但不管多晚，睡觉前都要练几下。每天

早上，鸡才叫两遍，他又起来练一阵子。开始那些天，他胳膊肿了，吃饭时手连筷子都拿不住，可他从来没有间断过练习。”警卫员的话，更增添了大家对团长的敬佩之情。陈团长不仅投弹远，射击准，而且平台、木马、跳高。跳远、过天桥，样样动作熟练、准确，项项军体课目带头示范，这些训练成绩，都是他刻苦训练的结果。正像陈团长在一次训练总结中说的：“无论什么工作，先严格要求我陈冬尧，我要能练好，全团就能练好！”“有人说，部队生产会影响军事训练。我们今年不但每人种了10亩地，庄稼长得好，而且部队军事训练也取得了好成绩。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一面打仗，一面生产，不但要反封锁，还要为大反攻准备力量，练好杀敌本领，打败日本鬼子！”团长的话像一把火，把全团的练兵热潮点燃得更旺了。

1944年11月，359旅接受新任务，作为八路军南下支队，南下江南开辟新的抗日战场。718团改编为南下支队2大队，陈冬尧当了大队长。部队先南下到太岳区，穿过同蒲路封锁线时，陈冬尧带侦察班走在部队最前面。黄昏，部队一出发，他就带头跑步，一夜急行军180里，避开日本鬼子的铁甲列车，把部队安全带目的地。夜渡洛水时，2大队当前卫，陈冬尧和政委都走在前面。侦察员们正在河边寻找渡河点，天快要亮了，情况十分紧急，他和政委不由分说，首先脱下棉裤，不顾寒冷，趟水过河，战士们紧跟着也涉水过了河。突破重重封锁，部队于1945年1月27月进入大悟山，与新四军会合。休息了几天，又南渡长江，转战鄂南敌后。阳新大田畈一战，歼灭日寇400余人。在天幕山一带歼灭一部伪军，解放平江，部队集结于岳阳地区。这时候，蒋介石调集数万军队，包围过来。6月的一天黄昏，部队正准备夜行军。天刚黑，敌人从四面包围上来。前卫连一边战斗，一边向随前卫连行动的大队长请示。陈冬尧握紧拳头一挥：“打过去！”他指挥部队，凭着勇猛和机智，在黑夜中沿着弯曲的河坝小道，为全军打开了一条通路。第二天拂晓时，部队已冲出包围，打到了敌后。这时，2大队变成了后卫，掩护部队继续前进。敌人趁天亮猛追过来。陈冬尧随着反击部队，抢过一座小桥，占领桥边小山头，沉着地阻击着。敌人集中火力向这个山头射击，我大部队迅速安全地摆脱了敌人。在打击敌人第6次冲锋时，陈冬尧腹部中弹，身负重伤。在战地临时医护所里，陈冬尧强忍剧痛，躺在担架上。腹部的绷带已全部被血染红，一阵阵的恶心和呕吐，把刚喝下的一点水全吐了出来。医生们正准备给他动手术，这时，他对医务处长说：“我知道，我不能和你们一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了。在革命斗争中，总会有流血牺牲，我们不是随时都准备着吗？正是由于这些前赴后继的牺牲，换来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眼下，情况非常严重，部队行动稍有迟误，就要遭受重大损失。你们坚持为我动手术，为了我一个，而使整个部队遭损失，对革命不利啊！”医生们给他注射葡萄糖液后，由于情况紧迫，来不及做手术，又抬着担架出发了。当再次进村庄休息时，他的伤势更加恶化了。当医生要给他打针时，他谢绝说：“不用了，留给别的同志用吧！”这位英雄团长就这样牺牲在南下的途中。

国仇家仇一起报

1919年的冬天，在山东省寿光县9区八里庄的一户姓王的茅屋里，一个男婴来到了人间，满脸愁容、衣衫褴褛的父亲，望着这个生不逢时的孩子，给他起了个“克山”的名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从此，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在中国的领土上践踏、蹂躏，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使山东千百万父老乡亲，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灾难。王克山的父亲和母亲，这两位吃尽了苦、受够了罪的老人，还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就在一次日寇的洗劫中双双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从这时起，“我一定要为爹娘报仇”的种子便在王克山的心灵深处牢牢地扎下了根。

1940年10月，王克山的家乡来了八路军。他听说八路军是专门为穷人打鬼子的，心想：“这可找到了报仇的机会”，他怀着一腔热血加入了八路军的行列。王克山所在的连队是胶东军区13团4连。一天，王克山抱着枪正楞神地想着什么，忽听背后有人问：“大山，枪擦好了吗？”“噢，是连长。”克山马上站起身来，笑眯眯地说：“放心吧连长，俺宁可舍了命，也得把这枪保养好。”“好样的。”连长满意地拍了拍克山的肩膀称赞着。连长是胶东黄县人，1939年入伍，在战斗中勇敢顽强，不怕牺牲，曾立下多次战功。在王克山的心里，最佩服的就是连长。“连长，什么时候和日本鬼子打仗？好为俺爹娘报仇！”王克山愤愤地说着，眼睛里闪射着仇恨的目光。看着大山，连长郑重地说道：“大山啊，全连战士家家都有一本血泪帐，国家也有一大本血泪帐啊！我们当兵打仗不光是为了报家仇，更主要的是报国仇。”连长的一席话，说得克山连连点头，他坚定地说道：“我国仇、家仇一齐报。”

时隔不久，我胶东军区发起了突袭牙山的战斗。王克山获得了第一个报仇的机会。牙山，高800多米，山势险峻，峰峦矗立，雄踞于胶东半岛的中心地带。它北控烟台，南瞰海、莱平原，是联系胶东东西两大山系——昆嵛山和大泽山的纽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次战斗中，王克山所在的4连，担任全营的开路先锋。天刚蒙蒙亮，战斗就打响了。4连冲在前面，接近半山腰时，忽然前上方射来一串子弹，几个战士倒下了，原来是敌人的一个暗堡。只听连长大喊一声“卧倒！”接着又骂了一句“奶奶的，好狡猾啊！”“我去炸了它！”连长的话刚落音，2班长接着说。“连长让我去！”战士们争先恐后地喊着。“2班长上！”连长命令。2班长抱着炸药包敏捷地向前爬去，当相距10米左右时，他发现了暗堡的具体位置。只见他跃身而起，飞快地向上冲去。“哒！哒！”又是一梭子弹从暗堡里射出，2班长倒下了。

“连长，我去！”听着这熟悉的声音，连长转过头来，望着王克山那仇恨的目光，点了点头。王克山从侧面向暗堡爬去，啊，靠近了。连长和全连战士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只见他一直爬到暗堡的上方，迅速将炸药包点着，巧妙地放在了暗堡的一侧。暗堡中的鬼子还未来得及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听“轰”的一声，就稀里糊涂地上了西天。“好样的，大山！”战士们高兴地称赞他。经过4个多小时的奋战，我军全部占领了牙山。

1944年，汉奸赵保原配合日寇，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实行拉网“扫荡”，并屡次派出部队进犯骚扰。我胶东部队奉命对敌实施反击，战斗在河源西沟展开。河源西沟位于莱阳县西北，是敌人西北方向的重要屏障。河源西沟据点跟其他据点不同，外围工事有鱼鳞坑、鹿砦、铁丝网等，四周有双层围寨，挖了双道壕沟，并跨沟建筑起9座长方形的大碉堡，据点内还挖有地道，构成了比较坚固的筑垒防御体系。2月18日凌晨，战斗打响了。王克山像小老虎一样勇猛，部队刚发起攻击，他就炸掉了一座碉堡。但是，敌人的火力封锁得非常严密，各碉堡里的机枪响成一片，4连前进的道路被封堵了。两个前去爆破碉堡的战士相继倒下。“连长，我去！”只见王克山抱着炸药包，

巧妙地躲开敌人的射击，迅速向前冲去。“轰！”一声巨响，王克山炸掉了第二座碉堡。

战斗在继续进行。此时，王克山的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高兴，他悄悄地靠近连长说：“连长，再有这样的事俺大山全包了。”话刚说完，突然，一颗流弹飞来。“卧倒！”连长用力将王克山一按，接着扑在他的身上。“连长！连长！”当王克山抬起头时，连长已身负重伤。这时，敌人的机枪又吼叫起来。王克山望着负伤的连长，再也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兔崽子们，饶不了你们！”他边骂边从战友手中夺过炸药包，转身向敌碉堡俯冲过去。“轰！”在一声巨响中敌堡开了花。但是，又有3座碉堡疯狂地吐出了火舌，攻击敌据点的几个战士中弹倒下了。“炸掉它！”负伤的连长激怒了。“我去炸！”王克山像头发怒的雄狮，抱起炸药包，时而匍匐爬行，时而翻滚前进，扑向敌碉堡，“轰！”一座碉堡炸飞了；“轰！”另一座碉堡炸塌了；“轰！”又一座碉堡摧毁了。这场战斗，王克山接连炸毁6个碉堡，被胶东军区授予“爆破大王”光荣称号。

1944年4月初，盘踞在王家乔的敌人，纠集了一个中队的日军和100来名伪军，强迫200多民夫为他们修工事，声称要在这里“永久驻防”。针对敌人的这一行动，上级决定不让敌人在我心腹地区安下钉子，必须尽快拿下王家乔。王克山所在的4连接受了攻打王家乔的任务。这是王克山入伍3年来第66次向敌人讨还血债。一天夜里，我军对王家乔的敌人突然发起攻击。部队将敌人的几个驻地团团围住，手榴弹齐发，炸得敌人吱哇乱叫。敌人的机枪漫无目的地乱射，炮也不停地乱打。王克山和战士们爬过几个房顶，朝屋里的敌人扔手榴弹，敌人的机枪被炸哑巴了。在我军的强攻下，敌人被迫集中到靠北头的一个大院里。这里，负隅顽抗的敌人，施放了毒气。战士们用毛巾捂住鼻子继续战斗，但由于天已渐明，又受到毒气的熏染，部队被迫撤出了王家乔。次日，我军兵分两路攻击敌人。在我两面夹击下，敌人被迫向东北角挤来。这里有片方圆百米的开阔地，一小队日军固守着这里的一个院落。敌人的机枪顺着围墙四周挖开的洞，不停地向外扫射，4连被困在离那座院子近百米处，怎么办？连长急得满头是汗。“连长，别犹豫了，让我也去吧！”又是王克山求战的声音。连长默默地注视着王克山，随后把几个手榴弹捆成一捆，递给了他。那双大手又在克山肩上拍了拍说：“小心点！”接着便命令，“上！机枪掩护！”“哒！哒！”枪声响成一片，克山在火力掩护下，迅速地向那座院子冲去。突然，敌人发现了他，机枪冲着他一阵狂扫，王克山不幸中弹。敌人见没动静了，便调转枪口，向我部队扫射。伏在地上的王克山，紧紧地抱着那捆手榴弹，吃力地向前爬去，身后留下一路血迹。他咬着牙爬到离门约有10米左右，先抛出两颗手榴弹，大门被炸开了。只见王克山摇晃地站起来，向着硝烟还未散尽的大门冲去。“轰隆隆”一声巨响，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年仅25岁的王克山，也将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抗日的战场上。

胆大机智锄汉奸

孟庆友是山东省莒县石井村人。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八路军莒县独立营侦察排长，率领全排歼日寇，锄汉奸，机智灵活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威震敌胆，名扬沂蒙山区。1943年，滨海军区授予他“侦察英雄”光荣称号。

1943年夏天，抗日形势明显好转，但伪军头目、自卫团团长陈常祥仍执迷不悟，不断四出“扫荡”，疯狂地烧杀抢掠。为了拔掉这颗“钉子”，解除沐河沿岸人民的苦难，上级作出了消灭陈常祥的决策，并将这一任务具体落实到孟庆友侦察排的肩上。

陈常祥住在张家圩子，据点里虽兵力不多，却院深墙高，戒备森严，不宜硬拼。孟庆友经过和战友们研究，决定采取化装奇袭的办法。一天拂晓，在通往张家圩子的大路上，远远地走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指挥官走在前头，腰挂指挥刀，骑一匹高头大马，紧随他的是翻译官，前前后后共17个人。此行，便是孟庆友和他的战友们。当太阳爬上东山时，他们来到了张家圩子附近。看着远处的岗楼和哨兵，孟庆友跳下马来，对同志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动员。随后，他们以“皇军”的气势，朝岗楼走去。几个站岗的伪军，一见“皇军”来了，马上立正行举枪礼。孟庆友一边大大咧咧地谩骂着，一边率队进入据点，径直插向陈常祥的卧室。这时，陈常祥刚刚起床，正光着脊梁、穿着裤头在那里刷牙。他见日本“皇军”驾到，一时慌了手脚，连忙道歉：“皇军到来，有失远迎，有罪有罪！”翻译官走上前去，严正地训斥着陈常祥，把他训得点头哈腰、请罪不迭。孟庆友想尽快解决据点里的敌人，便一挥指挥刀，命令道：“赶快集合！”这话却让陈常祥求之不得，简直像老天降下救命草，他立即向伪军吼道：“跑步集合，等候检阅！”孟庆友趁机一使眼色，侦察员们分别向操场两侧运动，神速而巧妙地布置好了包围圈。伪军们稀稀拉拉地奔到操场，听候伪团长的号令。陈常祥集合队伍，报告情况，开始受阅。全体伪军行过军礼，刚要出枪操演刺杀，翻译官却出来传达道：“太君要先看练习操，再看练刺杀。”伪团长并未察觉什么，相反倒想趁机露一手，就亲自带队，公鸭嗓子一喊：“架枪！”伪军们依令行事，以班为单位迅速架好枪支。陈常祥讨好地看看孟庆友，征得他点头赞同后，便又发出“向后转，正步走”的口令。伪军们煞有介事，齐刷刷地走开了。孟庆友见时机已到，这才拔出指挥刀，用力在空中一挥，发出有力的大喊：“缴枪不杀！谁动打死谁！”操场周围的侦察员们也一齐应和，雷鸣般“缴枪不杀”的呼喊声震撼着上空，黑洞洞的枪口同时对准了敌人。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惊呆了，一个个吓得不敢动弹，有的举起双手，有的慌忙下跪，还有的索性瘫倒在地，什么都不顾了。陈常祥猛然醒悟过来，拔腿想跑。孟庆友的指挥刀早已对准了他的脑门，他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

孟庆友和战友们智取敌据点的事迹，很快在当地群众中传开了，人们编了一首顺口溜称赞他：“孟庆友，真神奇，虎口拔牙有功绩。一枪也没打，张圩子挂红旗。活捉伪团长，敌人成稀泥。为民除了害，万众都欢喜。”

莒城东南，有一条公路直通日照城。公路途径的石沟崖，是惯匪朱信斋的老巢。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长期与八路军为敌，他就在离开沟崖不远的中楼街安上了联络站，刺探八路军的活动情况。联络站对外称“客栈”，店主是个女的，外号“刘鸱儿”。此人年轻时间闯荡江湖，沦落风尘，明妓暗娼无所不干。她养有3个女儿，依次叫大仙、二仙、三仙。故此，周围群众称这“客栈”为“三仙洞”。刘鸱儿果然卖力，一年多来，通过“三仙洞”提供给朱信斋的情报竟达数百件，100多名无辜群众，便在“共党嫌疑”、“私通八路”等罪名下，死于惯匪手中，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我党工作的开展。中共莒县县委和独立营决定派孟庆友拔掉这个联络站。一天晚上，孟庆友孤身一人来到了“客栈”门口。“刘鸱儿”见有人来，迎

出店来问：“你是来住店的吗？”孟庆友点了点头：“是的，我要住个僻静的房间。”“刘鸱儿”根本对他不屑一顾，只轻慢地嘴一撇，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孟庆友也故作随便地答道：“我叫孟庆友，从南乡来。”“刘鸱儿”顿然一惊，“孟庆友”3个字，简直如重磅炸弹，震得她倒退了好几步，好半天才稳住神，笑容可掬地笑道：“久闻大名，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可得多担待。”随后，便高喊大仙出来招待客人。不一会儿，一个花妓招展的姑娘从室内走出，领孟庆友去宅内住宿。刚刚坐定，“刘鸱儿”就满脸堆笑地走到屋里，泡茶献烟，煞是殷勤。孟庆友连连谢绝，装出极度疲劳的样子，脱下衣服放在桌上，匣子枪往衣服上随便一撂，放下蚊帐就倒头歇息。夜幕笼罩着大地。孟庆友的房间里，鼾声呼呼，其实他在假睡，故意以此迷惑“刘鸱儿”，看她下一步如何动作。孟庆友是朱信斋出一千块大洋悬赏捉拿的人物，也是“三仙洞”长久以来搜寻的目标。今日竟不请自来，真是老天有眼！“刘鸱儿”在心里默祷着，得意忘形地同丈夫商量，等孟庆友一睡着，他们便去报信。但这个女人毕竟见多识广，她看到孟庆友打着呼噜睡去，深恐其中有假。于是她和丈夫来到窗下，悄悄地向房中窥探，及至看清了桌上的衣服、枪支，才认定孟庆友真已入睡，便催促丈夫赶往匪部送信。孟庆友早已预料到“刘鸱儿”会这样做，他的愿望正是让他们去报信，好引蛇出洞，这样既可歼灭被引上钩的来敌，又给“刘鸱儿”联络站以致命一击。这真是一箭双雕！歼敌的地点，孟庆友早就选好在村东大庙。那么，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去大庙为好呢？孟庆友表面上躺在床上没动，实际上却在激烈地思索着，紧张地计算着时间：中楼街和石沟崖相距15里，“刘鸱儿”的丈夫需要1个小时才能赶到；从他报告到汉奸队选派人员又需20分钟；汉奸们跑步出发，到村东的大庙，也得用40分钟；他们进村前，必然要在庙前商议一下行动方案。这样，时间差不多就是10点了。自己去早了不好，到时候会被“刘鸱儿”发现。只要不晚于10点前赶到大庙，就能取得成功。孟庆友不时看看怀表，耐心地等待着。当时针指向9点40分时，他才悄悄走出房门，越出院墙，很快来到大庙。刚在大殿兜了一圈，就听外面有脚步声，敌人来了。他一纵身跃上神台，隐身在泥胎背后，摘下腰间的3颗手榴弹，揭开盖，拉出弦，捆在一起；又将匣子枪打开机头。没有几分钟，20多名伪军便前前后后地拥进庙门，胡乱地蹲在一起研究如何动作。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死到临头。“这次抓孟庆友，死活都要，朱爷要亲自……”为首的一个指手划脚，正在下达着指令。没等他的话说完，“轰隆隆”一阵响，手榴弹已在他们的头顶上开了花，伪军们鬼哭狼嚎，当场就被打死了十几个，剩下的几个抱头鼠窜。孟庆友看看四周平静了，这才不慌不忙地跳下来，从死人堆中挑出几支尚好的长枪，朝解放区走去。

伪军们遭了殃，而“刘鸱儿”的联络站也没得到好报。汉奸们给她加了个私通八路的罪名，将她全家抄斩。

1944年的秋季，我党加强了对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莒城伪司令莫正民已有归降之意，然而他手下有个叫郭义的副司令却为非作歹、冥顽不化，以致成为我们开展对敌工作的一大障碍。深秋的一个晚上，孟庆友带着王玉友离开驻地匆匆地赶往莒城，他们此行是受上级领导的指示，去县城活捉郭义，以便搬掉劝降莫正民的绊脚石，两个人刚刚应付完城门岗哨的盘查，进到城里的大街上，偏偏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伪便衣队长张俊杰。今年春天，张俊杰随同汉奸出城抢东西，恰巧被孟庆友撞见，双方交手，张俊杰侥幸没

被逮着，得以生还。此番在大街上一见孟庆友，他就心惊肉跳，扭头便跑，一边没命地狂喊：“孟庆友进城啦！”倾刻间，鬼子、汉奸一齐出动，满城鸡犬不宁，草木皆兵。面临这突然的情况，王玉友一时慌了手脚，但孟庆友拍打着他的肩膀，沉着地说道：“不用怕，咱们去一个安乐窝避避风。”两人过街穿巷，来到一处坐北面南的宅院前。孟庆友走近门，“嘭嘭嘭”地连敲3下，一个少妇应声开了门。进门后被引入一间小屋，王玉友满脸生疑，这是什么地方？孟庆友趁少妇还未走进来，附耳告诉说：“这是郭义姘头的住宅。”王玉友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佩服排长的机警和胆略。这时，少妇已来到屋里。她30来岁，长期与郭义鬼混。郭义几乎每晚都来光顾。孟庆友早已了解这一点，于是出其不意地选择了这里作为避风地点。孟庆友决定先发制人。他趁着少妇直愣愣地站着，还未弄清这不速之客来意的时候，便单刀直入地问道：“你认识我是谁吗？”少妇摇了摇头。王玉友在一旁插话道：“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孟庆友！”少妇陡然间脸色转青。孟庆友干脆将事情挑明，坦然地一笑说：“你的情况我们也知道，你娘家的人住在解放区，你做的坏事我们都清楚。现在，是你立功赎罪的时候了。”少妇连连点头称是。随后，她便在孟庆友的提间下，说出了郭义来此的时间、所携枪支、有无随从等有关重要细节。孟庆友根据掌握的情况，简单地作了一下安排，然后隐蔽在东间柴草屋里，等候郭义前来就擒。

天刚黑不久，就响起了敲门声。孟庆友两人起身在墙缝观察。只见少妇不露声色，恭顺地开门让进郭义，笑脸和他打着招呼。郭义答应着，摆手放走了4名护送他的勤务兵，很快随女人进到屋内。郭义一边走，一边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嚷道：“他妈的，今天倒霉！不知哪个混蛋，一声吆喝，满街就像炸了营一般，闹腾了半天，连个孟庆友的影儿也没有，真他妈神经过敏！”他已累得精疲力尽，狼狈不堪，一到炕前，一下子便躺了上去闭目养神。少妇趁机脱身，跑到东屋报信说：“他来了，我领小孩走啦，你们快下手吧！”孟庆友一把抓住她，叫她别走，要同平常一样，认真招待郭义，不能露出丝毫破绽。孟庆友心里明白，现在才8点钟，正是办公时间，随时可能有人来找，必须过1小时再说。9点正，孟庆友、王玉友一下闯进郭义屋子，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孟庆友抢步到炕前，往桌上一拍匣子枪，厉声喝道：“郭副司令，认得我吗？”郭义已是魂不附体，连续3次都爬不起床。王玉友将他按倒，缴下他身上的2支手枪。孟庆友在椅子上坐好，不紧不慢地说道：“副司令，我孟庆友可等您多时了！”郭义虽早闻“孟庆友”大名，但从未打过照面，真正相见这还是第一次。他顿时脸色蜡黄，嘴唇颤动着却说不出话来，索性双目一闭，身子一仰，听天由命了。孟庆友示意王玉友拉起他来，先安抚他几句。说明了来意，等他情绪稍定后，便给他讲开了道理。从共产党的俘虏政策，讲到当汉奸的可耻下场，还特地给郭义指出了弃暗投明、立功赎罪的出路。郭义躬身端坐，边听边点着头。天快亮时，孟庆友才结束谈话，他让王玉友将退掉子弹的手枪归还给郭义。孟庆友拉着郭义的手，并列走在前面，王玉友则紧随两人身后，2支张着机头的匣子枪斜插在胸前。就这样，两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俘获着伪副司令，大摇大摆地出了城门。

我要当兵打鬼子

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阳湾村一个贫苦家庭的马二虎自小在艰苦的生活环

境中，养成了他坚定、倔强、勤劳、不怕吃苦、不怕困难的性格。

1937年冬，日本鬼子占领了太原，虽然他的家乡暂时还未来鬼子，但16岁的马二虎已经感到鬼子威胁的到来。每当听别人说起鬼子杀光、烧光、抢光的暴行和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时候，他总是义愤填膺，暗暗地发誓：“我要当兵打鬼子！”第二年，八路军的一支队伍从他的家乡经过。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恶意宣传和污蔑，老百姓对八路军产生害怕心理，许多人都藏了起来。他父亲虽然没藏，但也提心吊胆。这时，八路军队伍里有人找上门来，要他父亲当向导领队伍到晋南去。他父亲跟着去了，马二虎在家里却望眼欲穿的等了30多天，父亲居然平安地回来了。父亲一进门就说：“以前我们都搞错了，八路军是天底下最好的队伍，他们一不打人，二不骂人，是为了我们穷人打鬼子的。”父亲的话使他对八路军产生了向往之情。1940年初，交城一带又来了八路军，有的还驻进马二虎家的阳湾村。因为他知道了八路军是好人，就主动和他们接近，渐渐地和部队一个叫三宝的司务长搞熟了。有一天，三宝问他想不想参加八路军，这正合他意，所以他高兴地说：“想，早就想了，你们要我吗？”三宝说：“怎么不要呢，我们正要动员更多的人参军打鬼子呢。”马二虎高兴极了，他一口气跑回家，对父亲说：“爹，我想参军去。”“什么？！”父亲听了一愣。“我想参军。”他重复了一遍。父亲愣愣地看着他，没有吭声。“爹，你说过，八路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去了他们也不会亏待我的。”他以为父亲不放心，于是这样说道。父亲答道：“我不是担心他们亏待你，而是担心你哥一身病，你妹也很弱，我又老了，家里全靠你啊！”

父亲说的都是实话，马二虎也常常为家里的困难而苦恼，但是对鬼子的仇恨和对八路军的向往使他的态度很坚决。“爹！”他给父亲做动员了，“你想想，现在鬼子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如果不把鬼子赶跑，怎么会有好日子呢？要把鬼子赶跑，当然要有人去当兵啊！”爹知道儿子的个性，他认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再说儿子讲的也很对呀。日本鬼子欺负到中国人的头上，不让儿子去杀敌，难道让他呆在家里不成？爹想着想着，忽然抬起头来望着儿子说：“好吧，爹同意你去，但要记住，到了部队要好好地干，不要给咱丢脸。”

就这样，1940年4月间，马二虎参军了，被分配到交城县大队当战士，根据地就在交城的西山。初到部队，他什么都感到新鲜，但他想得更多的是什么时候能够打鬼子。所以当他从大队长手中接过那把大刀的时候，他问道：“首长，什么时候去打鬼子？”大队长望着眼前这位略带憨气的血性青年，笑了笑说：“不要急嘛，打鬼子的事呀，今后多的是。”可是，参军几个月了，他们除了晚上到敌人经过的公路上挖坑埋过几次地雷，割过几次敌人的电话线外，就是开荒搞生产，搞训练，根本没有同鬼子面对面地打过，马二虎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后悔参军时不该到县大队而应到正规军去，认为只有天天跟鬼子干，才痛快。他思想不通，就一个人坐着生闷气。班长见了走过来摸了摸他的头，亲切地问：“小马，怎么了？”问第一遍，他好像没听见，问第二遍，他忽地冒出一句话：“我参军几个月了，还没同鬼子打过仗！”班长一听就明白了他的心思，于是问道：“小马，你说说，咱们为啥要去埋地雷、割电线？”“这还不知道，对付鬼子和伪军呗！”马二虎对班长提出这样的问题很不服气。班长说，“我们埋地雷，割电线，断交通，挖汉奸等等，都是在整鬼子呢！别小看了这些事，可把鬼子和伪军搞苦了，搞得他

们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出来找我们又找不着，我们又成天缠着他，你说鬼子能好过吗？首长经常这样说，干游击队与正规军一样有意义哩！”经过班长和老同志的开导，马二虎的思想通了，怨气消了，他对班长说：“只要是整敌人的事我都好好干。”马二虎说到做到，从此以后，不管是搞训练、搞生产，还是到游击区活动，他都看成是跟鬼子作斗争，越干越有劲。训练中，他经常受表扬；开荒生产，他两次被评为积极分子；到敌后游击区活动，他更是走在前头。

1942年，马二虎当了班长。他经常带领班里的同志趁黑夜走几十里路，到敌人据点旁边埋地雷、割电线，或把公路挖断，或把人粪尿倒进敌人的水井里，末了，再朝敌人的据点先放几枪，搞得据点里的敌人常常打不通电话，喝不上水，睡不着觉，出门踩地雷，惶惶不可终日。有一次，他那个班奉命到伏虎山敌人据点进行袭扰，刚下山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全身被雨水淋湿了，大风吹来，冷嗖嗖的。眼前一片漆黑，看不清道路，分不出方向。但马二虎没有被困难吓倒，他想，越是坏天气，敌人越心虚，袭扰的效果就更好。于是，他带领大家继续按预定计划前进。每当天空一打闪，他们就赶紧辨明方向，摸着走一段路。摸着摸着，忽然隐约听到了说话声，原来他们已经摸到敌人据点的墙底下了。马二虎立即把战士们安排在几个方向，对着据点一齐开火，等到敌人还击时，他们早已撤走了。敌人以为八路军趁下雨来拔据点，慌作一团，闹腾了一个晚上。

1944年夏季的一天，马二虎所在的排接受了护送一位首长到离西山根据地60里路的韩申村去的任务，他们是天黑以后才出发的，排长张清之带队，马二虎紧跟在排长身后，到达韩申村以后，已经是深夜。他们住进了一家地主的大院。首长同志立即在后院召开会议，他们在前院担任警戒。不知是内部走漏风声，还是敌人的密探探到了消息，他们一到韩申村，附近的鬼子就知道了，立即带领一帮伪军包围了那个大院。哨兵发现情况后，赶忙跑来向排长报告，大家听着便一骨碌爬起来，迅速做好战斗准备。排长一面派人通知地方同志，一面对大家说：“估计敌人来的不少，我们首先必须突出云，看情况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撤。”说完，他从一个战士手中接过步枪，侧着身用刺刀尖挑开大门，本想观察一下情况，然后率领同志们冲出去。不料大门刚一打开，埋伏在对面的敌人的机枪便扫射过来，站在排长身旁的马二虎见情况紧急，立即拿出2颗手榴弹扔了出去，只听得“轰、轰”两声，手榴弹在敌人中间炸开了。就在敌人慌乱之际，马二虎冲了出去。然而，就在马二虎刚冲出大门时，他忽然觉得左臂好像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身子要往下倒。但他迅速扭正身子，像箭一样地冲了出来。他扭头看一下身后，只有一个人跟了上来。这时候，敌人的机枪仍对着那个大门猛扫，枪声中夹着鬼子唧哩哇啦的喊叫声，到处有敌人射击的火光。他意识到，其他同志不可能再从大门冲出来了，这样，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同志们撤退的任务就落在他俩身上了。他趴在一个水沟边观察着，发现左侧有一间仅垒了半截土墙的房子，于是迅速占领那个地方。他们以土墙作掩护，时而在这边放几枪，时而又在那个墙角放几枪，并向敌人甩手榴弹。黑夜里，敌人也弄不清有多少人，大部分火力就被他俩吸引过来了。打着打着，他估计同志们可能已经突围出去了，便和那个战士一起，利用房屋作掩护，趁着黑夜，撤到了村外，钻进了一片庄稼地。这时候，他感到左臂很重、发麻，用手一摸，胸前和左臂湿漉漉的，伤口还在流血，衣服粘在了一起。就这样，他忍着伤痛、饥饿，边走边

边爬，于两天后赶回了根据地。

为了表彰马二虎在韩申村突围战斗中的突出表现，晋绥分区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开路先锋显神通

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快板诗：“八路军，世无双，有门‘神炮’威力强。声声爆炸赛霹雳，道道烟火似电光。强爆飞爆加空爆，猛轰巧打神通广。炸得鬼子心胆寒，炸得伪军无法防。”诗中所歌颂的就是山东军区一等爆破英雄马立训。1920年，马立训出生于淄川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受生活所迫，12岁的他就成为一名煤窑苦工。从这时起，他就逐步地掌握了一些爆破知识。1940年4月，他参加了八路军，在我军装备落后、没有炮火掩护的情况下，他苦心钻研爆破技术，创造了偷爆、强爆、飞爆、空爆等方法，练就了一套屡爆屡胜的“神爆手”本领，成为我军攻打日伪据点的开路先锋。他先后参加战斗40多次，亲自完成爆破突击任务20余次，炸死敌人500余名。1944年8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山东军区群英大会，被授予“一等战斗英雄”称号。

1943年秋，敌人对鲁中和清河两块抗日根据地相继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山东军区首长指示鲁南部队发起讨伐刘桂棠战役，以配合鲁中军区的反“扫荡”作战。在鲁南土生土长的刘桂棠，十几岁就开始拦路抢劫，聚众作恶，逐渐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匪帮。这伙匪徒，20多年来流窜华北各省，干尽了坏事。抗战之前，他们洗劫鲁南寺彦村，一次就灭绝人性地杀害群众700多人。抗战爆发后，刘匪又投降日寇，充当日寇进攻山东的马前卒。1939年，刘匪改编成为国民党军新编36师。他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两方领取军饷，既是国民党军，又是日寇豢养的伪军。我军曾几次讨伐他们，都未能全歼，刘匪就更加猖狂起来，时常吹虚：“八路军是强龙，也奈何不得我这地头蛇嘛！”为了达到全歼刘部之目的，这一次我军集中优势兵力，采取了远距离奔袭的战术。马立训所在的鲁南军区第3团是这次战斗的主力。经过周密侦察，11月13日下午，我军一路急行军，直奔刘匪的巢穴柱子村。于当天晚上，将整个柱子村包围了起来。马立训所在的第3连在北边的一片洼地里隐蔽待命。这时，连长下达了“爆破组开始偷爆”的命令。马立训抱起炸药包，纵身向东北角炮楼冲去。这时，敌炮楼上的机枪喷射出道道火舌，密集的子彈在马立训周围飞舞，打得他抬不起头来。眼睛一直盯着爆破组行动的连长见此情况，命令“机枪掩护，压住敌人的火力！”马立训等趁敌人火力减弱的时机，迅速跳进了外壕。当他们猫腰接近敌人炮楼时，马立训发现炮楼不远的暗沟里有挺机枪，“哒哒哒”地向他们扫射过来。炮楼上的敌人知道外壕里有人，便拼命用机枪扫射，扔手榴弹，一时间尘土飞扬，弹片四射。马立训伏在沟里仔细观察，他看到炮楼和围墙的接合部是安放炸药的好地方，不光能炸掉炮楼，还能把围墙炸开缺口，只是敌人封锁得厉害，不好接近。他吩咐另一个爆破手去炸掉暗沟里的那挺机枪，把敌人炮楼上的火力引开。只见那个战士顺着壕沟向左爬了一段，从腰里接连拔出两颗手榴弹扔了过去，暗沟里一阵硝烟，敌人的机枪被炸哑了。可是炮楼上的机枪还是一个劲地扫射着。怎么办呢？时间就是生命啊！马立训心里十分焦急。突然，一声枪响，马立训脑袋一缩，子弹正好打穿他的帽子。马立训灵机一动：有了，

他连忙摘下帽子，从地上拣起一根树枝，挑起帽子往前边一插，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敌人的机枪、步枪顿时雨点般地向这顶帽子射来。马立训见敌人中了计，心里暗暗高兴：狗东西，别神气，老子让你们尝尝炸药包的味道！他急忙抱起炸药包，几步便窜到炮楼底下。随即，“轰隆”一声巨响，炮楼被炸塌了，围墙也被炸开了一个大口子。突击部队立即勇猛地冲了进去，马立训也跟着冲进据点，和敌人展开了巷战。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刘匪师部被全部消灭，不可一世的刘桂棠在仓皇逃跑中被我击毙。

消息传来，鲁南军民人心大快，欢欣若狂。深受刘匪残害的寺彦村民众，赶做了一顶“万民伞”送给3团，表达了人民对八路军的感激之情。

庞庄汉奸大队长王凤林得知刘桂棠被八路军消灭后，整天坐立不安，他害怕八路军的“神炮”不知哪一天会来轰开他的据点。他的副官献计说：“大队长，刘桂棠的柱子村围墙太薄，顶不住八路的神炮轰击，咱们把围墙加厚5尺。”话未说完，王凤林嘿嘿一声冷笑：“5尺？不行，筑它1丈厚！”于是，他们抓来300多老百姓，日夜加紧构筑。在庞庄垒起一直3丈高、1丈厚的土围墙，门楼上建了一个5丈高的炮楼，楼顶设了望台。王凤林仍不放心，又让在围墙外挖了1丈多宽的壕沟，放上水，壕沟外设铁丝网，铁丝网外再加一道鹿砦。工事一修好，王凤林得意起来，自己吹嘘是铁打的庞庄，不怕“神炮”了。然而，他的美梦不长。鲁南军区八路军为了控制平邑到城后的公路，打通与鲁中军区的联系，决定拔掉庞庄据点，并把任务交给了3团。团里又把爆破任务交给了3连。团长对已当了班长的马立训说：“庞庄是铁打的还是土堆的，就看你的了！”

马立训接受任务后，和另一位战士化装成商人，专门到庞庄附近作了实地侦察，找到一被抓去修工事的老乡详细了解工事的情况。一个月夜，马立训又带着两个爆破手来到村外野地，针对庞庄工事城墙厚、障碍层次多的情况，反复琢磨、演练，熟练掌握了一套连续爆破的方法。

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攻打庞庄的战斗开始了。爆破组接到命令后，第一个爆破手冲上去，把鹿砦炸开。趁着烟雾，第二个爆破手抱起炸药冲到铁丝网跟前，“轰”地一声，又炸开了铁丝网。随着响声，马立训抱起七八十斤重的大炸药包，飞快地钻进了硝烟。土块、碎石哗哗落下，他全然不顾，直奔敌人的吊桥。两次爆破震醒了敌人，围墙炮楼上一片惊叫：“八路军攻上来了，快呀，快拉吊桥！”说时迟，那时快，马立训一个箭步跳上吊桥，迅速把炸药包放到炮楼底下，拉着了火。“轰隆”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敌人5丈高的大炮楼随着一团火光飞上了半空。这时，嘹亮急促的冲锋号吹响，连长率领全连战士，潮水般地涌进据点，王凤林的汉奸大队很快就被全部歼灭。“铁打庞庄”同样顶不住八路军的“神炮”，连续爆破法顺利地炸开了庞庄。

1944年5月1日，我军围歼天井汪据点的战斗已经整整打了一天。原来，伪军第10军军长荣子恒，在其3师刘桂棠部被歼灭后，又将其1、2师3000余人集结于崮口山区，继续为非作歹。崮口山区是鲁南的重要山区之一，与天宝山、抱犊崮互为犄角。敌伪控制崮口山区，严重威胁着我鲁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因此，解放崮口山区，对于巩固和发展鲁南抗日根据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鲁南军区部队集中兵力，利用夜晚狂风大起的有利时机，发起了讨伐荣子恒的战斗，并迅速攻进了敌人的外围据点。伪2师刘国祯部全线崩溃，

各据点的守敌纷纷溃退，猥集到天井汪据点负隅顽抗。这一天，部队组织了4次攻击均未奏效。天井汪东头耸立着一座3丈高的大炮楼挡住了我军的冲锋道路。炮楼上，敌人的机枪交叉扫射，一刻不停，派上去的爆破手难以接近。“机枪火力这么猛，怎样才能接近炮楼呢？”焦急的连长看着马立训问道，一阵沉默后，马立训说：“连长，只要咱们的机枪能压住敌人炮楼上一个枪眼的火力，我从咱们机枪火舌中间前进，靠近炮楼时，咱们机枪一停，我就冲上去爆破。”“行，只好采取强爆了！”经过一番研究，连长下了决心。此时的马立训，每一根神经都渗透了完成任务的决心。他想到战斗的成败，好像取决于自己手里的炸药包，肩上的担子很重。然而，许许多多准备攻击的战士，正在等待着这一声巨响。为战斗胜利去开辟前进的道路，又是多么光荣啊！

2日深夜，部队发起最后的攻击。连长亲自指挥4名特等机枪射手，把一串串愤怒的子弹准确地射向敌人的炮楼，严密地封锁炮楼西侧的枪眼。马立训抱起炸药包沿着机枪子弹的火光开始冲向炮楼。子弹在他左右两侧不停地呼啸，他全然不顾地飞速向前跃进。当他跑到离炮楼8、9米时，突然卧倒在地，细心观察前边道路，选好爆破点，然后用手举起帽子一挥，给后边发了个信号。我军阵地上的4挺机枪立即停止射击。就在这一瞬间，马立训纵身将炸药包送到了炮楼跟前，导火索燃起了一缕黑烟。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了，敌人凭借固守的天井汪大炮楼，顷刻间化成了一堆废墟。我军随即发起了攻击，全歼了伪2师，击毙了敌师长刘国祯。

敌人的据点一个一个被炸掉，八路军的“神炮”越闹越神乎。鲁南临沂的汉奸司令王洪九在研究“神炮”方面还真是下了一些功夫。他张贴告示悬赏“神炮”的知情人，没有结果；派出特务四处打探，一无所获；又带人偷偷钻到被八路军炸过的据点，观察工事毁坏情况。终于发现，八路军的“神炮”打下不打上，打脚不打头。他想，你要打下，我就把下边垒得厚厚的；你要打脚，我就把脚抬得高高的。于是，他们把最大的沙沟崖据点重新改造了一番。外围壕沟挖了3丈多宽、1丈多深；壕沟里侧修起1丈多高的大斜坡，坡顶筑了双层围墙，墙上有许多枪眼；双层围墙中间设有掩蔽部，正中有个大炮楼，底下一直可以通到壕沟，还用3个暗堡封锁道路。

1945年初夏，3团1营接受了攻打沙沟崖的任务。营里成立了由排长马立训负责的爆破突击队。战斗打响的当天，马立训派出爆破手连送两包炸药，都从沟里斜坡上滑下来，没有炸成。大伙心里十分着急。马立训马上组织大家重新研究爆破方法，最后决定用一根长竿子将炸药包撑起，实施空爆。紧接着，爆破手们开始了新的行动。可是当把捆着炸药包的长竿子靠近炮楼正要拉弦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敌人从炮楼里伸出刺刀，把长竿子一扫，竿子倒了，炸药包也掉进了壕沟。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了枪声，敌人的增援部队来了，如不迅速攻下据点，我军就会遭到敌人的前后夹击，怎么办？马立训急得浑身冒汗，忽然想到，用三角架撑起炸药包不就稳当了吗？他马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不一会，高高的三角脚架搭好了，炸药包牢牢地捆绑在上边。营长从全营抽了1个机枪组、1个投弹组来掩护“空爆”。马立训率领爆破队，扛着三角架向敌人的炮楼冲去。围墙里、炮楼上的敌人拼命向外打枪，扔手榴弹。我们的机枪也展开了猛烈回击，以压住敌人的火力。很快他们就越过壕沟，在敌人的炮楼前支起了三角架，炸药包正好靠在炮楼的半腰上。子弹在马立训的耳边“嗖嗖”飞过，炸药包上的导火索在他头顶

“嗤嗤”冒着火花，马立训使劲护稳架子不放。战友们焦急地喊道：“排长，快放手，要炸响了！”马立训想，要是一松手，敌人还可能推倒架子，那么就会前功尽弃！他不顾自己的安危，仍紧紧地撑住木杆，就在炸药爆炸的一瞬间，他一个转身，卧倒在地。“轰”的一声，砖石、土块四处横飞，王洪九挖空心思修造的高脚炮楼被炸塌了。营长一声令下，全营战士冒着硝烟，勇猛地冲进了沙沟崖。沙沟崖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5年8月上旬，在滕县阎村战斗中，爆破英雄马立训英勇牺牲。

血战巧战万第街

在抗日战争的史册上，一位英雄的名子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他叫刘复生，作战英勇顽强，先后负伤20余次，一只胳膊被打断了，一条腿被打残了，一只眼睛被打瞎了，满口牙齿被打落了，右肺被打穿了，但他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又一次次地重新拼杀在抗日的战场上，1944年他被胶东军区授予“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1945年2月11日23点，正是大年除夕前，我胶东军分区的13、16团以及直属部队并肩作战，向盘踞在万第街、残酷杀戮我抗日军民的伪军赵保原部，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战斗仅用了15分钟，万第围寨以外的所有碉堡被全部拿了下来。但是，由于战前暴露了目标，这次进攻比原计划提前了1个小时。因此，攻下外围的碉堡后，我军因准备不足，后方补给跟不上，又由于不便在白天与敌人激战，只好留下2个班扼守围墙东、南的2个碉堡，其余部队暂时撤了出来。刘复生奉命带领全班守在东围墙碉堡上。这个碉堡是围寨的要害，所以敌人把它构筑得异常坚固。我军控制了 this 碉堡，犹如把刀子放在了敌人的脖子上，所以，敌人像疯狗一样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拚命争夺。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敌人便开始了进攻，一窝蜂似地向碉堡冲来。刘复生带领全班战士，早已做好了准备，只听他大喝一声：“打！”顷刻间，轰轰隆隆响成一片。只一会儿工夫，敌人的阵脚就被打乱了，狼狈不堪地退了回去。时隔不久，敌人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战士们伏在垛口下面抬不起头来。“妈的，打准了算我不走运，打不准，老子就不客气了！”刘复生怒不可遏跳上垛口，用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刘复生的火力刚一发威，战士们呼啦一下都上去了。“同志们，注意隐蔽！”他的话音未落，两颗子弹射过来，一颗子弹打伤了他的腿部，另一颗擦破了他的脸皮。只见他一个趔趄，倒在了垛口下面。刘复生紧咬牙交，汗和血一起从他脸上流下来。敌人的枪声更激烈了，刘复生预感到局势的严峻，不顾伤口的剧疼，挺起身来。他忽然看见有两只手伸上垛口，扼住了水泥壁，接着是一张狰狞的脸探了出来。“只要我还活着，你们就甭想攻上来！”刘复生朝敌人冲了过去，正在这时，只听轰隆一声，敌人的梯子被炸断了，梯子上的敌人嚎叫着滚了下去。原来，就在刘复生要冲上去的时候，一个战士早已把捆好的几颗手榴弹丢了下去。现在，那个刚探出头来的家伙，吊在垛口外，打着秋千，刘复生正好来到，手起枪响，只听“啊”的一声怪叫，这个想为赵保原立功的家伙，栽了几个跟头摔死在碉堡下。

赵保原见碉堡久攻不下，就下令放火烧碉堡，妄想把刘复生他们烧死在上面。于是，敌人在碉堡下堆满了柴禾，顷刻之间，火光冲天，整个碉堡被熊熊大火吞没了。情况十分危急！团部指挥所里，团长心急如焚。总攻的时

间还未到，那些血战了一天一夜的战士们会怎么样？他手举望远镜，不停地观望着。火势渐渐小下来了，敌人开始向碉堡逼近。团长的心紧缩成一个疙瘩！终于，进攻的时刻到了。也就在这个时刻，配合部队进攻的信号灯在那似乎已经死亡了的碉堡上出现了！全团指战员顿时群情激愤，奋起冲杀，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营长带着部队迅速冲上了碉堡。碉堡上，弹痕累累，一片残迹。垛口下面静静地停放着倒下去的战士，碉堡的平台上，刘复生和4名战士紧紧地靠在一起，高举着一把火炬。他们的衣服全都烧焦了，脸上粘满了灰尘、血迹和汗渍。营长一个箭步冲上去，扑在这些英雄的身上。他一个一个地端详着这些可敬可爱的战士，感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

刘复生他们勇敢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8次进攻，圆满地完成了牵制敌人和配合部队进攻的任务。此时，伤疼、饥饿、口渴同时袭来，他们只觉得难以支持，头晕目眩。当营长命令他们立刻下去时，刘复生噌地站了起来：“营长，我们不能下去，我们要去参加战斗，为死去的同志报仇！”刘复生激动地向营长请求着。营长为难了。再骠悍的战马，也要松松鞍子呀。但是，他心里清楚，这个打起仗来不要命的刘复生，叫他打半截子仗，那是难以说服他的。“好吧，包扎好伤口，投入战斗。”“是！”这个战斗集体，就像一辆拖不垮打不烂的战车，又朝万第街冲去。

万第分前万第和后万第，中间有一堵坚固的围墙，那是敌人的一道防御屏障。由于墙高难攻，再加上敌人在围墙上设置的火力点不清楚，刘复生他们决定用炸药爆破。突然，墙顶上传来叽哩咕噜的说话声。有敌人！刘复生立刻命令全班就地隐蔽。根据他的判断，上面大约有敌人2个连的兵力，在这里堵截我们的进攻。情况一下子变得严重了，如果被敌人发现，只有5个人的他们，将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怎么办？要先发制人。他命令大家迅速作好战斗准备，把所有的手榴弹拧下了柄盖，只要一声令下，就一齐向敌人扔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忽然，上面传来伪军的说话：“听说八路军包围了我们，我们这2个连怎么办呀？”“八路军讲优待，咱们何苦等着被打死，过去算了。”这突然的情况使刘复生高兴了，他提到嗓子眼儿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他向一个战士示意，这个战士明白了班长的意思，便撑起脖子向敌人高喊：“喂，你们被我们包围了！快快投降吧！我就是从那边自我解放过来的，如果不投降，就立刻送你们上西天。”“别，别，我们投降。不过得跟你们当官的说。”一个伪军官趴在墙头边上，缩着脑袋说。“我是营长！我俘虏过日本鬼子，也俘虏不少伪军，只要你们老老实实投降，改邪归正，立刻缴枪，我保你们平安无事。”刘复生早就摸清了这些家伙的心思，他威严地命令着他们。就这样，一支支步枪、冲锋枪，还有机枪，僻哩啪啦地从围墙上扔下来，2个连的伪军也连滚带爬地跳下来做了俘虏。

热血男儿铸丰碑

1945年3月1日，冀鲁豫军区在河南省濮阳城隆重召开“群英大会”。会上，21岁的年轻连长王登安被评为冀鲁豫边区甲等战斗英雄。

1924年8月，王登安出生于河北省南宮县杨长村一个贫农家庭。为了糊口，他从小就随父亲下地劳动，样样活儿都干。穷苦的生活，折磨着他，也练就了他勤劳、朴实、刚强的性格。由于家里贫苦，他不能适龄入学，到11岁时，父亲才送他上了小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个姓王的好老师，从老师那

里学到了不少革命道理，这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后，家乡来了八路军。王老师满怀爱国热情，对学生们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全国兴起的抗日浪潮在召唤和吸引着王登安。第二年，他刚14岁，就说服了父母，到清江县参加了青年抗日救国会，被分配到第3区任儿童部长。虽然他自己还是个孩子，但他待人热情，办事认真，因此受到青少年们的喜爱。

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1941年，冀南地区抗日救国会决定创建一个“冀南抗日青年团”。王登安和青年救国会的会员们积极响应，王登安带领8名同志，报名参了军。一年后，青年团部分人员与4分区11团合并，王登安从战士升为班长。在党的教育和艰苦的战斗生活锻炼下，王登安迅速成长着，不满2年，他就由班长、排长，升任副连长，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立誓将自己的终生贡献给党的壮丽事业。当时，正逢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穷凶极恶的日寇对处于前哨要冲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保存和发展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王登安经常率领连队深入敌占区，炸碉堡、端炮楼、毁据点，打击和消灭敌人，创造了许多动人的英勇战绩。仅在1944年以来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参加大小战斗百余次，他指挥的部队缴获了敌人机枪3挺，掷弹筒3个，步枪百余支。

1944年6月18日，王登安所在的8连与另2个连队由团领导率领，去临清县杨存庄一带敌占区活动。当日拂晓，歼灭敌人一个警察所，惊动了周围的敌军，百名日军和数百名伪军疯狂扑来，从三面向他们进攻。此地离根据地50多里远，敌兵力强过他们一倍以上，有可能被敌人四面围困住，而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团首长经过再三斟酌，认为其他办法皆不可取，只有先猛烈回击敌人，打掉他们的凶焰，方是上策。8连的具体任务是反击村东敌人主攻方向的日兵。王登安受命后，即率领战士们向敌人发动了攻击。刚刚接敌，就有一个鬼子挺着刺刀扑向王登安，想给他个下马威。哪知，王登安根本不把敌人放在眼里，直等对方来到近前，才一个箭步冲上去，枪尖一挑，拨开鬼子刺刀，大喝一声“杀”，刺刀已从鬼子前胸穿透后背。战士们学着连长的样子，一个个挺枪舞刀，杀声震天，切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经过3次肉搏冲锋，终于打退了正面敌人。其他2个连队也乘机分头出击，把敌人全部打退。至黄昏时分，我军安全转移。

1945年初，驻馆陶的日军外出“扫荡”，于长岭村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战斗中，王登安率领9个战士，去解决敌人的一个机枪阵地。敌人的机枪射手被打死后，另一个操纵机枪的鬼子小队长仍在疯狂地射击。必须尽快消灭这个家伙。王登安和战友们灵活巧妙地向前运动着，很快靠近了敌人阵地。没想到鬼子小队长竟甩掉机枪，举起指挥刀向王登安扑来。王登安此时枪中的子弹已打光，临时压弹又来不及，他便猛地蹿上去，闪身躲过鬼子砍来的钢刀，双手抱住敌人的腰，和他摔打起来。王登安凭着他自小练就的摔跤本领与顽强的斗志，一下子把鬼子摔倒在地，随即把他压在身下，拳打脚踢，打得鬼子唧哩哇啦一阵乱叫。这时，一个战士递过了一个手榴弹，王登安几下子就砸死了这个鬼子。接着，他又率领部队，向敌人冲杀而去。

1949年1月7日，25岁的青年营长王登安在河南光山县郑家堆战斗中壮烈牺牲。

共捐躯母子英雄

在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家乡，革命烈士陵园门前竖立着“壮士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熠熠生辉的20个大字。这是朱德总司令于1944年3月27日，在延安各界隆重追悼马本斋同志牺牲大会上送的挽辞。烈士陵园内松柏长青，庄严肃穆。这里安息着民族英雄马本斋和他的英雄母亲白文冠。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4亿各族人民奋起抗战。就在冀中抗日武装烽起的时候，在回族村较集中的献县、定县先后拉起两支回民武装队伍，引起孟庆山和保属省委的注意。

回族爱国人士马本斋在家乡河北省献县东辛庄组织了回民抗日教导队。马本斋同志在村中清真寺召开的动员回民参军大会上用洪亮铿锵的声音说：日寇在咱家乡实行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穆斯林们誓死不当亡国奴，拿起刀枪上战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马本斋少年时聪明伶俐，上过2年私塾。13岁闯关东，在走投无路时参加了东北军。由于他身材魁梧，能吃苦，有文化，先当班长、排长，又进讲武堂。“九一八”事变后升任东北军独立21师团长，驻守胶东一带。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马本斋看到东三省被日军占领，怒火中烧，屡屡向上峰请战，他的请求不但没批准，反遭训斥。眼看祖国大好河山遭受蹂躏，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一气之下弃官回故乡。8月的一天，日寇的铁蹄踏到了马本斋的家乡。这天日寇在东辛庄烧杀抢掠，整整闹腾了大半天，下午外出回来的马本斋刚进村，就听后面有人喊：“二哥，出事了！”这是他的三弟马进坡。

“怎么了？”他猛然怔住。“咱大哥和许多乡亲让鬼子当活靶子打死了！”马进坡哭着说道。“在哪？”“在村东！”马本斋撒腿向村东跑去。

面对倒在血泊中的一具具亲人尸体，他拳头攥的“咔、咔”啊，三弟马进坡流着眼泪对他说：“二哥，要报仇啊！”马本斋望望身边的父老乡亲，一字一顿喊出了自己的心声：“血债要用血来还！”

1937年8月30日上午，东辛庄清真寺里锣鼓喧天，男女老少蜂拥而来，回族健儿手持大刀、长矛、土枪、钢叉，聚集在清真寺前。马本斋登上寺前的台阶喊道：“乡亲们！日本鬼子想消灭咱中华民族，灭绝人性，无恶不作。咱们要活下去，要抱起团儿跟鬼子干！愿意跟我马本斋拉队伍、打日本的，到那边报名去！”他随手一指东墙边。顺着他指的方向，东墙根呼啦啦站起了一溜青壮汉：“我报名！”“我参加！”“我愿意同本斋哥一起打鬼子！”喊声、叫声灌满了清真寺。

接着，马本斋把他从东北军带回来的一把大净面匣子枪亮了出来，报名的小伙子们也把家中珍藏多年的长矛、单刀、拐子、流星、火枪拿出来了。马本斋集合队伍宣布：“咱们按回民规矩，向真主宣誓！”众人“哗”的一声跪倒在地，齐声宣誓：“国难当头，日寇杀我父老，穆斯林大义大勇，为国为民，讨还血债，报仇雪恨，死而无怨！”仅有70名回族兄弟的回民义勇队自此成立了。深秋的早晨，太阳揭去了子牙河上沉沉大雾，辽阔的平川披上了一层灿烂的金光。在东辛庄村南柳树林里，马本斋领着队员们正在进行占领地形的军事演练。侦察员马铁男兴冲冲来报：鬼子驻河间的三本联队，有一辆军用卡车，明天拂晓要往沧州方向开。马本斋一听高兴极了，决心借

这个机会拉出去真刀真枪“练一练”，给鬼子点教训。第二天早晨，当敌汽车拐入两边长满灌木林的大路时，埋伏好的回民义勇队队员们，一个个如下山猛虎，一跃而出，高喊着向汽车冲去，用大刀长矛狠砍猛扎，一举消灭了车上的6名敌人，缴获“三八”大盖枪5支，子弹几百发，手榴弹几十枚。

初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回民义勇队的士气。马本斋又带领队员们将前清时期就淹没在子牙河里的一口千斤大钟打捞起来，一气造了60支火枪，20“大抬杆儿”。

这种“大抬杆儿”，在日寇的《东亚圣战》报上被称为“扫地炮”。炮长1丈多，炮口如大茶杯，里面装满火药、铁砂子、破铁片。点火后，铁砂、铁片随火舌喷出，硝烟弥漫，声震如雷，覆盖一片，在近距离内有很大杀伤力。

1937年10月的一天，东辛庄下游约20里的沙河镇敌人据点派出50多个鬼子、伪军乘汽艇来东辛庄报复，马本斋早率领义勇队做好准备，敌人下了汽艇，沿着河滩往上走，趴在岸上灌木丛里的马本斋见敌人进入伏击火力网内，将手中盒子一扬，喊声：“打！”顿时，“大抬杆儿”一齐轰鸣，铁砂铁片呼啸，敌人还没闹清怎么回事，便惨叫着倒下一片。敌人清醒过来准备反击时，第二排土枪土炮又劈头盖脸压下去，回民义勇队缴获了10多支三八大盖枪和1门迫击炮。乡亲们欢欣鼓舞，竖起大拇指说：“行啊！本斋，这回算给咱出了口气！”

1938年初，马本斋率领这支队伍又进行了几次战斗，但由于人少力单遭受了损失，牺牲了几名队员。大家心情都很沉痛。一天晚上，马本斋一家难过得吃不下饭，默默地坐在屋里。母亲安慰他说：“孩子，不要难过了。不是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吗，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总有报仇的时候！”马本斋说：“娘，我不是灰心。我是想，光这样下去不行，水浅掀不起大浪，我们孤军作战，很难战胜敌人。”母亲说：“是啊，娘也是这么想，打鬼子光守在家门口不行，得找个依靠！”马本斋接着说：“娘，八路军已开到我们这一带来了，我看八路军是真正救国救民的队伍，我想去投八路军，跟共产党走！”母亲说：“对！这是条正路，你们哥俩走吧！只要能把鬼子赶出中国去，你们就是走到天边，娘也放心！”

第二天，马本斋集合全体队员，提出了投奔八路军的主张，大伙说：“二哥你在外面闯荡多年，经得多，见得广，你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当即马本斋就派他的弟弟马进坡去找八路军。

党也在找马本斋。1938年2月，定县的抗日武装“回民队”负责人刘文正奉保属省委指示来到东辛庄见到马本斋，并带来了河北游击军司令员孟庆山的亲笔信。马本斋像是在大海中航行的孤舟看见了灯塔，立即率部开赴河间县，正式参加了八路军，改你回民教导队，马本斋任队长。

1939年初，回民教导队改名为回民支队。同年2月，盘踞在献县淮镇一带的伪军六路军有800余人，驻在以淮镇为中心的丁家庄、金屯等5个村庄。匪首周朝贵是个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这支汉奸队伍勾结日寇经常骚扰我抗日根据地，捕捉我抗日军政人员向日寇邀功。他们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及河北游击军一部配合消灭这股敌人。命令下达后，马本斋率回民支队从驻地出发，行军一夜于凌晨3时到达指定位置，4时整战斗打响。激烈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天。傍晚，我军集中轻重机枪和所有火力向敌司令部猛攻，指战员冲到楼顶将负隅顽抗的残敌消灭，

匪首周朝贵被我军活捉。六路军全部被我军歼灭，缴获其全部武器装备和百余匹战马，回民支队从此组建了骑兵连。

两个月后，回民支队又打响了郭庄战斗。距献县 15 华里的郭庄，村南有一条连接沧州、淮镇、献县等处日军据点的公路。敌人经常利用这条公路把从各地掠夺来的粮食等物资运往县城。

1939 年 4 月的一天，我军侦察到淮镇敌人据点有 30 辆马车，次日上午运送弹药粮食去献县，由日军一个中队百余人护送。马本斋决定消灭这股敌人，同时得到 120 师一部配合。战前动员时他号召大家向贺龙将军率领的 120 师老大哥部队学习，坚决打好这一仗。回民支队从韩村驻地出发，行军一夜于拂晓前到达郭庄，进入距公路北侧约 600 米的一条大沟里隐蔽。马本斋亲临前线指挥。上午 7 点多钟，当日军运输车队进入回民支队伏击圈时，我轻重机枪和所有武器一齐开火，给敌人很大杀伤。能征善战的 120 师勇士们，在火力掩护下，高举大刀、手榴弹、端着刺刀冲向敌人，进行白刃搏斗。全部战斗打了约 2 小时，敌人援军到后救出残敌，狼狈逃回献县。

1939 年夏，回民支队奉命转移到定县、安国、无极、新乐县一带活动。8 月的一天，部队经侦察获悉有四五百名日军次日上午乘 10 辆汽车从正定向定县、安国增援，准备汇合据点之敌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回民支队决定在定县公路上设伏痛击敌人。部队行军 30 多华里到达伏击地点，经过周密部署，选择有利地形，利用青纱帐作掩护，挖好轻重机枪阵地。埋伏好之后，把中日文字标语撒在公路上，故意引诱敌人。上午 10 时许，日军车队进入我伏击圈，正在停车侦察情况时，我所有火力一齐猛烈射击，特别是重机枪发挥了更大的威力，当敌人争先恐后向下跳车时。回民支队火力扫射是猛，敌人死伤惨重。经过 30 多分钟的激烈战斗，击毁日军汽车 4 辆，毙伤日军 50 余人。待敌人组织反攻时，回民支队已完成伏击任务胜利转移，敌人开枪乱打一气后，拉着被击毁的汽车和死尸、伤兵逃回定县。

1939 年底，回民支队经过整军后，已发展壮大为 3 个大队 2000 余人的正规化大部队了。马本斋又率部连续在正（定）无（极）公路和栖凤庄等地重挫日军。

1941 年 7 月 1 日，马本斋奉命率部开进建国县境（当时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划的一个县，含河间县、献县的各一部地区），与日军驻河间县的联队长山本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

山本为人狡诈，诡计多端，也非常狂妄，认为回民支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扬言要把回民支队消灭在建国县境，好向上司邀功请赏。当战场形势没有向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时，他便决定对回民支队采取分化瓦解的计策。

山本在回民支队几位领导干部中选择了马本斋司令员。他认为，马本斋当过旧军官，旧军官多数是见利忘义的，马本斋的脑筋虽然被八路军“清洗”过，但总会留下痕迹，只要给以高官厚禄，是不会不动心的。

山本通过各种关系向马本斋传话：“马本斋如果拉着队伍过来，最低给个师旅长职务。”

马本斋则针锋相对，也通过种种渠道向山本传话：“八路军的政策是不杀俘虏，山本只要放下武器，缴枪投降，保证留他一条狗命。”

这时，叛徒哈少符向山本献策。

哈少符与马本斋有表亲关系，混进了回民支队，先当书记官，后当通信参谋。他过不惯艰苦的战斗生活，经不起金钱、地位的引诱，逃进河间城，

暗中投靠了山本。他对山本说：“马本斋是有名的孝子，把他的母亲抓来做人质，可逼迫马本斋归降。”闻听此计，山本真是喜出望外，他很欣赏哈少符的计策。于8月5日凌晨，山本就派部队把东辛庄团团围住。躲在村外的群众，被日军用刺刀逼回村里。日军用种种酷刑逼问马本斋的邻居马为安、马良，要他们指认马老太太。马老太太就在他们面前，但他们指着马老太太住的房子说：“她住在那里，你们去抓吧！”日军小队长暴怒了，兽性大发，用指挥刀把马为安、马良砍倒在地。怒火燃烧着马老太太的心。她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挤出人群，昂首挺胸向敌人走去……。日军当天就把马老太太押到河间。

马母被捕后，山本先派哈少符劝马母给马本斋写劝降信，马母痛骂哈少符是伊玛尼（信仰虔诚的意思）的败类。山本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亲自劝降：“你只要写信叫儿子来河间谈判，要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马老太太痛斥道：“讲条件，就是让马本斋不要管我，好好带着部队打你们这群强盗。”连施二计不成，山本又放话出来：只要马本斋来谈判，可以放出马老太太。

然而，山本这一骗局又失败了。马本斋是有名的孝子，但更是立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战斗到底的共产党员，是民族的英雄。在母亲的性命和抗战不能双全的情况下，他知道应当舍弃什么，保全什么。

马母在进行绝食斗争之后，于9月7日英勇殉国，时年

母子两代崇高的爱国精神，深深感动着抗日军民。村民们为马母举行了隆重的安葬大会，以悼念这位英雄的母亲。

山本想抓马母做人质逼迫马本斋投降的阴谋破产以后，于9月下旬，又派哈少符诱俘马本斋。哈少符带信给马本斋，诡称大城有500名伪军愿向回民支队投诚。他自己也想立功，回到抗日队伍中来，但一个人孤掌难鸣，办不成这件事，只要马本斋能保证他的安全，他愿意到回民支队来商谈。

哈少符来了以后，我敌工人员已向部队报告了他参与谋害马母的情况，便把他押了起来，交由冀中军区予以处决。

山本还是不死心。到11月初，又派泊镇据点的回奸马庆来潜入回民支队，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劝马本斋投降。面对敌人的引诱，马本斋不为所动，立即让锄奸科将这一民族的败类押送冀中军区。途中，马庆来企图逃跑，被押送人员击毙。

马庆来被击毙后，泊镇敌人害怕遭到被歼灭的命运，将全镇回民集中起来，逼迫他们选派代表去见马本斋，订立“谁也不打谁”的协定。

马本斋将代表放回去，并带给山本一封信，在信中，他义正词严地指出：“我与日寇仇深似海，不消灭日寇，誓不甘心！”

其后，马本斋一直率领回民支队转战杀敌，直至1944年2月7日病逝。

1944年3月17日，延安回族各界代表300多人，在清真寺举行了马本斋追悼大会。

林伯渠、吴玉章、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许多中央领导送了挽辞。

毛泽东的挽辞是：“马本斋不死。”

朱德的挽辞是：“民族英雄，吾党战士。”

叶剑英的挽辞是：“马本斋同志精神不死。”

林伯渠、李富春的挽辞是：“率大军抗日寇远近播英名，冀爵豫河山增

色；奉教义承母志生死矢忠贞，伊斯兰健儿典型。”

吴玉章、叶剑英等在追悼大会上讲话，高度评价了马本斋的英雄业绩。

